

# 小說新報

第八年第七期

庫刊

大庭秀吉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天台山農主任

上海國華書局發行

# 小說新報

第八年  
第七期

# 目錄

## ●封面

鄭蘇堪先生題字  
王麓臺山水册頁真蹟

(七)

## ●墨林

吳昌碩先生題字  
王癡子罨山水真蹟  
黃庭堅行楷楹聯真蹟  
周少谷芙蓉水鳥圖真蹟  
梁聞山行楷楹聯真蹟  
陸日爲深山行旅圖真蹟  
吳抑菴行楷楹聯真蹟  
羅寬山水册頁真蹟  
張叔憲隸書楹聯真蹟

## ●說海

小說代嫁 (續)  
小說跛婦救姑

(天台山農)

(賊菌)

目錄

譯本情盲

(允可)

實事借婚緝盜

(秋水)

談諧西子蒙不潔 (續)

(紅梵)

譯本雙瞳馴盜記

(良玉)

小說世老博士

(芝軒)

言情花香鳥語

(高潔)

以上短篇小說八種

偵探卅棺島 (續)

(南海馮六)

最新時事芝蘭緣 (續)

(定夷)

社會針綫娘 (續)

(卓呆)

言情斜陽烟柳錄 (續)

(佛影)

明代瑞禍記 (續)

(規世山樵)

以上長篇小說五種

## ●談會

榉水軒讀史小評

(谷叟)

今兩錄  
見聞偶錄  
詩花館叢鈔  
心漢閣筆記  
昔非軒隨筆  
塵譚  
超然室隨筆

(尖鳳)  
(律西)  
(亦陶)  
(眠雲)  
(逸民)  
(曼陀羅室主人)  
(雲俠)

秋穗吟館詩評  
答夏生問詞  
無盡藏齋談畫  
陶穉聯話

(大可)  
(湘綺)  
(龍渠)  
(慧斧)

●樂府

考京劇之由來  
黃葉舞秋風館劇話  
論說書宜改良

(慕雲)  
(馬鞍山樵)  
(飯牛翁)

●豔藻

小蓮窩勝錄  
愁紅小錄  
東籬菊女士約北嶺梅女士函  
北嶺梅女士復東籬菊女士函  
蘭閨韻語

(佛影)  
(逸梅)  
(鬢雲女士)  
(鬢雲女士)  
(雲影樓主)

●諧藪

孔子之賭  
老蟹傳  
戲擬淮東自治軍討五壩治河道尹檄

(賊菌)  
(穎川秋水)  
(東園)

●雜俎

瀛譚小錄  
犬史  
茶名考  
詩花館唐詩酒籌

(逸梅)  
(非非)  
(君眉)  
(中才)  
(亦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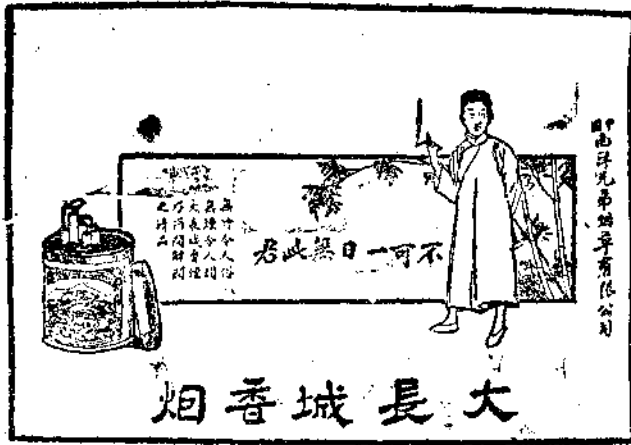
墨土

林

癸亥初夏吳昌碩



同胞注意



國貨精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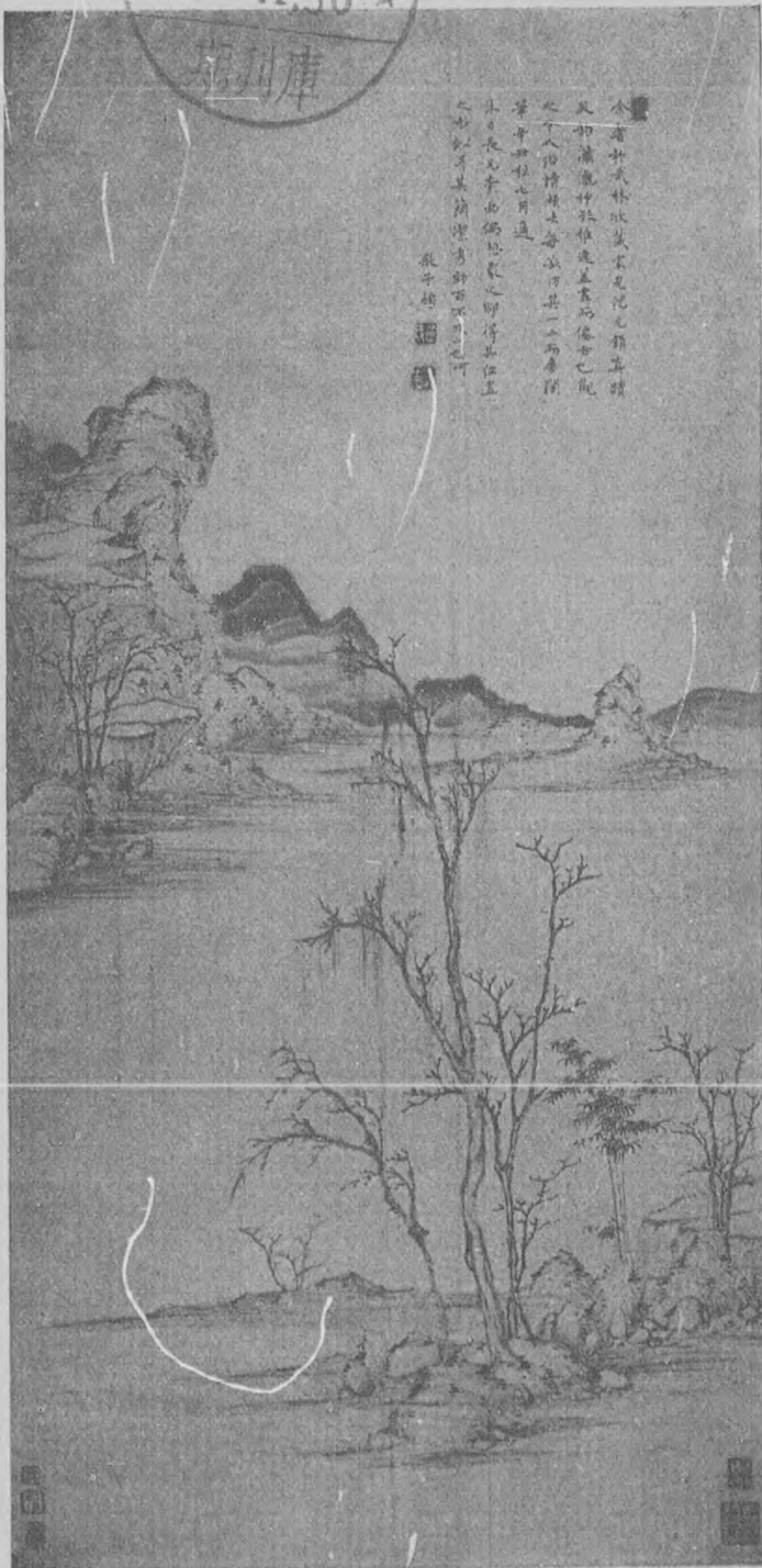
大長城牌香烟。係用最上等國產烟葉製成。品質之優美。氣味之香純。絕非尋常香烟所能及。君試吸此烟一支。當勝吸他烟數匣也。又每罐內。附贈獎券一紙。積存多張。可換各種貴重趨時之贈品。

王癡子嶠山水真蹟

1953.1.30  
 蘇州庫

余者於武林故家見此卷其時  
 天初滿地神氣雄壯蓋其家而後也  
 之十八日晴時去每歲可其一而春  
 華年四月七日通  
 水日長見其面偶思家之即得其佳  
 之也似不其簡潔勇勁而不可言也

癡子繪



吳興陸季寅珍藏

黃庭堅行楷楹聯真蹟

崇寧四年五月丙午

游氣絲款香五寸步

予觀下... 少... 於... 氏... 凡... 於... 官... 之... 當... 亦... 有... 宜... 尺... 中... 竹... 九... 牙... 是... 既... 平... 會... 所... 病... 只...

如見其人... 如見其人... 如見其人... 如見其人...

藥性慈華花飛三四

魯直... 魯直... 魯直... 魯直...

予... 之... 此... 研... 歌... 著... 身... 上... 香... 亦... 似... 十... 里... 之... 益... 似... 可... 深... 未... 入... 心... 亦... 乃... 上... 平... 折... 就... 十... 年... 時... 後... 亦... 十... 林... 凡... 此... 皆... 性... 子...

吳興沈石公徵求

周少谷芙蓉水鳥圖真蹟



吳興沈石公徵求



梁聞山行楷楹聯真蹟

好古不求秦以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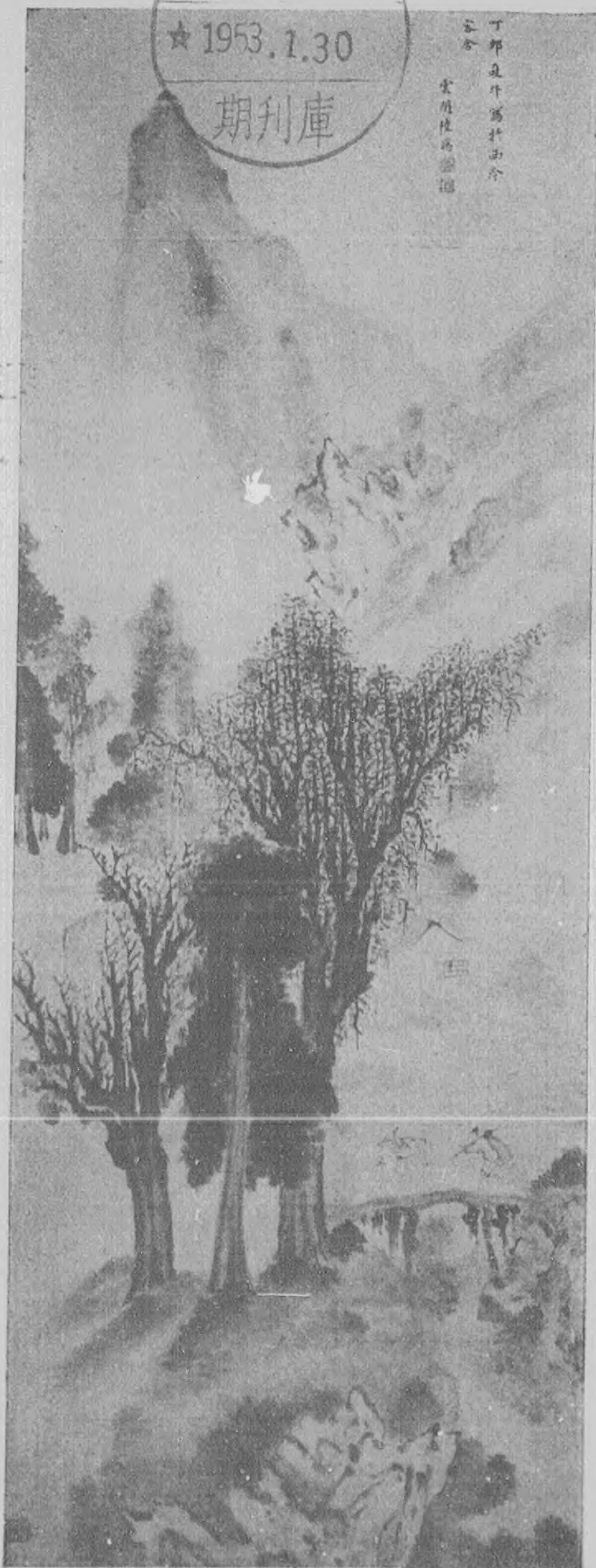
游心時在物之初

吳興陸季寅珍藏

陸日爲深山行旅圖真蹟

丁卯夏月寫於西冷  
卷八  
畫明陸日真蹟

★ 1953.1.30  
期刊庫



吳興沈石公徵求

吳抑菴行楷楹聯真蹟

香署林臺大人正印並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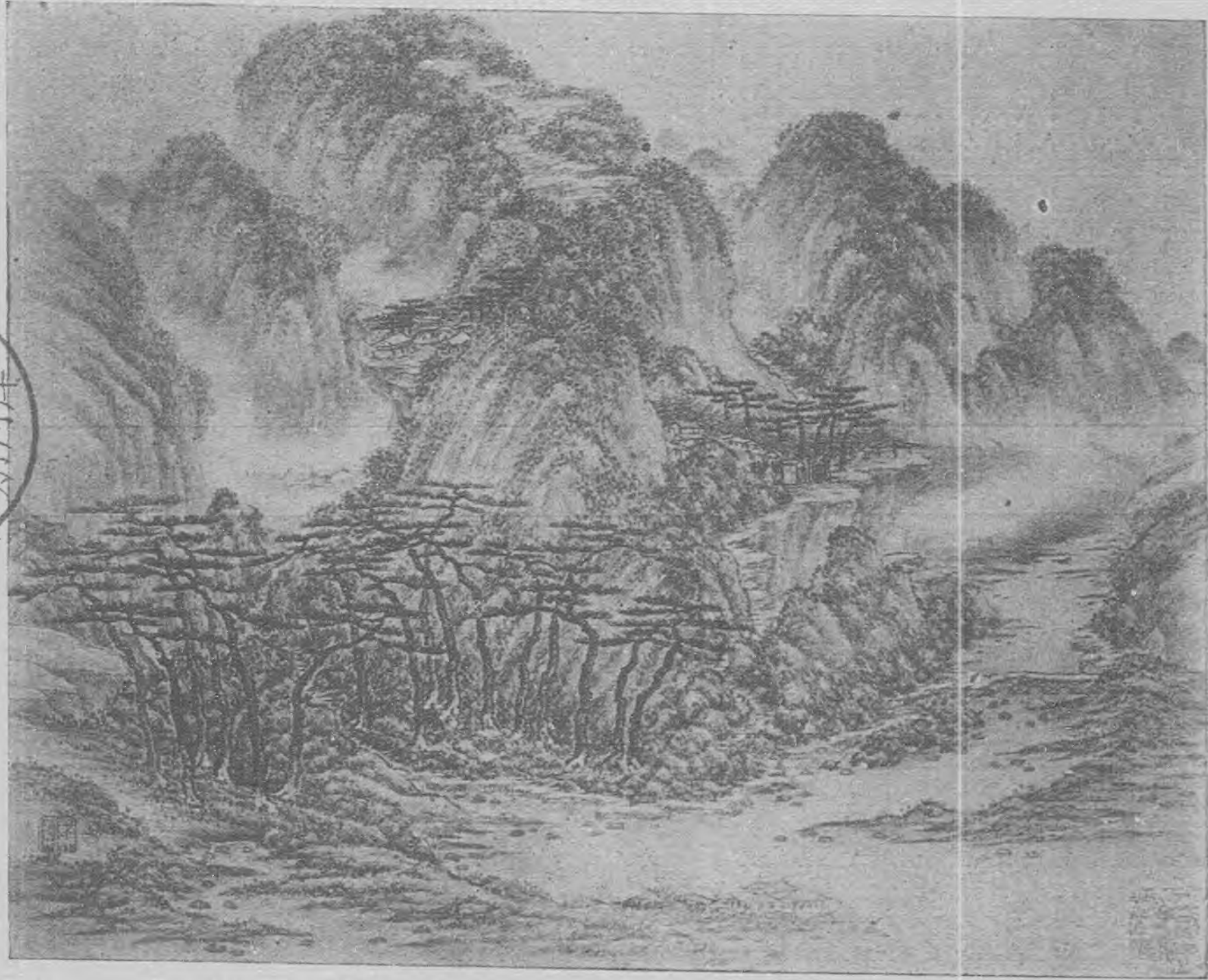
良才應侍人似春雨

靈光駐世文作朝霞

抑菴吳嘉

吳興陸季寅珍藏

(四) 羅寬山水冊頁真蹟



吳興沈石公徵求

1953.1.30  
★  
期刊庫

張叔憲隸書楹聯真蹟

五經許祭酒

誠齋學長兄先生  
雅鑒

光緒甲午夏月

三禮鄭司農

研卷張氏  
書在吾廬燭以朝  
同後堂亭

吳興陸季寅珍藏

說

海

林廣村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使我精神

漸增舊病若失心感之餘為作此書



痰喘為患逢寒必發

畫師朱斗南先生聲稱如何由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得獲治愈痰喘以及所兼各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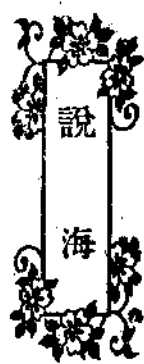
凡肺體萎弱咳嗽吐血或多痰或氣喘或其危險將成癆瘵若輩所要需者無他即鮮紅有力稠濃之新血是也因血係散佈週行身體各部無微不至若血液無力淡薄如水內腑即不能得獲強健疾病乘虛而入矣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為天下馳名補血之聖藥有生新血清血液之奇功行世已歷三十餘年之久天下各處治

愈之人以千萬計湖北漢口大黃家巷蔚華昶菊記石印公司之畫師朱斗南先生亦治愈中之筆墨糊口歷在報館書局辦事多年精神耗損竟成痰喘之症逢寒必發腰軟腿痛夜不成寐困憊之情形莫能言喻後由中英大藥房購服大醫生紅色補丸半打不覺喘平痰少精神漸增目下舊病若失仍能深宵不倦心感之餘為作此書敬告中外各界之抱有同病者庶得早占勿藥也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人人需有此書係奉送也 體壯力強如何可得係中國大武

術家王子平先生所口述如欲索取即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送一本可也





小說 代嫁 (續) (天台山農)

(下)

過了多時。他想夫人怒氣已平。又把那椿公案。舊事重提。向他夫人婉言相探。夫人聽他娓娓。要求知道。伯丞一意固執。刻不妄懷。若是時常。吵鬧起來。究屬不是。好象不如趁他就商。的機。會想出一個李代桃僵的法子。敷衍着老朽的。心願。才是無上妙策呢。鬼計已定。就把慧蓮認。做義女。代女遣嫁的計畫。發表出來。伯丞拘不。過他胸中。雖極憤恨。口裏却不敢說。他又自想。道。這回設再弄僵。恐怕連義女代嫁的機會。幻。成泡影。這不更沒有轉圓的餘地麼。左思右想。

代 嫁

沒有別法。他就陪着笑臉。向夫人說道。夫人。真是聰明人呢。虧你想得出這一條錦囊妙計。兒。來叫我也算望梅止渴。聊以解嘲了。但是勤果。孤影堪憐。望夫人快把這事進行。以便擇日。玉。成好事。不過三女人情已懂。不知夫人能可禁。他。不生反對麼。李氏道。脫却樊籠。避凶趨吉。誰。不喜歡。不瞞你說。我已籌之已熟。你儘放心。三。女決不願配此窮漢。自貽後悔的。伯丞道。那更。好了。還請夫人再向三女說明。不要將來怪怨。父母呢。夫人道。你真老悖。糊塗。三女豈不懂富。貴貧賤嗎。我沒有把握。怎好同你說呢。你若膽。小。還把這議取銷罷。伯丞忙道。不……不敢。夫。人幸勿介意。伯丞處于獅威之下。不得不將計。就計。依着夫人主張。分頭進行。好得慧蓮生得。面貌娟秀。年歲也同。但望勤果能可允諾。我們。

一



還不是仍屬翁婿麼。

那時勤果久屈勢，膝腋下低頭，忍耐到了極端。正在進退不得，無法可想的當兒，所以伯丞把夫人的辦法告訴了他。他非但及以爲恨，而且反以爲快。他想慧蓮很能解事，識人早經引爲知己。況天天聽得二老勃豁的聲音，都爲了我的婚事，心中好不難受。不知婚姻決沒有勉強而行，自誤終生幸福的。他們既不願我爲婿，我豈願娶勢利女兒爲婦。婦女以賢德爲貴，今三妹日受他母親的濡染，薰陶當然近墨則黑。今他們自願悔盟情義，早已斷絕，我也何必勉強呢。况自母親見背以來，看了三妹舉動，我已把一片濃情，做了死灰稿木了。

但是伯丞把慧蓮替嫁的事告訴勤果，後却沒有得到正式的答復。那天伯丞又向勤果再三

詢問，不料勤果驟答道：女兒本沒有貴賤貧富的階級，我們讀書明理的人，極應尊重道德。人格才是道理。今長者既願認婢爲女，就是尊重人格。一視同仁的表示，小子不敏，也常存着尊重人格的志願。啦，長者果能首先倡導，倒是先獲我心。小子莫名欽佩。至那代嫁問題，這是姻緣前定，小子何敢否認呢。悉聽長者意旨而行就是了。

伯丞聽了勤果一席話，知他不像那種頑固不化的書獃，可比胸懷曠達，識見宏通，決不會因堅持原議，橫生反對了。

那時伯丞的欣慰好像喫了一劑安心疏氣的藥，他就立刻報告夫人，請他從速進行。李氏深喜計已獲售，得意非常，就把慧蓮叫了過來，同他說道：老爺看你聰明，要把你做他義女，這真

是。你的。造化。不小。呢。一。面。他。就。叫。人。備。辦。糕。桃。燭。麵。算。是。義。女。替。乾。父。母。齋。了。一。個。星。官。慧。蓮。向。伯。丞。夫。婦。行。過。了。禮。改。了。稱。呼。三。位。小。姐。也。以。姊。妹。相。呼。慧。蓮。忽。然。遭。此。抬。舉。真。是。福。自。天。降。私。自。揣。想。其。中。必。有。利。用。我。的。意。思。到。了。晚。上。就。把。李。氏。所。設。的。計。畫。盡。行。看。出。却。自。慰。道。好。得。這。位。郎。君。不。是。尋。常。人。物。真。是。三。生。姻。緣。莫。非。前。定。但。不。知。張。郎。心。中。究。抱。怎。麼。宗。旨。呢。一。面。李。氏。就。把。代。嫁。日。期。即。日。擇。定。免。生。日。後。枝。節。所。有。一。應。佈。置。馬。上。趕。緊。預。備。伯。丞。也。替。勤。果。覓。得。一。所。房。屋。又。置。備。了。衣。服。器。皿。就。擇。了。一。個。黃。道。吉。日。忙。把。慧。蓮。嫁。了。出。去。李。氏。算。是。得。意。之。筆。以。爲。淑。蘭。也。從。此。脫。離。苦。海。了。勤。果。改。娶。慧。蓮。夫。人。後。他。也。絕。不。介。意。倒。是。感。激。知。己。愛。情。倍。覺。甜。密。慧。蓮。也。喜。得。着。如。意。郎。

君。芳。衷。十。分。快。慰。那。一。種。鶼。鶼。深。情。竟。沒。有。一。個。不。羨。慕。呢。

伯。丞。因。爲。辜。負。亡。友。的。盟。約。良。心。上。總。覺。說。不。過。去。就。借。了。義。女。的。名。義。所。以。賠。奩。非。常。闊。綽。暗。底。裏。還。贈。送。勤。果。喜。儀。二。千。元。俾。他。藉。充。考。試。前。程。之。用。勤。果。得。着。這。筆。助。金。當。然。可。以。脫。離。勢。利。逼。人。的。肘。腋。另。行。組。織。新。家。庭。了。伯。丞。自。親。勤。果。獨。立。門。戶。後。終。日。男。讀。女。織。夫。倡。婦。隨。實。在。覺。得。歡。喜。勤。果。深。感。伯。丞。逾。格。垂。青。那。能。一。刻。忘。懷。所。以。每。天。課。餘。休。息。必。要。親。到。伯。丞。家。裏。問。候。起。居。呢。

新。婚。的。次。年。勤。果。已。十。八。歲。了。是。年。春。間。恰。逢。本。縣。歲。考。又。值。母。服。期。滿。慧。蓮。力。勸。應。試。真。是。久。練。之。鏑。鋒。利。無。比。揭。曉。出。來。果。然。名。列。案。首。是。年。秋。闈。又。是。連。得。紫。袍。來。年。聯。捷。成。進。士。周。

年之內。遽步瓊林。人家都道。真是平地一聲雷。呢。那時。伯丞夫婦。和三小姐。聽這喜報傳來。不知作何感想了。勤果供職翰院三年。就放某省典學。滿任後。隨由學使轉了外省道員。懋遷十年。已由某省巡撫。而簡三省總督了。那時。勤果貴至極品。夫婦倆回首當年情景。宛如一夢。慧蓮先說道。我們今日到這地步。總仰錢公多年培植得來的。錢公故世後。迄今已有五年。何以音信不通。很覺奇詫。不知錢公府上這幾年。景况怎樣了。於是。慇懃勤果。回籍省視。藉報栽培之恩。無奈。勤果身膺疆寄。那能私自離省。因卽專誠奏請。回籍修墓。假一月。卽日陪了夫人。起程沿途。地方官。理應迎護。供應聽候。差遣的人們。看了這一對夫婦。年紀。不上四十。業已榮開八座。真同天上神仙呢。

勤果夫婦到了家鄉。就在城外叫了一隻小艇。進城。以致本地文武官員。都沒有知道。等得鄰封驛報到來。督帥却已到了錢宅。衆官員得了信息。莫不惶恐失色。馬上一起前來伺候。立把那久經冷落的門第。忽然變成萬人瞻仰的行轅了。

且說勤果。駕到錢宅。斗見堂可羅雀。器俱歪殘。止步堂前。也沒有一些聲息。那種蕭條枯索的情狀。真不像錢公在日的門第了。感今思昔。不勝驚歎起來。夫婦倆就自踱到內室。才見着一位蓬首垢面。衣履陳舊的徐娘。定睛一看。不知那位徐娘。就是當年豔似桃李。勢利薰天的李氏夫人。啦。夫婦倆見他那種神情。不禁屈膝行禮。對了大哭起來。李氏也不認識這兩位是什麼人。弄得手足無措。細細辨認。方知就是義壻。

義女呢。回想當年。倒不勝踟躕不安。自覺愧慙。忙把二位扶了起來。同到上房坐下。又親自去請三小姐出來。誰知三小姐竟不出來。慧蓮却早知就裏。馬上立起身來。親自上樓去會三小姐了。

李氏同勤果談了許久。才知雙方闊別十年的景况。存亡興廢。都是出人意。意外勤果不勝浩嘆。到了天晚。大門外喧聲如雷。勤果知是衆官員前來伺候。就吩咐差官道。你去同衆官員說。本帥因爲風塵勞頓。卽在此地駐節。請衆位明天下午再來參見罷。差官傳諭後。衆官員有陸續退去的。有去而復來的。惟那一府三縣片刻不敢擅離。老在堂外保護。又見錢府器具不全。大帥怎能會客。就卽會派府縣差門分頭趕辦。竟把塵埃滿室的錢府。馬上裝成了簽押房。會客

廳、書房、大廳、官廳、差房、哩。齊全八套。都是紅木紫檀。上房也有許多器物。送進去。勤果忙傳令道。請府縣各官不准餽贈。鋪張府縣。當然是照例文章。仍舊盡情點綴。到了晚上。門前燈燭輝煌。却勝過錢公在日幾倍呢。

慧蓮走到樓上。見着三小姐。行過了禮。就談起別後的情事。才知伯丞故後。家務概由李氏操握。奈半年後。李氏日事揮霍。終日游玩。遂有那種不堪聞問的醜行。三年而後。竟把伯丞偌大。家產都從那條路上糟盡。近年又加上了洋煙品行。舉止愈趨愈下。後頭茫茫。今後不知弄到什麼地步……說到這裏。不禁掩面啜泣。慧蓮勸慰了一番。又問道。大小姐二小姐呢。淑蘭答道。兩個姊妹跟了母氏游嬉。所以現在也是不正式的到人家去了。再問小姐怎麼不嫁呢。他

竟○答○不○出○來○一○味○哭○泣○慧○蓮○又○多○方○安○慰○他○才  
哭○答○道○人○家○因○為○我○是○賴……賴○婚○女○子○所○以  
人○家○不○敢○問……問○津○慧○蓮○聽○到○這○裏○也○不○覺  
雙○淚○如○珠○瑩○瑩○下○墜○了○

那○天○勤○果○夫○婦○倆○就○在○樓○上○下○榻○便○互○商○挽○救  
錢○氏○母○女○之○策○勤○果○聽○了○夫○人○講○來○實○因○中○籌  
不○修○以○至○蕩○完○家○產○這○種○行○為○真○是○不○可○救○藥  
惟○三○小○姐○為○了○李○氏○賴○婚○至○今○無○人○問○津○真○是  
可○憐○何○妨○去○探○探○李○氏○口○氣○他○想○怎○麼○樣○辦○呢  
到○了○明○天○慧○蓮○就○到○李○氏○房○裏○問○道○三○小○姐○年  
紀○若○是○怎○麼○還○不○嫁○呢○李○氏○道○真○教○啞○子○喫○黃  
連○說○不○出○的○苦○呀○我○看○他○今○世○是○沒○有○人○要○了  
慧○蓮○聽○了○這○兩○句○話○不○覺○悲○憐○起○來○又○問○道○媽  
媽○何○不○同○他○攀○門○遠○親○呢○或○由○我○們○替○他○留○意  
代○為○擇○配○媽○媽○以○為○怎○麼○樣○呢○李○氏○想○了○半○天○

哭○說○道○大○錯○是○我○鑄○成○我○還○有○顏○面○託○人○麼○我  
看○姑○大○人○膝○下○猶○虛○還○是○求○他○看○了○死○鬼○面○上  
把○他○收○做○偏○房○服○侍○太○太○罷○慧○蓮○忙○答○道○這……  
…何○敢○但○他○口○中○雖○說○不○敢○心○裏○却○很○關○懷○想

了○半○天○也○想○不○出○別○的○辦○法○照○他○那○個○辦○法○確  
是○最○易○救○濟○的○妙○策○不○過○自○己○過○意○不○起○呀○慧  
蓮○坐○了○一○會○才○告○辭○回○房○就○把○李○氏○辦○法○告○訴  
了○勤○果○勤○果○一○想○在○任○納○妾○有○干○例○禁○且○我○對  
於○錢○公○是○受○恩○深○重○的○人○怎○麼○好○把○他○的○女○兒  
做○我○姬○妾○呢○猶○豫○了○好○久○又○想○到○三○小○姐○將○來  
幸○福○及○曾○結○過○幾○年○薦○羅○的○原○因○推○念○起○來○實  
又○不○忍○坐○視○他○落○薄○到○老○轉○展○一○想○方○同○慧○蓮  
商○量○道○他○們○三○小○姐○既○為○賴○婚○的○關○係○沒○人○問  
津○我○當○准○其○所○願○仍○舊○嫁○我○好○得○你○倆○本○是○姊  
妹○將○來○却○不○必○分○甚○大○小○我○也○不○當○妾○媵○看○待

你看以爲怎樣呢。不料慧蓮驟答道：「那却不能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人前程遠大名分關係匪輕，萬不可混雜。家庭媽虎稱謂的若講錢公恩義，這是事過境遷，滄海桑田，古今同慨。設大人當時定要娶得三小姐爲妻，你看他母親能夠通融准許嗎？這是什麼緣故呢？還不是因爲處境使然嗎？今他們處境正同大人當時相仿，目下大人也因處境之故，所以不能混稱爲妻啦。這種不得已的苦衷，並不是大人辜負他們，他們定可原諒。我看大人准他所請，正爲報德起見，決不能因小惠而滅大義呢。妾蒙大人擡舉，幸獲侍奉巾櫛，焉有不體會大人美意，自高身分嗎？勤果聽了夫人滔滔議論，却是至理名言，不勝嘖嘖佩服。就請夫人去說道：「媽媽尊命，自當照辦。不過因爲前程關係，

故不得不假定妻妾名稱。至那待遇供應，決不敢稍存岐視。倘蒙媽媽和小姐原諒，贊成當可即日成就好事。否則……慧蓮說到這裏，忽然而止。不知李氏正因羨慕勤果富貴煥赫，所以想出這個攀龍附鳳的法子來的。姬妾一層本不計較，故即一口答應。三小姐也絕不反對。隔了幾天，淑蘭于歸勤果後，他三人果能融和親愛，好像青梅竹馬時代的情景了。勤果倒覺快樂非凡，很贊美慧蓮夫人的賢淑度量呢。勤果忙了幾天見客，又辦了慧蓮的姻事，就到父母墓上致祭拜掃，又同了親戚故舊們敘會了幾天。然後安置錢府的家事，並贈他二千銀子俾供瞻養。諸事辦畢，就即携了兩位夫人起程回任去了。

(完)

陶齋書例

每件另加墨費二角

堂齋直橫屏楹扇名

匾	十元每字二尺為度過大及題跋者另議
匾	五元五尺為度過長及題跋者另議
幅	八尺八元 六尺六元 五尺五元 四尺以下二元
幅	與直幅同對開減半
條	八尺四元 六尺三元 五尺二元 四尺以下一元
聯	八尺五元 六尺四元 五尺三元 四尺以下二元
頁	一元尺寸過小者不書
刺	一元

碑版卷冊圍屏招額撰文題詠另議  
泥金加倍楷書同劣紙不書潤先惠

甲辰春日

程德全 沈寐叟 吳昌碩  
 蔡元培 陸純伯 趙邦彥  
 張一鵬 譚延闓 劉山農  
 韓國鈞 陳抱初 包天笑

同訂

總收件處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

壬戌孟春吳興永福村農陳重訂

倫理小說 跛婦救姑

(賊 菌)

一個年老的婦人。雪白的頭髮。龍鍾老態。啣了一根四尺多長。烏木刻花。桿子白銀嘴。白銅頭的旱烟袋。坐在房裏。和兩個媳婦。閑話什麼。鄰居張家的太太。福氣好。見了重孫兒。哩。親戚李家新媳婦的緘線。巧代姪兒做的一頂帽子。花樣出色。哩。王某家的小姐。身段怎樣的苗條。趙某家的少奶奶。打扮得怎樣的出色。老太太正談得高興。三媳婦一拐一拐的。送了一碗蓮子粥來。纔跑到房門口。大媳婦伶俐。連忙到房門口。接在手裏。說道。三奶奶。你腳上溼了。不要把太太房裏。踏上潮泥。二媳婦連忙取了一副鑲銀烏木箸。一碟白糖。送到老太太面前。老太太正談得口乾。要來喝些粥。大媳婦道。且漫些粥。還嫌熱呢。讓我代太太搽一搽。就把烏木箸拿

在手裏。向粥碗中。擾了幾遍。輕輕的。笑道。三奶奶。煮的蓮子粥。本領真好。一個整的。都沒有二媳婦。笑道。大奶奶。這是三少奶奶的孝心。他怕整的。老太太吃下去。不消化。所以代勞了。大媳婦道。三少奶奶。是要補養補養呢。但是能把一跣一跣的腿。補養平服了。我們也就代他很喜歡的了。二媳婦道。年紀老的人。補養是應該的。少年人。好像越補養。越不對。三少奶奶。是太太不會到嘴的東西。他是先嘗的。背着人在房裏。嘴裏不離食物。趣吃。越覺得面黃。飢瘦了。你我粗茶淡飯。倒反替太太裝臉。俗語說的一吃頭兒。養猴兒。一真真一點都不錯呀。大媳婦道。吃也罷了。但是姑在門口。買這樣買那樣。都要吃完了。纔進來。太不像樣子。二媳婦笑道。在門外吃飽了。當着人。纔好裝食量小呢。太太聽了他



們一說一答氣得頭搖搖的說道。跛婆娘既然這種饒法。你們怎樣不說給我聽的呢。大媳婦道。總是一樣的媳婦。我們告訴太太。豈不惹人說是挑唆盤鬼話呢。太太道。你們避這個嫌疑。不是惹人罵我家活現形麼。二媳婦道。我們是免得太太聽了生氣。今天無意間談太太聽見了。尚氣得如此。若是把他的行為一件一件告訴太太。婆婆身子氣壞了。我們兩個媳婦還担得起這個罪名麼。大媳婦道。太太且先吃粥不必談了。同是一個妯娌們。豈有說他壞處的道理。加了些白糖把木箸遞給太太。太太也只好勉強喝了半碗。丟下來了。恰巧跛媳婦送了一盆熱水來給太太揩面。二媳婦一笑到房門口來接太太兩隻眼睛惡狠狠的向着他預備借題發揮罵他一頓。大媳婦把剩下來的粥遞

給跛婦說道。太太不吃了。妹妹請用罷。跛婦看見阿婆的臉色不對。心底狠有些戰戰兢兢的。捧了粥碗向外走到廚房裏去洗滌。天井裏積水很多。因為下雨時候久了。跛婦心裏既然志忑地下。又很滑。跛腳的人跨那地下的水塘一步。不會沾牢。轟冬兵兵人也倒了。碗也碎了。屋裏的人聽得人倒碗碎的聲音。太太道。不好。不要被碗磁把人割傷了。大媳婦一冷笑說道。拿碗出什麼氣。二媳婦向窗眼一看。復行向大媳婦道。假裝跌傷了呢。太太聽了這一說。心裏可是氣急了。向二人說道。你們去喊他來。我要請教請教他。這時候跛婦已由地下爬起來了。見他妯娌二人來喊他。嚇得涕淚落流。向地下一看。盛蓮子粥的碗已經跌得粉碎。二媳婦笑嘻嘻的說道。婆婆請你談談呢。大媳婦假意勸

慰婆婆道。一個碗算什麼呢。你老人家不會看見的。也不知打去多少。老太太聽見他們一說。一答不由的火上澆油。大聲喊道。我請得動你的。大駕。還是請不動你的。大駕。跛婦不敢不進來。只得戰戰兢兢。硬着頭皮。跑到房裏。大媳婦拉着跛婦的手道。好妹妹。你跪下來求太太罷。下次絕不敢再打去太太的碗了。跛婦也不敢聲辨。只得跪下來求饒。二媳婦已把太太的拐杖接遞在太太手裏。嘴裏還說道。我們代他求。婆婆少打幾下罷。太太正在氣忿忿的時候。接過拐杖來。在跛婦背上。狠狠打了幾十下。身上又僅穿了兩件單衣。可憐皮開肉綻。已經血透衣衫了。跛婦也不敢高聲哭。雖然疼痛非常。只得忍痛咽淚。大媳婦假意弩弩嘴道。你去收拾鍋竈罷。二媳婦道。今天晚上把太太的粥煨好。

了。婆婆是上人。打兩下子不算一回事。婆婆就是把。我打死了。我也不敢記懷他。跛婦雖然是一個忠厚。老實人。聽了他們所說的話。也有三分懂得。但是兩位大伯都在外面。經商獲利。自己的丈夫。遠在數百里外。做了一個蒙館先生。相形見絀。就是把這些話。回來說。結丈夫聽丈夫。又不曾在家。親眼看見。那知道誰是誰非呢。只好忍着淚。跑到廚房裏去。挨着疼痛去燒煮晚飯去了。

這一年秋天。陰雨纏綿。跛婦的背上被打受傷。遇到這種天氣。格外發現疼痛非常。接連又起了暴風。雨勢就和潑水一般。跛婦家在泰州濱海的地方。海水上沸。海堰沖破了。海水倒灌。那洶湧的海潮。如同萬馬奔騰一般。直往上湧。一片喊聲。和那牆傾壁倒的聲音。混成一起。幸而

還在白晝。跛婦方在甕上煮飯。廚房裏的水已有尺餘深了。大媳婦二媳婦哭哭啼啼的扒上了牆垣。跛婦急忙忙的跑到婆婆屋裏說道：「太太趕快出來。海水破了圩。再不逃走。就要淹死了。」太太道：「怎麼好呢？」我又走不起來。是死定了。你趕快自己逃命。不必顧我罷。」跛婦道：「丟下婆婆自己逃命。要媳婦做什麼的呢？」太太伏在我背上。我來負着太太。走活則同活。死則同死。太太還猶豫。跛婦道：「不能再遷延了。水又長了幾寸了。就把太太負在背上。往高處走。纔出了門。牆已倒了。大媳婦二媳婦都在牆上。跌下水。隨水淪去了。跛婦腿子又一高一低。水又愈漲愈高。看見兩人一齊溺死。格外跑不起來。那水勢已經齊到肚臍了。心裏想想。左右也是死。不如鼓着勇氣。挨到東邊高處。老槐樹旁邊。攀着槐

樹。或者婆婆還可以伏在樹上。我也爬着樹枝。免得被海潮沖去。主意定了。再一步一步挨到槐樹底下。這時候水已漫到肩上了。婆婆攀着槐樹。跛婦也抱着樹幹。但是再長一點水。水一漫頭。兩條命就保不住了。事有湊巧。一張大木榻浮到槐樹邊。被槐枝阻住了。跛婦教他婆婆把褲帶解下來。一頭扣在槐樹上一頭扣住木榻。硬把婆婆撮上木榻。自己也扒上木榻。來看水勢。漸漸定了。稍微放點心。但是天又要黑了。只得一手握住槐枝。一手拉住婆婆。肌寒交迫。挨了一夜。到得次日早晨。有人撐了木筏來救人。婆媳兩個纔算脫了險。

過了幾天。跛婦的丈夫和兩位伯伯都回來了。團聚一虛。大媳婦二媳婦的屍身也覓到了。悲歡離合。自不必說。幸喜除却住屋以外。家鄉沒

有其他的財產。把家移到城市居處。隔了年餘。兩位大伯伯。各自娶了續弦。跛媳的丈夫又考入了學。家道復舊了。婆婆病重。臨終的時候。握住跛婦的手。向他家的親戚鄰里婦女說道。做婆婆的人。第一不能偏愛。當日三個媳婦中間。他是殘疾的人。我總有些不願意他的地方。那知道救我命的就是我的這個跛足媳婦。衛氏呢。鄰里親戚的婦女個個點頭。跛媳淚如雨下。太太眼一閉。已到極樂世界去了。

著者曰。此吾鄉乾隆辛酉實事也。邑乘未載。續修志書。力請增入。演爲小說。以廣其傳。藉以箴末俗。挽頹風而已。非嚮壁虛造者。讀者辨之。

### 本社贈品部啓事

本社爲推廣銷路鼓舞閱者興趣起見特爲大贈品兩個月凡預定本報或明年全年者祇需大洋四元敬贈天台山農先生墨潤代金券兩元半年贈一元壹百份爲限外埠郵費另加六角凡在十二月二十以前來定者仍可享大贈品之權利特此佈告  
小說新報發行部啓

書新版出新最局本

史祕后皇大四  
版出

本局現編『蘇姐已』、『楊貴妃』、『武則天』、『西太后』祕史一書，其內容事蹟絕非竊取小說材料，而有及于正史所未道者，展卷一讀，當知我國女權之發達，固代有其人，而不自今日始焉。至四后之軼聞軼事，豔跡奇行，皆為前書所未道，而均得之于私家孤本所載者，諸公欲知四后之奇聞豔事，而佐酒後茶餘之談助者，不可不人手一編。定價極廉，分訂四冊，每冊售洋三角，合裝一匣，每部售洋一元二角。現在出版之始，特價五百部，每部價售大洋六角，每冊一角五分。外埠郵費，每部另加一角半，每冊六分。額滿須售七折，購請從速。

總經理處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

譯本  
小說  
情  
盲

(允臣)  
(大可)

蘭茵河畔的一塊大石上。坐着一對少年男女。都是丰神奕奕。堪稱佳偶。女的手裏拿着本小說。在那裏口講指劃。男的也傾耳恭聽。頗覺津津有味。隔了片刻。女的對男的說道。喬治那第二編。你要我講給你聽麼。喬治道。不要講下去了。想你也口渴神疲了。女的聽了他話。驀地珠淚盈眶。一滴滴墜在他粉靨上。恍如梨花帶雨。一般。喬治兀然不覺。傍坐的情人。在那裏吞聲飲泣。他難道是鐵石心腸麼。這却不然。原來喬治。潘德洛是一個盲人。女子的傷心。就是爲了他盲目的緣故。

及至凱旋回來。得了無數的鐵質獎章。回村的時候。男女老小都去迎接這位少年英雄。喬治雖則盲了。眼仍是一路笑着。向衆人點頭。他心裏並想着我。今天這樣的榮歸故里。我的意中人。洛斯曲麗。頓見我勳章燦爛。不知道要歡喜得到什麼地步。我從前向他要求回來結婚也。定必要答應我了。他雖則見我盲了。眼因爲是謀世界人民和平起見。而犧牲的瞎眼。就是勳績的戰功。他扶了我。到外邊去。益覺得榮耀無比。咧然而喬治。雖則這般想。但是洛司對他終是冷淡非凡。

有一天。喬治約了洛斯到家裏來閒談。又要求講小說給他聽。洛斯悒悒的道。我又不是戲劇家。說書家。你何以時常將這種煩惱事體。賜給我呢。喬治也不和他多辯。隔了一回。淡淡的問。

道你和賽旦現在通信麼。洛斯聽了，頓時雙頰  
 緋紅。良久答道：賽旦醫生現在住在那裏，我也  
 沒有知道。那裏會寫信給他呢？喬治冷笑道：我  
 不信你必定是瞞着我的。洛斯不等他說完，便  
 立了起來道：喬治，你既然信我撒謊，今天我也  
 難以表白。我就要回家去了。喬治要想攔阻他，  
 不料撲了個空。他早已走出大門去了。喬治妒  
 火中燒，憤恨欲絕。從此以後，喬治方才如夢初  
 醒，覺得我雖早晚想的紀念着他，他却別有  
 所愛，漠然不關。于心想起從小和他青梅竹馬  
 混在一起，不料到了現在，心思變得這樣地步。  
 我這番拼着命到前敵去打仗，雖則為國犧牲，  
 然而泰半實在為着愛情。誰想弄巧成拙，反而  
 得了這樣的結果。

村中自從桑特生醫生故世後，遂由他兒子賽

旦繼續懸壺下去。賽旦年少風流，姣好若女子，  
 且頗屬意于洛斯。所以喬治屢次向他要求結  
 婚。洛斯終是吞吞吐吐的不肯答應。後來歐戰  
 一起，政府到處遍貼文告，凡屬成年男子都要  
 到前敵去效勞。賽旦因是醫學專家，派了到紅  
 十字隊去。喬治毫無專門智識，祇得被派到陸  
 戰隊去充當砲手。喬治暗想：賽旦為何運氣這  
 樣的好，免却了戰地之苦？後來一想，偷然生着  
 凱旋而返。洛斯定必入我掌中無疑。不料到了  
 後日，賽旦仍是好好的，一絲不傷回來。喬治却  
 成了一個廢人。因此他心裏懷恨。賽旦一天深  
 似一天，簡直把他當做從前在戰地的敵人看  
 待了。

洛司跑回家去後，哭喪着對他母親道：阿母，我  
 今世決不願和喬治結婚了。我這樣的百般體

貼溫存他。他却疑妒。非凡。我告他好久。沒有和賽旦醫生通信。了他偏不信。我說我是欺騙他。

他既瞎了眼。沒有親自瞧見。教我怎樣和他剖白呢。他母親安慰他道。愛女。你須曉得。一個女子。能嫁給建立巨勳的盲目英雄。是無上榮貴的。凡事。你須忍耐些。不可操之過急。洛斯道。母親的話。果狠中聽。不過我雖愛憐他。但是他不能信任我。教我怎樣忍耐呢。你想一個女子。焉能嫁給一個妒忌猜疑的丈夫呢。母親道。你說話。終要思前顧後。你偷然和喬治解除了婚約。你父親必定要大發雷霆的。而且合村的人。也都譏笑你。是個無情無義的女子。不但有負喬治。而且也對不起村人。他的盲目。是爲村人謀幸福而犧牲的。你不好好的去侍候他。反要和他脫離婚約。我想。你要被村人唾罵死了呢。洛

斯道。我心裏不愛他。所以不願嫁給他。說着。逕回到自己房裏去了。

洛斯的腦海裏。有了賽旦和喬治的痕跡。胡思亂想。在腦海內激戰了一回。結果。這位瞎眼的喬治。終敵不過豐姿翩翩的賽旦醫生。由此主意已決。遂寫了封信給喬治。宣告和他解除婚約。信上大意。略謂。因我不善逢迎。使你憂鬱。故祇得將從前所訂的婚約解除。倘我將來能使君歡樂者。仍當與君賡續舊好。喬治那天得了兩封信。都由他的書記宣讀的。一封就是洛斯寫給他的。還有一封是從巴黎一個同伍軍官寄來的。他在前敵和喬治兩人同遭綠氣盲了。不料他在巴黎。遇到一位醫生。將他的盲目醫好。重見光明。因爲這位醫生。是個專攻綠氣學的。凡戰地軍士。遭綠氣盲目。被他醫好的。已



有好許多人了。現在特地寫信來。勸他趕緊去醫治。喬治那時雖則氣憤填胸。然而得着醫眼的消息。不禁轉憂爲喜。馬上飭人整理行裝。帶同書記搭乘火車前往巴黎。而去臨行的時候。寫了一張字條給洛斯基略云。現我有要事到巴黎去。逗留幾天。乘我不在的時候。請你細細的打算一回。等我回來聽你的好消息。但是洛斯基私心竊喜。因爲他的回條口氣是狠和平。然而我決定和他脫離婚約。還有什麼教我斟酌呢。第二天這個消息傳佈了全村後。第一個譴責他的。就是他的母親。接着隣居和同學等。也都來七嘴八舌的責備他。嚇得洛斯縮在房中。不敢出來。過了幾天。忽聽見賽旦醫生回村了。洛斯基出望外。急忙跑去將頭倚在他懷中。撒嬌撒嗔的責他。一別許久。音息全無。賽旦道。現在

傷兵醫院已告結束了。從此我可早夕和你聚首。不致再使你寂寞寡歡。不過你和喬治的婚約。怎麼樣了。幾時可以結婚呢。喬斯道。我狠不喜歡他。所以已將婚約解除了。賽旦道。吾愛。那麼我們倆豈不狠有希望麼。你心窩中果真愛我麼。說着。緊緊抱着洛斯。和他接了個吻。從此他們倆不是游山玩水。便乘了馬作郊外游。雖親朋等譏笑他。洛斯却毫不爲意。以爲得了這樣一個如意郎君。就打他也是甘受的。

(未完)

小實事  
借婚緝盜

(穎川秋水)

一五十餘歲之顯者高坐。簽押房炕几。左手拈髯。右手輕搖其便面兒。僕兩人垂手立。伊何人。伊何人一望而知。此爲前清牧令也。撤其官。腔高聲喚僕。急傳捕役。問話不一時。捕役踉蹌入汗珠。纍纍盈其額。膝半跪。屏息候示。此何事。此何事亦一望而知。邑中出有緊要案件也。縣令朱其姓。庚三其名。以名進士現宰官身。籤分贛省。歷十餘載。以勤于捕盜。故所至盜賊潛蹤。民間大有夜不閉戶之風。會某邑多盜。前令弗能治。上峯遂以捕務廢弛。劾而調庚三宰是邑。以爲從此荏苒之澤。當不致再爲盜藪矣。不意庚三下車未百日。舊案未及破。新案更有多起。偵騎四出。盜蹤杳然。且所規者如爲尋常百姓家。或猶可以敷衍手段。拖延了事。無奈被盜

之家。悉係豪紳巨富。聲勢赫赫者。勢不能置之不問。以故庚三十分憂懼。捕役之遭血比者屢矣。嗣知縣中諸捕實乏能力。遂爾取材異地。向廬陵借一積年名捕李姓名霸者。至李霸年雖老精神殊矍鑠。在廬陵頗有能聲。昔庚三任該邑曾賞識之。今又擬楚材晉用。協同本邑捕役張勤偵緝。然仍多時並無影响。故今日仍傳張勤加以嚴詰也。

張勤既受嚴詰。殼棘萬狀。顛聲而稟曰。小人自奉命緝盜。後日不暇食。夜不貼席者多日矣。今又承借李霸至。縱不弋獲。在理亦當有端倪。但小人求計於李。李亦謂實無良策。則奈何。令聞語。喝曰。我借李霸。不過因汝無能。俾爲之助。其責任則仍在汝。不能因有李霸。可卸汝肩也。設十日不獲一盜。當拘汝妻子於獄。汝其慎之。張

勤是時戰栗莫敢對。既而泥首以請曰：乞爺姑傳李霸一垂問可乎？令點首。命傳李霸。霸至，令顏色稍霽，呼曰：霸汝廬陵名捕，余在任時知之。確故特借重。今奈何亦一無所獲，豈遷地弗良歟？果得渠魁，不吝重賞。李霸此際乃仰首請曰：爺能賞小人以千金乎？曰：果能緝得巨盜，連失主懸賞計之，當不下三千。何止千金也。霸曰：果爾事甚易辦。蓋小人已籌之熟矣。竭我鷲鈍，會見羣盜限期縛獻階下也。令大喜，急問其計。霸曰：事須秘密，乞屏左右。小人當造膝以陳也。令乃揮左右退，并嚴扃諸門，不許出入。於是令與兩捕之密謀以成。

邑之西門外，向爲是縣官紳聚居地。一日有一巨宅懸燈結彩，鼓樂喧天，賀客之出入者，大都翎頂輝煌，車馬煊赫，而隔夕所迎之妝奩，更應

有盡有傳遍全城。故正日，垂暮時，新婦入門，遠近之男婦老幼，參觀合巹禮者，盛極一時。其主人亦性極和霽，一任觀客之穿房入戶，並不阻止。事畢，大做喜筵。一時又山珍海錯，酒興淋漓。半酣後，嘉賓亦多作鬧房之舉。時已三鼓，正興高采烈，謔浪笑傲，間忽牀後搏擊聲大作，並聞呼嘯一聲，諸賓有至牀後助擊者，有三四直竄下梯，奪門而出者，有先後上屋，若各逞飛檐走壁之能者。一時人聲嘈雜，鄰舍疑爲失火。彼此出門探視，嗣見寂然，乃仍閉門歸寢。而天明以後，卽聞縣署已獲得積案之巨盜。

娶婦人家，獲得小竊，此爲常事。若獲盜則甚妙。今竟爾爾，不可謂非創聞。於是彼此口傳，詫爲怪事。實則皆李霸之計也。諸君不記李霸當請朱令屏退左右造膝陳言時，曾曰：小人籌之熟

乎斯言也。果非誑語。蓋李霸來時。卽知盜等所劫。此數月中。泰半爲娶婦之家。因念今儻有富家娶婦者。自可當場獲一二積盜。但此事甚難。以人家既不我請。何能自闖入門代爲擒治。一夕適與張勤夜話。聞知其子年將弱冠。雖已文定。尙未迎娶。因擬將機就計。藉以擒盜。惟張勤與坤宅貧甚。一時無力以了此願。則仍無奈之何。會朱令傳問緝捕事。因卽迎機以告。而先要求預支賞款。蓋一面將款使張勤出賞。以借巨宅。故意鋪張揚厲。炫人耳目。一面又使張勤告知女家。置辦妝奩。表面須十分裝璜。俾啓盜心。但張勤固多年在官人役。倘爲人知。恐仍不能誘致盜匪。因特請求朱令倩幕府中人二僞爲乾坤兩宅主人也。者代任婚儀。因坤宅主人亦在官吏役。強制執行勢無不可也。李霸既獻是

謀。朱令大加激賞。立將賞款支給。李霸與張勤安排既定。擇日迎娶。是日除新郎新娘。既代行主婚之兩幕賓。及赴喜筵婦女爲各役家人外。餘皆好身手之捕役。及助手。身上暗編記號。彼此皆屬相識。鬧新房時。人極嘈雜。在他人固莫辨魚龍。而若輩固視綫極銳。早知混跡其中者。已有四五人也。及呼哨聲作。則一人被獲。蓋此人正擬潛伏。及時而動。初不意已有人隱身其間。作捕鼠之貓也。此中既被獲同黨。知事敗露。故皆驚竄。而亦不知室中門外牆下屋邊皆大有人在。一俟事發。卽行動手。故奪門而出者。卽有奪門而追之人。上屋而逃者。卽有上屋而捕之人。得以一一擒治。不致漏網也。既解縣。朱令立刻坐堂。嚴刑詰問。直認不諱。蓋所有邑中諸盜案。果皆若輩所爲。嗣又獲同黨數人。遂分別

罪名輕重按律懲治一時盜風爲戢而的令亦  
膺卓異旋擢知府



### 本局精印珂羅版書畫

精名人扇舊

吳興陸叔同氏所藏名人扇集甚夥由本局敦請西洋名師親製珂羅版與原本絲毫爽中多近代罕有之作茲第一集第二集均已數版內容披露於下

板橋老人竹	查二瞻山	石濤和尚	吳升山	楊得山	王丹庵	王蓬思	項聖心	王時讓	張爾敏	載羅唯	顧大士	顧西風	改七梅	方蘭仕	王石谷	王蘭坻	二集均已數版內容披露於下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黃饜瓢花	潘壽山	陳曼生	宋石門	王東莊	金一桂	錢叔心	謝時寶	湯雨臣	翁小梅	李復堂	奚鐵生	吳船山	沈南田	恽南田	沈南田	恽南田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上海國華書局發行  
共出兩集每集一元二角

小說諸 **西子蒙不潔** (續) (紅 梵)

我們沿着白堤走到西泠橋。我猛然想起這裏本有一個鄭貞女墓。如今到何處去了呢。我兒子道：「兀那橋堦不是有一個亭子麼？過去一看那亭裏雖然也有一座墓，却又不是鄭貞女墓。只見那墓碑上刻的是民國女偉人孫氏之墓。幾個大字再瞧碑後還有一篇新體白話文的銘誌字旁邊還加着注音字母。」我兒子讀道：「這裏本來是一個清朝鄭貞女的墓。現在我們把他毀了。因為貞節這兩個字是我們站在新文化旗幟底下底婦女們底公敵。未嫁守貞更是荒謬。所以我們對於這個鄭貞女祇能承認她是一個半開化時代底愚人。萬萬不能稱許她崇拜她。被她葬在這西湖上正是西湖的污點。要給外國人笑。所以我們

把她毀了。另葬了。這位民國女偉人孫氏。這  
位密司孫……

我兒子念到這裏忽見那舟子忽忽地趕來。我問他做甚。他道：「肚子餓了。要吃飯了。」我道：「既如此。我們也一同去罷。」我們出了亭子。走回來。路上先把錢給了舟子。叫他自去吃飯。我問兒子道：「我記得這裏有一月菜館叫望湖樓。做的好醋溜魚。我們且找找去。不知還在不在。」若在時。我們就到那裏吃飯罷。二人一路找去。走了一里來路。恰恰見那望湖樓的招牌高高掛起。我們見了好不歡喜。趕忙上樓揀一個座兒坐下。堂倌走來問吃甚麼。我道：「你先拿兩盞茶來。少停吃飯。堂倌答應去了。不移時。拿了兩盞咖啡茶上來。放在我們面前。我詫異道：「我們要的是清茶。誰吃這咖啡呢？」那堂倌道：「先生要茶葉。」

茶須預先聲明不然我們總當是咖啡因為現在人人吃咖啡吃茶葉茶的差不多沒有了當下只得去換了二盞上來又問吃飯吃甚麼菜。我道你們這裏的醋溜魚是最有名的就燒一個醋溜魚罷堂倌笑道先生要魚却有只沒有醋溜魚我道奇了你這話怎麼講堂倌道先生不知醋這樣東西是不合衛生的我們這裏一大半是做外國人的生意怎麼敢賣這個東西我道那麼你這魚不用醋溜却用甚麼燒呢堂倌道加利燒也可以奶油燒也可以我道奶油燒魚倒沒吃過你就做一個來嘗嘗堂倌去了。一會兒燒好搬了上來我一瞧只見這魚蓋着一重雪白的奶油上面還有一塊青一塊黃的東西相映着十分好看夾起來嚐嚐也有辣的也有苦的也有甜的夾着那一股牛油的騷氣。

真有些莫名其妙。的風味。忙問堂倌。堂倌指着說道。這是法國葱。這是德國大蒜。這是意大利薑。都是貴品呢。我皺着眉道。貴品是貴品。可惜和我的脾胃不合。我兒子吃慣大菜。倒吃得來。這些東西。便把這魚給他一個人吃了。我只吃了一客蛋炒飯就罷了。

我們吃罷飯。剛待下樓。忽見隣桌上有一人背坐着吃茶。偶一回頭。原來就是方才洛王坎遇見的那個老者。我忙招呼他。他也站起來笑道。原來你們二位也在這裏。方才我在孤山公園裏。因為遇見一個朋友。所以失陪了。對不起得狠。你們現在想到那裏去呢。我道。我們想到靈隱寺去。順便看看飛來峯。那老者聽了。忙搖手道。不用去。不用去。靈隱寺早沒有了。我道。那麼這飛來峯也飛去了不成。老者道。雖沒飛去。却

也。和。飛。去。了。差。不。多。我。道。這。也。奇。了。你。且。說。出。緣。故。來。聽。聽。老。者。道。說。來。話。長。你。們。且。坐。下。來。喝。着。茶。待。我。細。細。的。告。訴。你。我。見。他。說。的。鄭。重。不。由。的。又。在。他。對。面。坐。下。我。兒。子。坐。在。橫。頭。堂。信。添。了。二。隻。杯。子。斟。上。茶。來。吃。着。只。聽。老。者。嘆。口。氣。道。咳。說。起。這。座。靈。隱。寺。實。在。可。惜。足。下。須。知。這。寺。在。三。十。年。前。原。是。個。極。著。名。的。大。叢。林。收。受。十。方。的。香。火。好。不。繁。盛。到。如。今。呢。只。落。得。金。剛。失。跡。羅。漢。無。蹤。粥。鼓。經。魚。盡。成。陳。跡。我。不。等。他。說。完。便。插。嘴。道。照。你。這。般。講。想。是。那。寺。遭。了。火。劫。哩。老。者。道。遭。了。火。劫。倒。罷。了。偏。偏。遭。的。外。魔。惡。劫。原。來。你。不。知。這。寺。已。改。了。天。主。堂。哩。我。道。佛。教。和。天。主。教。絕。不。相。關。怎。麼。能。雀。巢。鳩。占。呢。老。者。道。國。家。衰。弱。佛。法。無。靈。改。便。改。了。待。怎。麼。樣。况。且。現。在。這。一。班。新。人。物。都。竭。力。的。提。

倡。什。麼。教。連。寺。廟。裏。的。和。尙。一。大。半。都。丟。了。木。魚。剝。下。袈。裟。去。念。天。主。馬。利。亞。你。想。還。有。怎。麼。法。子。呢。我。道。既。這。般。又。與。那。飛。來。峯。何。涉。呢。老。者。道。便。是。這。寺。既。改。了。天。主。堂。裏。有。一。個。神。父。又。去。把。天。竺。寺。奪。來。改。了。一。個。修。道。院。從。堂。到。院。被。這。飛。來。峯。隔。在。中。間。交。通。非。常。不。便。那。神。父。想。出。法。子。用。炸。藥。埋。在。峯。下。點。上。火。一。轟。便。把。這。峯。轟。倒。中。間。開。出。七。八。丈。闊。一。條。道。路。從。此。他。由。天。主。堂。到。修。道。院。汽。車。可。以。直。達。了。足。下。等。要。去。看。看。也。未。嘗。不。可。只。是。滄。桑。陵。谷。風。景。都。非。去。了。回。來。必。然。要。懊。悔。所。以。我。勸。二。位。還。是。不。去。的。好。我。聽。了。他。的。話。不。覺。怔。了。半。晌。道。這。却。直。是。出。乎。意。料。之。外。了。既。然。這。樣。我。們。不。但。靈。隱。不。去。便。別。地。方。也。懶。得。去。了。但。不。知。前。人。所。說。的。西。湖。十。景。現。在。還。有。幾。處。存。在。



的呢。老者道。那十個景緻是早已沒有了。倒是近來有一個新文學家。另外給他定了個新十景。可要背給足下聽聽。我忙道。正要請教。老者想了一想。念道。

蘇堤看櫻花 麴院吃番菜 柳浪聞汽笛

三潭映電燈 北高峯電梯 南屏山影戲

新市場兜風 小輪船賞月 天主堂晚鐘

體育場殘雪

我聽了笑道。這十個景緻倒也新鮮特別。更虧這位新文學家。把句子對得狠工。整平仄也不差。大約那位先生也是個半路出家的了。談了一會。老者告辭自去。我們也下樓。會過賬。仍坐船回湖濱飯店。住了一夜。搭火車返里。再也不願到西湖去了。

(完)

### 編 輯 部 緊 要 通 告

本報自今歲刷新後。內容頗覺美滿。如墨林欄之書畫。均是希世之寶。照片俱係當代名家短篇撰者。則有(海上漱石生)(瞻廬)(獨鶴)(寄塵)(西神)(賦茵)(律西)(馬二先生)(馮鐘)(天台山農)(大可)(穎川秋水)(哲身)(村農)等。長篇撰者。則有(海上說夢人)(定夷)(卓呆)(佛影)(親世山樵)等。洵是極人文之淵藪。都瀟躋于一堂。其餘筆記藝苑樂府。監藻諸文。雜俎等欄。皆屬知名之士擔任。撰述體裁完備。新舊並諧。而本社尤不敢自滿。緣各欄中果甚豐富。而于譯本偵探一種。尙付缺如。不無遺憾。故自第五期起。特請

南海馮六先生最新繙譯法國原文著

名亞森羅蘋最新探案 卅棺島 長篇

都數十萬言。按期刊載。約一萬餘言。以餉閱者。而臻完美。至案情之奇特。事實之離迷。布局之縝密。行文之整潔。閱者展卷一讀。定必有目共賞。拍案叫絕。固無庸本社揄揚也。特此通告。維希 公鑒

小說新報編輯部啟

小說 雙瞳馴盜記

(良玉譯)

在利文脫地方殺人最殘忍的強盜。要算那希臘盜魁了。他的綽號叫「克利地魔怪」。人家見了他沒有不懼的。他的牙齒縫裏。能夠銜二柄小刀。好像吾們筚牙杆無異。但是他終究被一個美國女郎的一隻藍色眼睛。將他馴服了。這豈不是一樁希奇的新聞嗎。

這樁令人驚奇的往事。是從雅典（希臘京城）一端賴着電報的力量。才得喧傳到大西洋。大凡講起這樁奇事。聽的人沒有不戰慄的。非特是一樁有趣新聞。倒是一篇編劇的大好資料。雅典人說起這樁奇聞。無不都伸長了脖子。高舉着雙手。露出驚惶的樣子。那個不畏法紀。而且凶暴的盜魁。他手頭很有積蓄。也很有勢力。他的真名實姓。叫漢莫斯彭。

薄尼司佔據這克利地島（在地中海中）已經好幾年了。不過他雖然凶暴。終究不得不屈服。在一個年紀很輕。面貌很標緻。天性很聰明的女郎之下。那個女英雄就是米西根的魯濱深小姐。他非但不見這野蠻人。怕而且還能馴服他。所以後來這位小姐。還得到希臘政府的酬謝（但是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看官們莫忙。這是原文故意放刁處。譯者祇能照譯。還請諸位原諒。）這種匪徒。匿在島上深谷之中。四圍形勢險要。因為地利的關係。即使派兵去勦。也很難得到成功的。他們身上所穿的。另有一種特製的號衣。所用的傢伙。都是最新式的手槍和機關槍等等。彭薄尼司的一種慘無人道的凶橫。和他詭譎多端的膽量。再加着他部下。一班獯惡的無賴。遂做出種種無法無天的

事情出來。

據實在說起來。彭薄尼司和他的部屬。在這島上。慢慢地成一個霸王了。有幾個城池村莊。還時時有一定的禮物貢獻與他們哩。

講到那位魯濱深小姐。容貌很是皙白。十分美麗。但是外貌很懦弱的。他此番到這島上。是爲着國家的事情而來。他是美國近東（不是遠來）賑濟會裏一個總代表。他曾經在花爾霜克大學畢業。對於社會上事務奔走。很是熱心。他不是爲這島上捐什麼軍政費。他帶了所募到的食物衣服等等來。施給一般無家可歸的災民。島上一般匪徒聽說魯濱深小姐到這裏來賑災。所有食物衣服等等。倒也不少。遂去劫奪扣留魯小姐。惱極了。因爲彭薄尼司竟敢來干涉人家行施的善事。遂也顧不得彭氏是什

麼殺人如殺雞般的惡人。他決定要將匪徒滋擾的情形告訴給彭氏聽。

魯濱深小姐即刻寫了一封信。大概說明他替美國近東賑濟會所做的善事。並要求彭薄尼司吩咐部下以後。弗再干涉各方賑災代表的進行。這封信是叫一個村夫送去的。據說當彭氏看了這封信以後。即用一種嘲笑的口吻自語道：「我和我部下要去搶奪賑濟的東西。有誰敢來阻止我們。」遂回信也沒答覆。依舊做他們買賣的勾當。

沒有幾時。匪魁忽地又接到那美國女郎寫來的信。這回的信。魯小姐差他底下人送去的。信中不說別的。只說請彭氏回信約一個日期。大家面談。並且叫他揀一個隱僻處。所依彭氏的這樣防備嚴密。原不怕什麼中別人的詭計不

過見魯小姐這樣特別要求他心中却不得不暗暗自忖他就寫了一封回信說准下禮拜五下午在山上某處某地大家面談並且聲明雙方都不許帶凶器只准魯小姐隨身帶護衛二人。

到了這日下午彭氏很膽壯的立在上身上穿了很別緻的衣服好似數百年前希臘匪徒或者越山探險家所穿的模樣下身還圍了條又短又白糊製的裙另外割去一小段好似蘇國高地人所著的短袴上外面罩着件極炫目並且花繡得極多的背心再繫了一條帶頭上歪戴着一頂紅帽子照他這副打扮倘使人家不早曉得他是一個殘忍的魔怪一定要認做他一個戲劇中的強盜的

立在他旁邊的二十個人都是彭氏揀選出來

的他們身上所穿的比較起來稍爲不華麗一些手中都持了銳利的刀並新式的手槍盜魁見魯濱深小姐一人獨來甚至准伊所帶的二個侍從也沒有來他倒有些起疑了只見魯小姐騎了一匹馬慢慢地踱上坡來約十分鐘後魯小姐早已下馬手無寸銖亭亭玉立在一羣猙獰匪盜中照魯小姐這樣的纖弱立在殺人無算的強盜面前倒着實有些體他危險哩。

一個盈盈弱質的女郎他的二隻剪水雙瞳宛如火光般地直射出來那山中各處路徑上都站立着裝束得希奇古怪的匪徒大家你觀着我我觀着你就是看官們想像起來覺得是一樁奇觀哩。

彭薄尼司很和顏悅色的問道你一個人倒不

怕到此地來嗎。

女郎答道：因為我知道你決不會加害我的。是以我一個人來並且還不帶什麼凶器。

彭氏聽了他的答言，反而頓失所措，弄得很覺困難。猶豫半响，才續言道：你所說的話，很不錯。我決不會加害於你，然而我的敵人，們終不會相信。我肯發這善心，那末你到此地來為的是什麼事情呢？

魯小姐說道：我此番來到這裏，是專來央求你。對於我們賑濟會中所用食料及其他一切等物，不可再加劫奪。凡是近東賑濟會所有東西，你們決不可干涉。任其自由運送。你要曉得，這本來不干我的事。雖然我早知你是個歹人，克利地的財產被你括完了，但是你要明白，我這

西都是美國政府的財產。你要想想，美國不是好闖的那地。中海裏的巡洋艦上，正多着無數海軍哩。並且還有無線電。我曉得你們也常用的。我老實對你講，倘使你部下的匪徒，以後再敢搶奪賑濟會中一籃的食料，我使用無線電聲張你們的暴虐，無行信息，一直傳到華盛頓那邊的海軍，就馬上來掃滅你們的巢穴。倘使他們帶了大砲來，莫說你們的巢穴，就是你們所住的這個山，也要炸燬的。

假使這些話果然是真的，依看官們推想起來，終以為這班希臘強盜，一聽得美國海軍要來掃滅他們，這句話一定要嚇得屁滾尿流。從此棄惡為善了。詎料竟大謬不然。那彭薄尼司一點兒都不嚇，因為他曉得美國的海軍決不會遣發到希臘來的。但是他既然不怕，為何對於

魯小姐毫爲惡意呢。這也是出人意料說來。奇怪實在因爲魯小姐這雙又大又光澤的眼睛。不期而然的將他懾服。

無論何人處於這樣地位。聽了魯小姐一席話。終要良心發現的。就是那個素稱無賴的彭薄尼。司他何嘗不如此。當魯小姐正在講什麼……一籃食物……美國海軍……這許多話。他雖然覺得一些沒有趣味。但是腦中却在轉念頭。

彭薄尼司不直接答魯小姐的話。請他坐了講。並且吩咐他的部下都退去。他們二人密談了足足有半個時辰。只見魯小姐諄諄的勸導。與他那彭氏也漸漸兒回心轉意。彭氏卽向魯小姐行了一個禮。魯小姐卽立了起來。依舊騎着馬去了。

魯濱深小姐回去之後。卽刻再到雅典去一淌。不多幾日。希臘政府下一條明令。大赦這匪魁。及他的部屬。並且許他們爲國家的軍隊駐紮在邊疆重要處所。

從這明令一下。彭薄尼司和他的部下。由開尼埃乘船。直到台弟愛癸克。上岸時很是宏壯。騎了馬。荷着槍。去加入加合法的邊防軍了。

十世儒醫  
林屋山人懸壺緣起

林屋山人道德文章當世景仰山人爲遜清丁酉拔貢癸卯舉人由直隸知縣擢知府民國簡道尹歷長魯巡署秘書及公府秘書軍書之暇輒好治仲景思邈遺書研思殫精意與古會戚友有疑難症羣醫僉束手得山人診無不霍然嘗治河間夫人疾應手而愈於是羣知山人雖不以醫名然三折肱者亦無以過也此年寓公海上隱於詩酒雅不欲以醫自鳴然踵門求診者戶限爲穿數年以來活人無算同人等憇慮再三始允於今春三月三日懸壺問世焉以山人之譽重一時學傳十世原無藉於揄揚因恐有疾者無從問津爰敢一言爲介

介紹人

吳昌碩 嚴獨鶴 徐小圃 余大雄  
 朱葆三 袁寒雲 朱少坡 黃楚九  
 王一亭 袁履登 蔡香孫 馬二先生  
 徐乾麟 伊峻齋 王博謙 天台山農

診所

法租界貝勒路二十七號天台山農寓

門診 上午九時起至十二時止 送診一月

出診 下午四時起至八時止 拔號另議

診費 門診一元

出診 本里二元 法界四元 英界六元 華界八元 美界十元

(以上各界各路遠者另議)

小說 老博士

復旦大學 (唐芝軒) 畢業生

博士本極學業頭銜之惟一高峯。雍華典郁。正無異科舉中之祭酒。而冠以老字云者。此又非徒學業文章湛深特達。必其年高望重。超乎諸博士而上之表示也。

吾聞之王湘綺先生之語矣。一日赴某師範行開學典禮。諸生欲求湘老題匾額。以光學校。王不假思索。逕書「富貴壽考」四字。諸生正染着平等自由之高風。一聞斯語。嘩然大噪。湘老徐徐講道：「現今學費奇昂。中人之資。萬不足以供諸子弟之費。因學校制度。初等小學。兩學期。至少須數十百元。逐年計算。複利重重。非強有力者。萬無此的款。以供學費。此非富而何。諸生卒業。志在得官。他日飛揚騰達。正基於此。然則學校者。正為諸生發軌之初步也。此非貴。

而何。

人生世上。本如神駒。過隙絕少。逸豫時光。而學校中正。諸生萃心竭力。絞腦之場。我希望諸生。個個壽比汾陽。這纔合乎求學的原理。匪僅此也。國民小學。四年。高等小學。四年。中學。四年。大學。四學。大學院。四年。自從始業。以迄卒業。絕不生。病年。必升班。至少須廿年之久。苟非高明之家。積有陰功。諸生人人咸非才高命短之人。又何能到此讀書。此非壽而何。

至於考呢。則殊非考妣之考。仍與我(王吟秋自稱)當初秀才舉人翰林之考同工。而異曲。因自幼要攷幼稚園。以及各等學制。無一不考。進學之始。固應招考。即使登峯造極。得了學士。仍是不能免於一考。惟最令余懼怕的考。乃是考學士之考。碩士之



考考不已。最後乃有博士之考。余老矣。畏此博士之考。乃敢把考字貢獻於諸生。前希望人。到了我的年紀。還有老博士考試的希望。嘻嘻哈哈。

一篇古意深。盜滑稽論述。就此收場。嗒然若喪。余亦座中之一。思之重思之。覺此老之博雅風範。誠足令余想憶不置。雖然。博士之制。在彼時。誠有登天之難。漫說前朝事。且作眼前觀。法律博士。化學博士。聲學博士。光學博士。電學博士。不說報上廣告中所登載。不知凡幾。即同窗舊雨。新擁博士。以歸者。郭君。趙君。韓君。楊君等。人。余半迎之於東亞旅社。有簿籍之可稽。但都同學少年。五陵裘馬。正自輕肥。春光霽月。志意揚揚。非如王壬老所云。必也經過各學考試。已屆老年。不堪之狀。又非志在得官。以傲國人。焉個

中又有一位鄉友楊哲子世文的少君。所得博士。差有可述之價值。楊君在京時。乃父方為洪憲大臣。六君子之一。帝制失敗。賢郎赴德。遂遭諸同學之嘲弄。靡有已時。受此激刺。乃發憤讀書。竟所業得擁化學博士銜頭。以歸。此外有郭君。任遠者。為余復旦之學友。在美研究心理學。箸書立說。反對杜威諸西洋博士之說。儼然於新文壇。另樹一幟。大為美都人士所贊許。亦得博士。又有俞君大維（現尙在德）以哲學戰勝於歐美講壇。同班卒業者。僅英人三。德人二。印度人一。不但諸國文字。冠於諸人。上。即梵文。亦諳悉甚深。俞君本聖約翰畢業生。然中學畢業。則在復旦。電訊載報。兩校且欲爭據為己有之榮。互相更正。

吁。兮。關。哉。環。顧。諸。博。士。或。帶。方。冠。或。襲。寬。袍。俊

秀而慧中步履且合節望之皆在青年活潑之  
年期孰有一龍鍾蒼老可憎可厭之人哉余述  
及此幾信博士之爲物應在少而不在老博士  
而老云者卽得博士亦其年月日之磨練而始  
得之亦不足與此輩新少年博士而比肩也王  
湘綺先生之言亦不過片面的理想而已

雖然老博士之眞富貴壽考者余得一人可充  
其選卽前任大總統徐菊人先生先生以盛清  
之師傳作民國之總統家資千萬壽到古稀少  
年科甲連捷南宮誠非諸友所可項背不但此  
也且當總統之任又受美國見錫博士之典則  
此老博士誠哉博士之老又最不畏考者自其  
白屋青氈之時期以至白宮方冠之年齡殆無  
日不在四字之中以度生活又殆至高年尊座  
之地位亦脫離不了考字之範圍榮則榮矣苦

又何可言王湘綺所云富貴壽考者倘指徐菊  
人老博士之謂乎

苟非然者余縱得博士年亦匪老亦無能如徐  
老博士者此又閱者諸公所熟知亦爲主授博  
士所竊笑也但中外博士若到徐老博士之年  
齡而居徐老博士之地位再得博士則亦可知  
博士之可貴矣况又老年所得罕貴乎

# 本社徵文簡章

本月刊門類寬宏各種文字皆所歡迎文言白話悉聽擅長

投稿務必繕寫清楚倘過潦草難於辨認者本社不能負責每篇字數若干亦請註明稿末惟短篇至多以三千字爲限逾限不錄

投寄之稿揭登與否原稿恕不奉還惟長篇譯本而附下寄回費者不在此例譯本請將原文附下

投寄之稿一經揭登其著作權即歸本社所得若一稿兩投或經人舉發者當即取銷酬金並將原函宣布之

所登稿件本社得增刪其字句倘投稿人不願增刪者得預先聲明

稿潤由本社秉公酌定一經登出即照下列定章寄奉惟酬報之額不能預定如投稿者欲得何種報酬可於稿末聲明

稿末請署作者姓名住址圖章俾便通信其揭載時欲用何種名號悉聽尊定

投寄之稿俟揭登後酌贈三種薄酬如下(甲)現金(乙)書券(丙)本雜誌

酬金計分四等(甲)每千字四元(乙)每千字三元(丙)每千字二元(丁)每千字一元書券同例

稿件請寄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小說新報社收到後先行函復以昭鄭重

小說新報社編輯部啓

小說 花鳥語

(高潔)

一所房屋精潔、佈置幽雅、花木參差、山石玲瓏、的花園中有一個白皙少年、年齡約在十六七歲、生得丰神瀟灑、器宇軒昂、這時候正是仲春、天氣花香撲鼻、鳥語入耳、那少年站在這花香鳥語之中、呆呆發怔、也不知道他是賞鑒這花香鳥語呢、還是心中起了什麼思潮、旁的人也難揣測、只見他停了好半響、方才微微歎息道、花鳥依然、玉人何在、去年這個花香鳥語的時候、不是和慧妹在這裏留連談笑麼、那時我還覺着花氣芬芳、不及慧妹的脂香粉氣、鳥聲流利、不及慧妹的軟語溫柔、誰知好景不常、一朝分散、如今不知慧妹芳蹤何在、更不知今生可還有相見的日子麼……那少年想到這裏、不禁悲從中來、眼眶中不知不覺流出了許多情

淚、這時候忽見一個小婢慌慌張張的跑進來、說道、少爺、你在這裏、太太急得什麼似的、請少爺快快進去罷、原來那少年名喚吳璧人、他的父親吳振家當着國會議員、奔走國事、一年中沒有幾日在着家裏、吳璧人所說的慧妹名喚沈慧綺、他父親沈士雄也是政界人物、沈慧綺的母親和吳璧人的母親有些葭莩戚誼、所以去年春間、沈慧綺一家由閩到滬、便借住在吳璧人家中、那沈慧綺二八年華、生得花容月貌、冰雪聰明、和着吳璧人性情舉動十分投契、二個人沒了事、便在這花園中流連賞玩、領略那花香鳥語的快樂、吳璧人雖然年輕臉嫩、不敢露出什麼求婚的意思、但總覺着慧綺的才貌學問舉動性情沒一件不令人心愛、且時常發生一種幻想、以爲自己將來能和沈慧綺

結爲夫婦那便是他的畢生幸福了。誰知吳璧人的希望不但不能如願，便連這耳鬢厮磨的侶伴也難久常。因爲沈慧綺和他母親在着吳璧人家中住不上三月，沈士雄在南京某機關中得了一個差使，便接眷往建業去了。那時沈慧綺倒也不覺着甚麼，惟有吳璧人却是迴腸百轉，說不出胸中的悲傷。自從沈慧綺去了以後，日無聊賴，每日到這花園裏來對着鳥語花香，唉聲嘆氣。吳夫人初時還不覺察，及後瞧見璧人這種情形，心中好生疑慮，遂把園門關閉，不許璧人一個人來園游玩。這日因是寒食佳節，吳夫人往鄉間掃墓，璧人才得私到花園裏來覩物思人，臨風洒淚。及至吳夫人由鄉返家，不見了璧人，知道一定在着園中，遂命丫鬟趕來喚他進去。那吳璧人聽見母親呼喚，只得回

到裏邊。吳夫人也不詰責，只對他道：你如今年紀大了，你父親怎樣期望你，便是課餘之時，也應該把平常所讀的書溫習溫習。一個人呆在這花園裏，有甚益處？以後切不可再這樣神志頹唐。哪璧人聽了，只得唯唯答應。自此以後，璧人腦海中雖然依舊深印着沈慧綺的小影，外面却只好隱忍不言。光陰迅速，轉眼便是春盡夏來。一日，璧人正在手執報紙，翻看臨城大劫案的新聞，看到中間忽然啊啣一聲，暈倒地上。吳夫人和一衆僕婢都慌了，手脚一邊趕將璧人扶起，一面預備溫湯，將些開竅藥末灌入口中。吳夫人帶哭帶喊，只顧叫璧人醒來。璧人醒來，停了一會，方纔見璧人悠悠蘇醒。大家齊說了一聲好了。吳夫人便問璧人好端端瞧着報紙，如何忽地昏暈起來。璧人聽了，並不回答，只顧

流○淚○痛○哭○吳○夫○人○見○他○只○般○悲○傷○不○便○追○問○只  
得○先○將○他○扶○到○床○上○待○他○將○息○好○了○然○後○再○盤  
問○他○方○纔○情○形○璧○人○哽○咽○道○母○親○你○不○瞧○見○大  
劫○案○中○華○票○的○姓○名○麼○沈○士○雄○伯○父○和○伯○母○及  
慧○綺○妹○妹○都○被○擄○入○山○中○這○個○如○何○是○好○吳○夫  
人○大○驚○道○他○們○都○被○擄○去○了○麼○又○道○但○你○也○何  
須○急○得○這○個○模○樣○呢○璧○人○恨○恨○道○他○們○既○被○劫  
去○孩○兒○那○裏○再○有○和○慧○妹○相○見○的○日○子○呢○吳○夫  
人○聽○了○方○纔○知○道○平○日○璧○人○神○志○不○甯○的○緣○故  
便○是○爲○的○沈○慧○綺○了○但○此○時○僕○婢○俱○在○不○便○直  
說○出○來○祇○得○安○慰○璧○人○道○你○也○何○須○過○於○着○急  
我○聽○見○人○說○匪○黨○的○意○思○只○不○過○注○重○勒○索○想  
他○們○耗○些○金○錢○定○然○可○以○平○安○無○事○璧○人○道○沈  
家○伯○父○母○或○者○還○可○無○礙○獨○有○慧○妹○素○來○膽○小  
那○裏○經○得○起○這○番○驚○嚇○說○畢○重○又○流○淚○不○止○吳

夫○人○見○一○時○無○法○相○勸○只○得○命○僕○婢○暫○時○散○去  
自○己○再○緩○緩○勸○解○那○知○一○連○數○日○璧○人○毫○不○醒  
悟○飲○食○亦○不○入○口○漸○漸○沉○重○起○來○吳○夫○人○急○得  
沒○有○法○想○正○在○這○個○當○兒○忽○聽○下○人○們○傳○言○道  
老○爺○回○來○了○吳○夫○人○聽○見○振○家○回○來○心○中○寬○了  
一○半○忙○迎○到○外○邊○只○見○振○家○背○後○還○隨○着○一○個  
年○輕○女○子○吳○夫○人○仔○細○一○瞧○不○是○別○個○正○是○璧  
人○眠○思○夢○想○的○沈○慧○綺○遂○上○前○道○慧○綺○小○姐○你  
也○來○了○麼○慧○綺○忙○上○前○見○禮○道○伯○母○我○家○被○匪  
害○得○好○苦○吳○夫○人○道○被○擄○的○事○情○我○已○約○略○知  
道○只○不○知○你○令○尊○令○堂○可○曾○出○險○麼○吳○振○家○搖  
頭○道○還○沒○有○咧○我○們○且○到○裏○邊○去○細○講○罷○說○時  
便○一○同○到○了○裏○邊○振○家○便○問○璧○人○呢○吳○夫○人○道  
病○了○多○日○了○慧○綺○忙○問○道○璧○人○哥○患○的○什○麼○病  
症○吳○夫○人○一○時○答○不○出○來○只○得○敷衍○道○也○不○知

甚麼病症只是懨懨睡在床上飲食不進振家道如此我們先去瞧瞧這時璧人那邊早有小姐通報璧人知道慧綺已經來了心中喜不自勝聽見父母等進來便欠身起來招呼慧綺見璧人瘦了許多心中暗暗憐惜璧人道慧妹此次受驚了伯父伯母可曾回來慧綺眼圈一紅道家父家母仍然陷身匪窟尙不知何時可以出險吳夫人道沈小姐坐了我正要問你你們好好住在南京爲什麼忽地全家經過這個臨城地方呢慧綺道家父新近又在天津得了差事所以挈了母親和我一同北上那知中途被劫全家陷入匪窟到了第二日匪徒先將婦女們釋放家母執意須和家父守在一處所以沒有出來我却被他們逼迫不過只得來到棗莊恰好這裏伯父由北南旋問明了我的底細遂

蒙挈帶到此但不知家父家母何日方可同來振家道沈小姐不要憂慮儘請安心住在舍間我連日瞧看報紙知道兵匪議和條件已將告成不久華洋各票均可完全釋放待我先寫信知照那邊救濟事務所一待令尊令堂出險便請他們到這裏來和你骨肉團聚慧綺聽了稱謝不置那璧人自慧綺來了不上數日病體霍然全愈又過了幾天士雄夫婦果然平安無事同到上海和振家夫婦相見了自然萬分感激吳夫人乘間露出向慧綺求婚的意思沈夫人與士雄商議了一口答應即便擇吉成禮此時花園中荷花盛開清香四溢枝頭好鳥相對和鳴鬚髯也在那裏慶賀這一對新婚夫婦的美滿良緣



偵探小說

# 卅棺島

亞森一羅類奇案  
L'île aux Trente Cercules

法國

Maurice Loebane

原著

南海馮六譯

## 第五章

荒島焚橋

紅日西斜。冉冉入海。卅棺島上。但餘慧娜一人。交肱伏窗。闌上埋首。肘中半身。委頓在地。午間海面。獵人之劇。留深刻印像于腦膜。排之不去。如張巨畫于素壁。己身適當其前。強欲閉眸。無睹而丹青色彩。時侵眼簾。愈不欲睹。而畫之擾人也。愈甚。人生心理作用。類多如是。至于何以有此慘無人道之變劇。及無端而殺盡島衆之目的。何存更非慧娜所欲。尋究伊信麻士範與藩薩確已瘋狂。苟非瘋狂。二兇何以有此行止。夫既瘋狂。則造意行事。是否出之本心。抑或發于一時狂妄。而不自覺。都不足論。最可駭者。婀娜孃。驟自投于淵。似島中隱有癩疫之魔。潛伏暗陬。崇人故觸之者。無幸。島人且以盡殲。及今但餘雋身。孤羈荒島。而神經麻醉。似且欲狂。髮髯鬼魔。狙伏在身前。後。懊喪已極。惟伏肱痛哭。以自解。哭久之。微倦。嗚咽中。忽聞身後隱隱作響。警震之餘。疑是



鬼魔來襲。展眸窺視。則見長毛怪獸。面伊而坐。交叉前腿。如人橫臂。在胸毛長。作咖啡色。細察之。犬也。憶艇子中婀娜孃所述。忠勇可愛之犬。厥名好好。顧一念及「好好」之名。不禁悲從中來。老父慘遭非命。婀娜孃自殺。島衆盡殲。疊遭憫兇。了無絲毫之好好復何有。悲極揮犬令去。犬不之顧。微側其首。閉一目。口角斜張。至于耳際。交前腿作拱手狀。顏面若呈微笑。慧娜復憶婀娜孃言。好好于人哀戚之際。恆作態娛人。必人解顏而後已。好好固不忍見人有一滴半滴淚痕也。慧娜于此雖不能笑。而不能無動于犬之作態。乃攬之于懷。而語曰。島中百無一好。而汝獨以好好名。好好于何有已。而又曰。此身不死。須共圖存。更勿爲瘋魔所祟。自淪于危。汝謂然邪。攜犬下樓。入于廚。竈搜有食物。偕犬飽餐。復還樓室。既夕。慧娜在第一層樓。啓一室之扉。得牀。便臥。連日困苦。倦不自支。頭比着枕。俄卽睡去。好好伏榻前。若爲守夜。而侍衛之。然者翌日醒來。心身俱泰。日怪劇淡焉。若忘恍若。此身已歸。邶彬崧別業。安度清閒歲月。連朝詭變。依稀似雲烟。過眼但留模糊淡影。前塵如夢。又如銀模。上電影一霎。無存衷懷。彌適時。或望見海面有淡烟一縷。蕩漾而過。事變發生之所。每疑有船來。勘驗兇跡。炸船烟火。獵人槍聲。奚必無聞。或且有人臨島。搜檢人來。可與共載。而歸。殊屬幸事。然一念及來者不免盤詢于我。苟我身世爲來者所知。或更有知于箇事。我子逞兇。驟殺多人。我勢難免于拘囚。縲紲之苦。身何以堪。則又以人來爲慮。但冀十數日後。有遠道漁船。過此。共載而歸。願斯足矣。望海躊躇。芳心至志。恐弗甯也。見船而喜。又以人來爲懼。

如是者三日。乃竟無人。遠來船自直駛而過。慧娜長日。以犬爲伴。差慰寂寥。三日後。犬忽遁逝。不禁悽惶。欲絕。寓址在島一隅。與島似連而隔絕。通以一木橋爲中。古僧侶清修之所。歷年既久。四近苑宇。大都圯廢。居屋爲十八世紀建築物。以廢寺舊材所改造。簡率欠精美。慧娜寄居數日。于房舍未敢一一啓視。以屋宇以內都老父及藩薩遺物。深慮觸景傷情。是以及門輒止。一日陽光至。麗和煦如春。慧娜閒行屋外園圍。荒涼瓦礫遍地。而草間蹊徑。一一向下。臨絕壑之危崖。崖上橡木成林。偉岸都百年以上。材物出林後。有曠場作半月形。橡林環拱向海而立。曠場中心有石洞。如屋屋頂。石橢圓如案面。下覆方形石柱。如几之足。地至幽敞。遠望海天蒼茫。無際。慧娜默念此殆婀娜孃所稱之仙人洞。去所謂地獄花園當已不遠。頗思一探。馬格洛花之奇。乃繞石屋遍爲視察。屋內石柱之上。鐫有字跡。模糊不易識辨。而面海之一方。左右石柱分鐫文字。圖形明顯。易認。右柱深深刻四婦人分釘四十字。架上一若曩者圖上所見左柱。鐫蟲足形文字。但有直紋。而鐫痕淺薄。似雨露剝蝕所致。又似人任意刻畫而成。故入石弗深。文至奇詭。隱約有數字。可辨曰十字。架上四婦人曰卅。棺曰操。生殺權之魔石。固前此陋窠圖紙上所見者也。慧娜睹此。立逃如逢鬼魅。恨不立卽引身遠去。魔島曠場。右向有微徑。穿橡林而過。徑口有橡木爲右端。最末之一樹。樹身似經雷火焚殛。但餘空腔。及三五枯萎枝條。更前自磴道石級拾級而下。盡三五級。有草陂爲積。非廣陂。上石柱雁行而立者四列。後二列當蹊徑之前。平列如宮闕之棖。遠望似門闈。

展門外有空地作長方形縱若五十公尺空地之前復為石級數級之下別有石柱對立若楹棟  
 距離均等地上鋪方塊花崗石年代湮遠石多破裂裂罅野草生焉中有地一方正中塑耶穌石  
 像環石像皆花奇葩怒放豔麗奪人慧娜睹此失聲嗟嘆喃喃自語曰馬格洛花也馬格洛花也  
 地獄花園其在斯乎其在斯乎細玩各花大都知名若女貞若木槿若萱若安哥麗 *ancolie* 草  
 之類而豔麗過 譯者註 若紅薔薇紫蝴蝶若鷹爪若荻蘿絲 *phlox* 若芙綺霞 *fuchsia* 媽紅姹紫異香襲  
 人花之種別大都美備似一簇花球經花奴着意採擇色香美三者均屬上選最可異者尋常花  
 圃之花大都以時序為經種類為緯按時種時此開而彼謝互為繼屬以四時多佳卉為尙此則  
 不然各花同時開放絢爛離披而色香瑰奇蕊葉枝條都較常偉巨殊屬僅見近聖像石座高出  
 羣芳之上有慧娜麗格花 *veronique* 花名玄參科植 譯者註 藍白紫色咸備慧娜小字與此花同荒島  
 邂逅意為之動攀花觀賞瞥見石座之下有小木一方標有文字曰母親之花慧娜不期為之一  
 震花枝奇麗迥異凡俗種類特殊事雖可怪而慧娜不之注意以蒔花之術人各有祕傳此間或  
 以氣候或以土性或以馬格洛蒔花之藝獨精故能佳美如彼毫不足異惟獨木片上所標字樣  
 不禁令伊靜如止水之心重起波瀾默默半晌旋跪石像前若土人禮偶像然拜禱久之明日  
 又明日慧娜一再臨此拈花禮拜而神居歆慧娜若為靈感當聖像鮮花之前厭惡劣子之心理  
 為之一變不似曩者失望與惱恨矣至第五日慧娜發見食物垂盡缺乏可虞是日之午遂過島

探尋既入島衆所居小村集見居屋之門大都敞啓以島衆倉卒出走事物未盡攜去留待二度歸來再取不知一行遂同淪浩劫也窗前風呂草迎風微顛若含笑靨靜好主者歸來屋內間有古鐘仍繼續擺動墜子不以主人外出曠廢職事境至幽悽慧娜趨而過不敢侵越前行未遠有棚屋堆放篋筐包裹之屬多件爲婀娜孃彼日以艇子載來未及運入寓宅岸上人爲戾置此中者慧娜獲此欣慰不勝念疊疊者足供數星期之需數星期後或得間歸去不致餓斃荒島快如之何遂拾麵包罐頭食物米朱古律糖燐寸諸物實滿一籃正欲將去忽念既已過此間來曷勿步往各處一爲觀察歸途將去未爲晚也遵磴道而前林林蔭翳境至幽倩上登崗原四望童巖石壁艱於耕種古椽婆娑蔭可蔽天一如彼方是處皆可望海亦復相同亦有圍牆一道蜿蜒嶺壑之上環一石洞而立石洞外觀殊猥瑣旁有破屋數椽坍塌似不可居左有旁宇若道舍之廡前臨廢院敗蕪荒涼廢鐵殘磚狼藉遍地廡頂補苴之痕殆滿慧娜憑望久之旋踵欲還未三數武髣髴聞聲似婦人呼喊異焉駐步靜聆果有聲發自鄰近慧娜默念豈島衆未盡行尙有居留者耶爲之喜懼交并喜則喜島上有人此身不孤懼則懼劫變未已禍福難知不禁向聲發處而奔初以爲聲響發自破屋之內行近乃知其不然蓋發自廢院之右廡中院前有木柵之門別無關鎖慧娜及門推柵而進戶樞輾動有聲廡內呼聲益急似聞響動知有人來慧娜急進及廡廡垣堅厚板扉之上貫有鐵條至爲堅固門內有人力拍扉呼救呼聲未已若有人在內揪打別有

語聲叱止之曰。刺夢士勿慎防渠等來也。呼者抗聲曰。郭居德勿然來者非衆。當非渠等。句來者。趣拔肩門鑰。當在鎖孔上。慧娜及門方搜尋啓扉之道。聆言視鎖。果見巨鑰插置孔內。轉動鎖鑰。推扉內望屋內。以洗衣之場。傢俱堆積頗衆。三女冠一立一坐一臥。臥者蹠睡草堆。呼吸短促。嗚咽而作嚙語。坐者半身委頓在地。似被推顛。踣喘不自止。立者瞪巨眸如癡。亟攬慧娜之臂。撼而語之曰。爾造渠輩乎。渠輩猶在此間乎。何以渠輩不汝殺耶。島衆一去。渠輩王此島矣。嗟乎。吾儕軟禁于此。多日已受禁之日。正島衆倉皇謀去之時。吾曹方各摒擋所事。先後詣此。檢取瞭曬。衣衫不虞。渠輩潛至。驟掩門。吾曹初不之覺。覺已不及門。砰然遽閉。鎖孔輾動。有聲弗復能出。幸此中有芋有乾糧。有燒酒。得免餓斃。然無時不慮渠輩更來。拔關而屠吾曹。朝夕靜聆戶外。動止阿姊憂懼。不自持。臥病在彼。失神智癡癡矣。伊爲刺夢士而我則郭居德也。言時堅握慧娜之臂。又曰。高二當已一度歸來。將未盡之物去矣。何以弗來尋覓吾曹也。吾曹所在固不難知。高二且知之有素。但過屋前。吾曹聞聲立呼止之矣。何竟遺棄吾曹。歟。慧娜初不敢對。已而自念不如質言。俾共知曉。因應曰。二舟覆矣。郭駭曰。爾何言。慧娜曰。吾言載衆遠去之二舟。比過鬼礁。舟毀衆死。載者無一得生。儂居室內。憑窗遠眺。見之了了。慧娜言及此。驟嘿慮更言者洩藩。薩殺人之事矣。刺夢士聆舟沉衆死之說。驚震起立。倚門自支。郭居德問曰。婀娜孃無恙耶。其人初不欲從衆行也。慧娜喟然曰。死已。二婦人失聲曰。死邪。相顧失色。錯愕無言。郭居德僕指嘿數有間。容色益

覺惶恐已而郭居德統戰而言曰。天乎。朕兆驗矣。顧慧娜曰。爾知二舟載人幾何爲數。恰二十也。益以先死之馬格洛叟安德雅先生郭瑪利灶媪婀娜孃及疑爲失蹤而實死無異之麻士範與藩薩則死者二十有六人矣。天乎。二十六者三十減四之數也。加四于二十六則卅矣。島名卅棺棺卅人也。今死者但二十六尙缺其四不足三十之額。天乎。句語及此聲梗咽喉格格莫吐。慧娜屏息靜聆目不少瞬。郭居德又曰。汝省也。否。三十而缺四。四者汝及吾曹三姊妹也。卅棺島上死者二十有六。餘四婦人預言有之。四十字架四婦人四婦人死四十字架上必矣。及今存者我曹及汝恰四婦人。天乎。此四句恐極。語莫自續。慧娜聆言冷汗淋漓強自鎮靜。聳肩微應曰。島上但存我汝四人。又復奚慮。郭暗曰。尙有渠輩。慧娜嘆曰。渠輩咸去都死于海。郭居德惶悚曰。低聲句慎勿妄言。語爲渠輩聞者。殆已。慧娜曰。渠輩者誰。指郭居德曰。指島上魔衆。慧娜恚曰。魔衆者誰也。郭居德驚顛以應曰。魔衆者崇島人不敢安居。驅諸男女分別投死。以自快者也。慧娜晒曰。汝殆有疑于前。此島上生番生番絕迹已久。儂走遍島嶼杳不見影。郭居德悚懼曰。低聲低聲勿爲所聞。慧娜怒極欲笑曰。汝豈白日見鬼。郭曰。鬼之誠是也。惟渠輩實肉身之鬼。動行不殊。吾人故能潛閉吾曹身後之門。故能毀兩舟而死。島衆故能手刃安德雅先生及郭媪諸人。鬼之誠是也。不鬼惡得有此狠心腸辣手段。盡殲島衆二十有六人。慧娜不應然亦無可應也。殺人而毀舟溺衆者誰伊所深知。又復何言。但叩曰。汝曹三人禁錮此中約在是日何時對曰。時約十鐘有半。蓋

與衆約十一鐘集于村落從高二行慧娜默忖藩薩麻士範二人苟于十點半鐘在此禁錮三婦則僅僅二句餘鐘間鳥能自礁灘隱處架艇遽出而戕舟衆豈戕舟衆者非渠二人二人固猶在島上抑居留島上者別有餘黨邪思既語三婦人曰他且勿論此間固非汝曹所可久溷者宜謀所以安身而免凍餒之計句語未畢刺夢士已起立噉然應曰當務之急允謀所以藏身免爲渠輩所乘慧娜雖英毅聆若輩言似敵來亦勢理所可有不期惶遽而問曰計將安出對曰年來島衆議論紛紛此事籌之熟矣馬格洛嘗詔吾曹謂禍端初肇島衆立逃過安老先生所居之小半島慧娜異曰逃往彼間意究何屬對曰彼間易于防守巉崖峻險敵無自進慧娜曰不有木橋乎對曰馬格洛與婀娜孃已早爲之計距橋之左二十步遙有小木屋儲藏汽船油料良夥但自彼所取出石油三五桶灌注橋身一燐寸之微木橋應手燬圮橋圮交通斷絕彼間天險插翅難飛越魔縱兇狂何有于我輩慧娜曰彼間既能自保島家胡爲舍之而登舟對曰登舟逃生自較死守荒島爲智吾曹今茲別無可擇勢惟趨避被問慧娜曰行乎曰以速爲佳天猶未晚晝行愈于宵征慧娜曰臥者柰何能起從吾儕去乎曰此間有一手車吾二人車載之行去斯別有一小徑直達彼間毋庸穿越村集也慧娜初欲往取食物又欲從三婦人偕行兩念交戰于心隱中似有所懾決計從行毅然曰佳儂導汝曹過彼間後再往村落取食物一婦人曰去亦不宜多費時間一旦橋燬吾人可在仙人洞前舉烽火海面當見烟霧起也現下日已垂暮只索佇之翌日耳慧

娜○弗○復○與○諍○辯○伊○之○心○理○際○茲○亦○正○與○三○婦○人○同○亟○求○遠○離○薩○烈○客○蒯○郭○二○人○攫○酒○樽○豪○飲○以○壯○  
膽○四○婦○齊○離○廢○廡○病○狂○之○女○冠○踰○臥○手○車○上○莞○爾○微○笑○昂○首○面○慧○娜○若○欲○博○之○同○笑○然○者○嚙○語○曰○  
吾○人○及○今○猶○未○渠○輩○見○也○見○當○不○遠○渠○輩○已○準○備○句○語○未○畢○郭○居○德○嗔○止○之○曰○汝○狂○癡○勿○曉○舌○驚○  
擾○吾○儕○瘋○婦○嚙○語○自○若○曰○然○句○然○句○好○事○送○矣○句○殊○恢○奇○句○吾○項○下○掛○有○金○十○字○架○一○具○手○腕○亦○  
復○刺○涅○有○十○字○形○句○視○之○視○之○句○聖○蹟○遍○吾○身○也○句○聖○蹟○可○辟○邪○句○吾○高○枕○無○憂○矣○郭○居○德○怒○攔○  
之○曰○狂○人○句○獨○不○能○箝○汝○舌○耶○絮○絮○奚○爲○者○瘋○婦○曰○佳○句○佳○句○汝○攔○我○乎○渠○輩○自○能○扶○汝○句○我○已○  
隱○見○渠○輩○矣○句○所○行○徑○初○犖○确○崎○嶇○蜿○蜒○以○上○西○崗○平○原○高○而○地○勢○較○平○坦○樹○木○稀○疏○橡○林○爲○  
海○風○所○吹○枝○幹○多○內○向○蒯○夢○士○曰○吾○修○行○且○近○黑○棘○嶺○渠○輩○或○匿○居○彼○中○慧○娜○聳○肩○晒○曰○汝○何○由○  
知○之○郭○居○德○曰○吾○曹○能○知○常○人○所○不○知○島○上○人○以○靈○姑○稱○吾○姊○妹○非○無○故○也○馬○格○洛○智○術○勝○常○人○  
亦○且○時○就○吾○姊○妹○求○方○藥○自○療○疾○病○卽○所○關○於○禍○運○之○石○聖○約○翰○之○草○等○亦○蔑○之○句○語○未○既○  
瘋○婦○屢○言○曰○艾○草○句○馬○鞭○草○句○黃○昏○日○落○時○採○之○句○郭○居○德○略○一○迴○眸○繼○詞○曰○數○百○年○前○傳○述○至○  
今○之○魔○說○吾○曹○亦○蔑○所○不○知○人○言○嶺○下○有○城○池○街○道○渠○輩○實○伏○處○其○中○言○可○信○也○及○今○猶○有○存○在○  
者○吾○且○目○擊○焉○慧○娜○緘○口○不○應○伊○續○辭○曰○吾○曹○姊○妹○于○六○月○之○六○日○當○兩○見○之○矣○時○猶○未○且○其○人○  
週○身○衣○白○特○黃○金○之○鏤○攀○登○大○橡○割○聖○卉○黃○金○映○月○閃○閃○有○光○吾○親○眼○所○見○兩○姊○妹○亦○見○之○渠○輩○  
爲○數○殊○夥○不○僅○吾○儕○所○見○之○一○也○餘○衆○不○出○蓋○留○守○寶○藏○句○謂○之○寶○藏○煞○非○無○故○寶○藏○非○他○特○一○



魔石世衆所共知也。石力至偉，無緣者觸之立死，有緣者近之立成。鉅富凡此種種，真實非誕。馬格洛且數數語吾曹，往昔之魔，或曰生番避人而居地中，非避人也。守寶藏也。寶魔石也。今歲流年不利，魔乃出而崇人，驅島人盡致之死。地死三十人，以符卅棺之數。句瘋婦呼曰：更有十字架上四婦人。句郭居德喟然曰：刳不遠矣。應在下月六日，吾人允宜早日離此，務必去在魔登大橡上。刈取聖卉之前，句視之視之大橡在彼也。樹當木橋之前，餘木拱焉。若爲衛侍，瘋婦轉輾手車之上。微呻曰：渠輩刻隱大橡之後，佇候吾儕也。郭居德叱止之曰：止止，更轉輾動者，車何以行。願慧娜曰：吾言然邪？若不記彼大橡乎？在黑棘嶺之……語猶未畢，撒手癡立。蒯夢士異曰：汝何爲者？遽舍手車。郭居德期焉，應曰：吾句吾句吾見有物，句色白句而動句搖。蒯夢士曰：白影乎？信有所見邪？汝得毋眼花。光天白日之下，魔何由出現？三婦人注目遠矚，有間繼續前行。山徑彎環，大橡漸隱不見。行上黑棘嶺，林徑幽翳，崎嶇不平。巨石起伏，儼若墳堆，彌望皆是。郭居德悄語曰：是渠輩之墳塋也。旋卽緘口不言。行次蒯夢士，憊乏無力。郭居德因之數數停步，以佇佇立之際，二人不時引眸四望，驚懼不自勝。復前行，陂陀起伏，而下漸趨。而慧娜第一日蒞島時，偕婀娜所行之路，以進于橋前叢木之林。兩女冠皇遽益甚，衆行已近大橡。慧娜凝神靜矚，則個樹果巨大異乎尋常，枝葉蔽天，粗可數抱，能隱多人。憂惶之中，似眞已有人狙伏樹後也。二女冠壯胆急步而前，弗復睇視。魔樹去樹漸遠，慧娜噫氣自舒，若釋重負。險難皆空，一無所遺，不禁私晒。

女冠之過事張皇自爲驚擾乃此一剎那間崩夢士陡偃仆宛轉在地同時有物墜地有聲則一石斧天外飛來擊崩夢士中背踏之顛頓郭居德驚喑曰天乎雷石也天乎雷石也仰首窺天覘所自墜于時瘋婦忽自車中躍起未及舉步天空有物嗤然橫飛而過瘋婦仰臥地蠢動哀鳴慧娜郭居德同見一矢橫空飛過射瘋婦中肩矢翎猶自顛動不止郭居德駭呼奔避慧娜意少躊躇崩夢士及瘋婦臥地呻吟傷重不能起瘋婦吶喊曰樹後句樹後句渠輩匿彼句吾見之害句崩夢士悲啼曰天乎句救我句囑扶掖我句我震懼句難行哀呼未已又有聲嗤然一矢飛過落于空際慧娜立逃越林杪一樹急下陂陀向橋而奔遁還寓宅慧娜之逃不僅以惶怯而奔避事變倏俛突如其來當務之急宜得防身之具以自衛憶得老父書室之內有槍架架槍殊夥並有手槍一一標有一「實彈」字樣似平時防藩薩取弄擊禱慧娜奔歸意在取架上手槍以禦敵而自衛奔時一往直前不暇返顧身後有無追者俄頃追及先逃之郭居德郭喘息而呼曰宜急燬橋石油在彼問慧娜不應念燬橋猶次焉者務先得槍可以制敵伊方及橋郭居德忽然旋舞而仆幾墜橋下深澗幽壑之中一矢中腰創不能起大呼曰趣援我行勿我遺棄慧娜未見箭中郭腰疑伊顛頓踏躓倉卒應曰儂去去卽還此時心中務在得槍他非所計默念詣宅取得二槍可借郭搜索大橡之後逐敵而救傷者樹後人暗中傷人用箭及斧意必土番得槍可制念及此神爲之王步履驟健及寓急步跨庭院登樓逕投老人書室入室始停步歇憩一甦喘息取槍

兩管挾之出宅芳心狂躍不自禁行次較來時緩速迥殊矣途中未見郭居德奔來竊以爲奇巖聲呼喚茫無應者悄念個女冠殆亦爲土番暗器所中傷暈踏莫膺思既邁步急前及望見木橋哀嚎慘呼之聲嚶嗶鬧耳比出林徑遙望大橡岩下不禁驚震却步木立莫前蓋見郭居德滾臥地面力自掙扎抓拿樹根指深入泥似欲強自制止而身體蠕蠕沿陂陀上昇慧娜大駭遠睇之似有繩纏繫郭軀及臂若網猪羊曳以上舉隱中有手視之不見慧娜舉槍欲放而無的可射敵人縹緲茫不知其所在樹後岩前匿隱者誰矚之無睹究隱何所欲擊無從也郭居德懸曳大樹石壁之間浸漸不復呼喚木然如死殆已怖極暈蹶焉俄忽不見慧娜株立未移跬步也遂恍悟隱中實有人在初以爲挾槍可以逕前取勝者洎今乃省非惟此身無以拯救三女冠且不免身爲三婦人之續于島爲最後之一刑囚不期大懼以前種種險難猶未及明其主因眼前怪劇又作似百難紛呈黯中實隱有線索當刦殊未易脫逃疑神疑鬼恐怖欲絕默忖此身殆不免步武三女冠婀娜孃暨一切枉死者之後思之大怖立曳槍蒲伏掩身灌木叢中藉避對方眼光蛇行左向得女冠所述橋旁小木屋屋尖頂若亭子窗嵌五色玻璃屋內堆積油桶殆滿慧娜隱木屋中外瞰山橋在外苟有人自對方來而欲過橋決無能逸伊視綫之外伏槍以待來者勢難飛越佇久不見一人無何暮雲四合天暝且夜夜霧而有月光透霧中慧娜可以偷瞰對方崗原舉動句餘鐘後心神漸定潛起運火油兩桶灌注橋梁行次挾槍自衛狼步而前颯眸四矚至爲審

慎及橋。摸索梁木之朽腐。易燃者。傾油其上。遍灌橋身。重要處。務火發速。燬寓中。僅餘火柴一盒。幸事前攜在衫袋中。探手摸得。少事躊躇。慮劃盒取火。爲對方所見。忽自哂曰。霧中果爲所見耶。立割擦取。火燃漬油之紙條。匿木屋時。所備也。紙條着火。頓作狂燄。幾燎玉指。亟投木坳。油漬處。引身向木屋奔避。火驟燁耀。全橋着油處。皆燃。明光照四壁。雙嶼岩壁。四下林木。岩上巨椽。山外大海。一一顯映。慧娜悄思。渠輩當見。儂舉目向木屋矣。思際。雙眸瞪注大椽。目不旁瞬。願久望不見。有隻影。映出林表。四周寂寂。片語莫聞。似隱大椽後者。慮爲人所乘。深藏不出。已而橋已半圯。火星四冒。響聲震天。餘半仍繼續焚燒。墜木燃幽澗中。火光熊熊。然橋漸漸燬。慧娜心亦漸漸泰。橋燬一寸。似覺此身去魔一丈。及橋燬無餘。始愉愉若釋。重負然猶伏處木屋中。坐以待日。擬天明後。詳爲踏勘。橋外另有他徑。可通否。入夜。霧漸漸厚。密四壁昏黯。熟視無睹。迨夜既半。隱隱聞對山運斧聲。伐木丁丁。如樵斫樹斧聲之下。繼以摧枝折幹之聲。慧娜大震。念對方殆取木更爲新橋。駭絕無計。緊握槍枝。不釋無幾。伐木之聲。頓息。慧娜隱約聞呻吟喘喝之音。且發慘呼。半响。又聞枝葉顫動。聲步履往來。聲俄而萬籟咸息。寂不聞聲。空曠遙夜之中。惟恐怖惶懼。瀰漫四宇。慧娜靜伏。既久。聞見皆空。困乏飢渴。潛起紛侵。彌感痛苦。頓省村落食物。曾未攜歸。療饑無物。何以自持。計惟俟天明後。攜屋中油。遍燃林木。以爲烽火。示洋面過者。籍以乞援。或有出險之望。而舉火處。元以仙人洞前爲佳。條忽又思得一事。不禁驚矍。顧火柴一盒。燃紙條引火。燬橋時。

得無遺棄在地未及拾還。句引手搜索衣囊果無所有。捫櫟四隅亦無所得。火柴失去無引火物。烽火將何自舉。乞援無方爲之奈何。差幸其時木橋已燬。敵無由來。侵去魔旣遠。百憂自解。喜慶之餘。凡百忽然。度外維時。夜永如年。天墨似漆。宵午寒添。肌膚顫栗。及天將明。寒氣益甚。良久。久始依稀見天。末有模糊白影。漸漸透明。萬物自幽邃昏黯中一一復本來面目。慧娜出木屋沿路踏勘木橋燬圯兩山相距可五十密達。巉崖峻峭奇險不容攀援。雙嶼對崎互通無路。慧娜出險矣。敵無從來不期大樂。迨舉眸仰望對山驚呼失聲。蓋見陂陀之上大橡之旁林木叢茂處。最前三樹樹幹下部枝條斫除淨盡而樹身之上。一樹一婦人兩臂反接。襖幅裹腿足匝纏以繩頭。頂黑絨巨結之冠。姿容半望而知爲三女冠。懸釘十字架上。

第六章 好好先生

慧娜掩面反走。踽踽還寓屋林中。慘狀不復顧顧後發生若何感想亦不之思。衷心惟懷一念。念離薩烈客以速爲佳耳。神智呆木恍如陷身恐怖之海。三女冠何以致死。果死於縊殺抑或槍斃。皆不暇細爲尋索。但識箇事慘酷爲宇宙間所無。念之彌增。愴怛俄忽念及此身亦劫中一人。今雖後死而惡運之神實已隱事迫促。驅之同墜漩渦。猶決斬之囚。爲人擁上斷頭台。然者思之。能不震慄樹上三女冠之慘狀。不啻授以鑑形之鏡。身爲之續行。當不遠駭恐萬狀。勉爲鎮靜。強思他事以自壯。默付慘劇詭譎令人不能無疑於鬼魔而究其實。決爲與我同類之生人所爲。意

必有所在故佈玄虛眩奇而駭俗耳意者大戰而後爲事境所造設致有此曠古未有之怪劇亦勢理所可能決非所謂鬼怪妖魔遠出人事範圍者所爲也雖則如是而伊人震懼之作用初不以思緒豪壯而滅殺心理感想浸漸且與受害諸島上人一致同一惶悸同一憂懼馴且疑神信鬼亦復相同曩日豪邁之氣消磨盡淨已靜念震駭己身者誰歟主筭魔島卅棺者誰歟殲滅島上衆生者誰歟隱伏地底出刈聖卉運石斧飛毒矢殺三尼而釘之樹幹者誰歟此一事也顧何爲而施此毒手乎何爲而演此慘劇乎不可思議之主因究何尙乎此又一事也而事此者其幽靈耶其惡鬼耶抑死國之神宰耶乃以男婦童稚爲芻狗句思及此怒呼曰去爾去爾此間何可一日居更一夕留儂且痛發句雖然惡運之神實瞰伊後慧娜還宅窮搜四隅求食物以療飢在老人書室一壁廚底發見牆次粘釘有紙紙上圖形與前此陋窠屍畔所拾圖紙宛肖而廚中一格架上有藏圖紙盒慧娜啓視內貯前圖多紙亦赭墨所塗草草似底稿稿內第一婦人頂上一標有A.P.H.三減筆字內中一紙且署有安處雅老人之名慧娜狂駭念馬格洛屍旁之圖老父所繪耶而紙盒所貯胥當時圖容未盡肖似棄置未用之底稿耶恐極怒叫曰天乎儂更思者癩且立發遂屏思慮繼續搜尋食物竟無所得復尋可以引火之物俾赴山前燃與烽火乞救亦未有獲其時霧已銷霽果舉火者見之易易也已而得二火石試爲敲擊願不爛此道終於無濟匆匆又復三日日惟向山徑廢園中掇野櫻桃食之佐以清泉聊支飢困中懷絕望神醉如癡時

復悲呼啜泣以淚洗面每當幽憤哀啼之際長毛小犬輒不知何自而來忽而拱立身傍扮鬼臉以逗笑慧娜恚怨之餘惡好好之名不祥非惟不笑且逐之使去犬似訝怪然不遽去距離少遠拱坐作態如前慧娜惱其爲藩籬之犬也卒驅之行孤寂中極微渺之聲亦足以駭伊徬徨周顧時念林中人未卜日來何作如何謀陷此身偶或幻想身墜渠輩掌握後之痛苦不禁抱頭顛慄以伊年事未衰容姿復秀美渠輩苟動於色則後此所遭何堪聞迨第四日慧娜無意中於桌屨內搜得顯微鏡一具爲之大喜取鏡置日光之下積光於一點烘紙條使燃以燒燭久之燭明慧娜如慶更生日來搜得蠟燭多枝儘足應用夕間十一鐘慧娜明燭燈出宅赴木屋擬取石油燃舉烽火行次慮燭光爲對山所見而月色至佳三婦人懸屍之處遙遙可識又慮觸目惻心腑故出寓後避道擇另一蹊徑行躡步而前似防步履踐落葉樹根作響聲驚敵比出林外去木屋非遙覺身體憊之震地坐憩腦鳴耳脉心脉似且停跳躍偶舉雙眸瞥見對山之上彷彿有白影搖動其地在森林之中小徑也斜穿林木而出白影冉冉掩映林中相距縱遙慧娜目光能辨箇影披御長袍立樹枝上樹離林孤立較常木修偉慧娜陡憶女冠之言謂月之六日魔登大橡刈聖卉同時又念及兒時父老所述神話與少年時代所歆動於稗官小說之一切妖魔事蹟此際恍惚一一突現眼前心身麻醉不自知是真是夢又見四白影環樹而立咸張臂向天如受落葉金光一閃樹上白影操黃金之鐮割樹上枝葉俄爾樹上影冉冉下降五影會集循林徑繞叢

木以上崗原。慧娜遙矚白影行動。目不旁瞬。視線從之。上下偶擡頭。瞬及三女冠懸屍之所。頂上之冠束黑絨巨結。遠望似鳥鴉展翅。栩栩欲飛。五影行至三屍前。環立頰首。若爲禡。禡有間林上影。御白袍者。離羣獨步。握枝葉盈束。行下陂陀。向橋已燬處。徐進。慧娜駭震。欲暈。雙眸眩泯。隱隱見四周事物跳動。白影掛金鏹胸前。閃閃作光。髻白如雪。長掩胸臆。慧娜默忖。白影何事。徐進木橋。雖已燬去。而中心惶懼。不以無橋而少安。腰肢酸楚。不自支搖。搖倒臥。雙眸緊注白影。未敢稍釋。白影行及斷橋處。下望深壑。小止躊躇。旋伸臂持所握聖弁。當前若爲拄杖。邁步凌空。徐行自若。月光之下。影白如烟。而華耀晶瑩。似雪。慧娜怖絕。立閉雙眸。束手待斃。身不由主。勢所難逃。逃亦不免。顧久久。一無動靜。微啓眼臉。不期遽闖。未敢多張視也。萬象寂寂。一剎那中。僅見身前燭燈。燭蠟盡無餘。殘炮搖搖垂滅。憊莫能興。未克還寓。別取燭枝爲繼。悄念此燭一滅。二三日內。苟無陽光。藉以明燭火者。殆已進島而後奮鬥。及今終于無救。卽此微渺之望。亦復吾絕嗣。此以何爲。繼縱不陷身魔手。而恐怖飢困。亦莫逃于死。然則又何爲不早一日死。精疲力竭。困交迫。痛苦有甚于死。更不如一死爲樂。痛苦無盡期。惟一死可解。免思念及此。喃喃自語曰。不去魔島。終死于斯。儂又如之。何去耶。語未既。落葉撼樹。作響立張。雙眸時燭光已滅。但見燭燈之後。好好先生拱足而坐。向伊微笑。犬頸繫縛有物。解而視之。則餅干一包。慧娜大喜。攫以飽啖。攜犬共歸。翌日之晨。慧娜酣眠初醒。睡足神怡。攬犬而語之曰。汝何自至。救儂于饑困之餘。勢且垂斃。汝之



來也。殆聞儂哭，非必送餅干授儂也。然汝何自得餅干？又誰以繫之？汝項次耶？繫之？汝項者，決必有人豈魔島之上儂汝之外，尙別有可與爲友者乎？然則其人又胡爲不出見耶？慧娜言際，立抱此犬吻焉。又曰：汝之餅乾，以上誰者？而以飽我？蓋亦偶然。囑爾付誰？予汝主人藩薩乎？抑以授婀娜孃乎？否？否？殆以上麻士範邪？犬搖尾門跳躍，投而出，似省人意。然者，慧娜從之以入于麻士範之室，好好探身進床榻之下。慧娜儂腰俯視，見有餅乾三盒、椰子糖二紙、包罐頭食物兩罐，而各包裹一一纏縛有繩，其端作巨環如籬，似自犬頸上褪下者。慧娜訝異曰：各物胥汝荷攜以藏床下者乎？然又疇授汝者？豈魔島之上果有吾人之友，而其人識麻士範者乎？汝其道儂以往見也。其人當在是間，以木橋已燬，別無互通之路。汝無由跨島往來也。語既方，自猶夷督見床下，置食物之旁，別有布製小箱，慧娜默忖麻士範藏箱榻下，意果何屬？頗欲啓視一觀，察冀有所得。悉其人平日之行止，因操巨剪，撬箱上鎖，毀之，開箱啓視。但有一日記本，籬以橡皮圈，慧娜展閱，日記爲之駭愕。以冊中第一頁有伊小影一幀，爲未笄時所攝，署伊姓氏及士範良友，惠存字樣。一皆親筆入目，可識慧娜竊以爲異。微語曰：怪矣！像片固儂幼時小影，似且在十六歲時，何由以之贈渠？渠儂素昧生平也。展讀冊中文字，首頁有文作小序，體曰：

慧娜吾願終生用活在鄉，一雙妙目之前，卽此行遠道來荒島爲小兒業師，情甘雌伏者，以是兒固卿愛子也。否則他人之子，何與我事？我心儀卿卿之久，凡盡瘁鞠躬而可以養吾戀愛之。

忱者義不辭勞。卿子卽吾子也。敢不竭吾愛乎。卿終有日歸見愛子。見兒之日。父大滿意。以吾竭智將兒。父惡德之遺留在兒躬者。一爲泯滅之淨。盡兒身所存。但卿卿清華高貴之性。品焉爾。吾生視此爲唯一之大志願。哲必使底于成志行。雖艱但得卿卿微笑。我心慰矣。

慧娜讀文。心絃不期爲奇異之顫動。無聊之生于茲。似獲一綫之光明。雖其情味與疊遺怪劇。同一神祕不可思議。而迴盪心曲爲味殊甘。視日前初見馬格落花時。同一感動。亟展册子。逐頁翻閱。內載彼人自開始教授童子之日。以時記載。日中事蹟及其人夢思懷想之情緒。讀文可從而知。藩薩學業之進步。暨業師之循循善誘。人而以所記文觀之。藩薩固一英敏。馴良好學。而能思之童子。麻士範則和藹仁慈。溫而嚴毅之良導師也。文字纏綿動人。而其人戀愛之忱。與日俱積。語詞亦漸放肆。未幾率臆逕書曰。

藩薩吾愛兒。以勢以情。吾固應以愛兒呼之也。藩薩吾今見汝如面。若母矣。汝雙眸秀美。宛似伊人。而汝心靈之高邁。亦伊人若汝。昧昧于宇宙間。有所謂惡。或且疑汝並善良之不知。實則善惡與汝生以俱來……

下述童子應具之天職。每論及童子之母。則字裏行間。柔情如水。似伊人。雖遠良觀。匪遙慰情。在眉睫間者。後有文曰。

藩薩吾人不久當可更見伊矣。孺子果見母者。當恍然于美之真價。恍然于光明。恍然于人生。

樂趣莫不一一自美好來也……

下叙慧娜幼稚時事暨伊逸事記載入微甚有慧娜本身已忘懷因讀文重復憶知者旋見有文曰。

一日伊在妹咪麗 Fulières 公園時年纔二八也環而觀賞美容姿之豔美者合一大圍同游女友咸喜笑樂世人美伊之衆也……

藩薩汝試展若母右手觀之伊掌心有白色疤痕是伊嬌小之時爲鐵杵之尖所戳破者……繼之以兒時逸事多則書尾所載大都箇人抒情之作時悲時喜時怨時恨如辭如癡如癡如狂蓋心身深爲情碎矣慧娜鬪書冊不忍卒讀好好拱而坐面慧娜微笑慧娜怦怦願犬曰好好儂心莫汝隱也儂讀彼文不期淚承于睫自不能動于中儂不汝諱殊感其人並竭儂智力所能及以追索其人之爲誰何其竟愛儂深擊至于斯極乎若而人者意必儂兒時小友乃其姓氏不留絲毫影像于儂腦海而獨抱深沉之愛戀歷久弗變其狀情可謂癡絕矣言際攬犬入懷抱又曰彼二人者善而非兇好好汝謂然耶師徒二人決非儂所目擊怪劇之主兇縱不幸而爲從則亦受惡人所驅使而不自知非其罪也儂不信宇宙間有妖魔符咒之邪術但其中決必有他故儂儕所不知然乎否乎彼詩慧娜之花而標名母親之花之童子當非殺人之兇然乎否乎婀娜孃瘋魔時謂彼二人當必復來言不綦信乎儂意士範必攜藩薩偕返好好汝謂然歟慧娜此際

恍若風波已過。後此非復孤零。現狀不覺有可畏。慮則未來之希望。綦鉅是夕。慧娜妨犬遁逸。閉之居室。翌晨既興。顧好好曰。汝其導儂往覓。不知名而授物與汝。傳遞之。好友行也。好好好好。聆言力奔而出。竄投石臺前草磧中。道小。佇俟慧娜行近。轉身右向。自瓦礫叢中。一小徑向岩壁之邊而行。已而又止。不前。慧娜曰。在斯乎。犬蒲伏在地。當犬之前。有二巨石相倚而立。石上蘿葛糾繞荆棘。怒生叢棘之下。有穴若兔窟之口。好好鑽身入穴。一霎不見。及犬再出。慧娜已還寓宅。取鎌刀更來。斬除荆棘。發見隧道之口。下有梯階。通人行。慧娜摸索而前。犬爲先導。隧鑿岩而成。右方時露小穴。透入天光。攀援外瞰。海天在望。行約十分鐘。別有階梯引之。更下。隧身漸入。漸狹。岩壁孔穴。上通天光。左右交互。若列燈炬。行幽隧中。不以昏黯而艱步履。慧娜行次。知犬所以能通行。雙嶼蓋因隧道在山岩之下。聯貫可通。兩旁山石之外。海水衝擊有聲。及大橡崗原之下。循石級以上。升高處。隧徑歧出。成三岔口。好好右向。趨行徑向海。淡左方。別有二路。較爲幽黯。似鳥岩之下。隧道至多。無不可通。慧娜細察犬所趨也。在黑棘嶺下。女冠指謂羣魔潛伏之所也。爲之惶懼。好好跳躍前行。時時回顧。慧娜縱步以從。載行載語。之曰。行也行也。儂弗汝舍。汝導儂往。面不知名之友。儂自無怯。汝勿心憂……彼人豈于此中得潛伏處……而其人云。胡不一出。汝又何爲不導之出也。所過隧徑。大致相同。上有圓穹。下爲花崗石質。空氣自隧頂孔穴透入。頗不悶鬱。兩旁岩壁。一無痕迹。可尋時有一二隧石。黝然突出而已。已而行至一處。似隧道盡頭。有山洞大。

如房宇透露天光之孔穴較前狹小微覺昏闇好好臨此小佇躊躇豎耳而聽伸前腿一雙扶隧壁而立慧娜撫壁壁非山岩本質似雜壘他石砌而爲牆以杜隧口石隙膏抹泥似百年前工作牆外當別有隧道爲牆隔絕慧娜顧犬曰卽此而矣乎……言未及竟隱隱似聞有聲如人謳歌歌聲方歇餘音嫋嫋不期驟默亟引耳貼牆芳心忐忑俄爾歌聲又起音嬌嫩如鸞簧殆小兒女然歌聲初發靜中聞之了了慧娜大震喃喃曰噫是歌句是歌句胡爲乎來哉歌蓋伊人初遇婀娜孀于海濱時婀娜孀所歌也默忖歌者繫誰豈彼童子爲人拘留魔島者藩薩之友歟歌聲又發則唱前歌之後闕也歌既音止百籟咸寂慧娜聞歌之際見好好豎耳凝神如有所待未幾果聞石塊磨擦聲似牆外有人潛移垣石好好力搖其尾撲躍而嗅犬首所向陡有一石起去笑露一穴好好一躍投穴略爲轉動轉瞬杳已旋聞童子語曰好好先生來耶昨夕何往去而不返豈有所羈牽耶果何時者偕婀娜孀閒游乎獨不一顧汝主人耶嘻好好先生設汝能言者豈不大佳今乃有事莫由我告句慧娜駭絕踞坐在地欲窺未得牆厚而穴復內曲但能聞聲細味語意似語者蓋好好之主人藩薩豈是兒遁還隱匿個中歟思際又聞童子語曰婀娜孀無恙耶胡爲至今不來援吾出也好汝知蒞此來覓我獨不能導伊來耶大父今何若得毋憂乎我失踪邪天乎我邁果何事者而汝欣欣猶昔意百事都好乎殷殷如恆日好一日乎慧娜聆童子所語省爲藩薩無疑顧所言縹渺深人眩惑童子所爲豈不自知而語調似不省曾有彼事者豈其一

時○瘋○狂○及○今○已○醒○不○復○省○憶○前○事○歟○姍○姍○謂○孺○子○瘋○癲○言○信○非○誣○孺○子○固○曾○病○癩○也○不○癩○何○得○事○彼○狂○妄○非○人○之○事○念○及○此○哀○憐○孺○子○之○心○油○然○生○焉○喃○喃○呼○藩○薩○之○名○弗○止○更○屏○息○靜○聽○心○至○惶○戚○以○童○子○孤○處○無○俚○以○犬○爲○友○有○所○欲○言○言○無○不○盡○覘○其○更○有○何○言○爲○喜○爲○悲○爲○兇○爲○吉○胥○于○其○言○卜○之○心○未○能○安○良○有○以○也○童○子○又○言○曰○百○事○都○好○然○耶○否○耶○惟○吾○意○想○猶○有○所○須○待○質○于○汝○者○吾○一○再○遣○汝○爲○吾○傳○遞○消○息○與○大○父○及○姍○姍○汝○胡○不○爲○我○將○復○音○至○此○一○事○也○麻○師○音○訊○毫○無○尤○我○所○徬○徨○莫○安○者○師○究○何○在○拘○禁○何○所○得○未○餓○殺○否○好○好○前○宵○吾○遣○汝○遞○送○麻○師○之○餅○乾○汝○爲○遞○到○否○句○噫○汝○何○爲○者○驚○叟○四○顧○汝○何○顧○者○欲○去○乎○句○否○乎○然○則○汝○何○爲○者○言○及○此○遽○默○有○問○又○語○語○聲○較○低○曰○汝○豈○偕○人○同○至○耶○句○牆○外○意○別○有○人○耶○犬○狺○狺○吠○已○而○寂○然○似○童○子○于○彼○靜○聽○也○慧○娜○意○動○心○跳○益○急○似○心○跳○之○聲○隱○中○一○一○人○隔○牆○童○子○耳○鼓○俄○有○微○聽○發○自○穴○口○曰○汝○句○姍○娜○孀○乎○慧○娜○急○切○不○敢○騰○寂○寂○又○片○晌○童○子○又○曰○唯○唯○汝○也○吾○聞○汝○呼○吸○聲○汝○何○爲○不○吾○應○乎○慧○娜○聞○麻○士○範○拘○禁○何○所○之○言○恍○然○如○幽○黯○中○重○睹○天○日○知○藩○薩○無○罪○爲○人○拘○禁○與○麻○士○範○同○積○憂○之○中○喜○極○不○知○所○措○及○聞○孺○子○追○問○又○如○何○能○不○應○然○又○何○以○應○乎○不○禁○囁○嚅○而○呼○藩○薩○之○名○童○子○曰○嘻○句○伊○吾○應○矣○句○我○知○汝○也○汝○非○姍○娜○孀○乎○慧○娜○呼○藩○薩○之○名○而○應○之○曰○否○藩○薩○曰○汝○誰○慧○娜○曰○姍○娜○孀○之○友○藩○薩○曰○我○不○汝○識○否○慧○娜○曰○汝○不○儂○識○然○儂○句○儂○爲○汝○句○汝○友○藩○薩○不○應○慧○娜○方○慮○童○子○之○不○已○信○也○俄○聞○藩○薩○叩○曰○汝○胡○不○偕○姍○娜○孀○同○來○慧○娜○預○省○孺○子○必○有○此○問○但○渠○于

慘劇既未知情則實有未便逕答者因曰婀娜孃固曾歸來然又行矣藩薩曰去尋我歟慧娜亟應曰然伊疑汝及麻師雙雙爲人擄去遠離薩烈克矣藩薩曰大父如何慧娜曰亦行矣鳥衆亦且相繼出走藩薩曰懾于卅棺四十字架之謠乎慧娜曰然鳥衆疑汝失蹤爲禍發之先兆恆怯不禁合羣而遁藩薩曰馬丹胡爲乎留慧娜曰儂與婀娜孃爲忘形交刻方自巴黎從伊共來獲息影薩烈客樂餘年既崑心壹志而來又何爲遽去凡百謠詠莫儂悚懾童子不對似伊人之言荒誕不可信旋語隔牆人曰馬丹聽之人拘禁我在斯室匆匆已歷十日矣初入數日茫不見人亦無人語響近三日來每日之晨輒有人啓門上小穴爲吾更易飲水吾視其人一婦人也馬丹聽之室外伺吾而爲吾換飲水者婦人之手……馬丹當明我尋句慧娜曰汝意得毋疑彼婦人蓋卽儂身藩薩曰是我所急欲知也慧娜曰汝識伊人之手乎藩薩曰然伊手瘦削臂色枯黃入目可識慧娜曰汝視儂手亦類伊否言際揅神伸臂穿好好所入穴曲肘而過藩薩見手噓氣而言曰否斯非前此所見伊人之手也復低語曰何此手之柔且美乎慧娜陡覺童子攬握其手婆娑撫視忽失聲曰吾豈夢耶吾豈夢耶便覺童子轉掌擊指掌心仰露喃喃曰癢痕猶在色向粲然……慧娜聆此陡憶前讀麻士範日記掌心白癢曾經述載藩薩當有聞知今爲渠發見矣心劇躍不自止復覺童子置唇掌上而吻焉頻吻不遽釋淚下如注點滴在手同時聞童子隔牆

嗚嗚呼阿母阿母不止

(未完)

最新時事  
章回小說  
芝蘭緣 (續)

(定夷)

第十八回 萬里歸來綺懷如醉 一番誤會醋海興波

做小說的有句俗話叫做有話便長無話就短。在下這部蘭芝緣本來是記述蘭芝的美滿姻緣。現在他兩口兒天南地北。我便覺得無話可說。若是把腦筋作用的別恨離愁來敷衍好幾回。哭啼啼。賺人眼淚。這又何苦。所以在下就把這種時間節短了。閒話少說。且歸正傳。話說小梅在港獻藝。轉盼之間。合同已滿。廣東人震於少梅大名。個個想一觀。丰采自從小梅在大戲院出演的。那一天起。戲座價目。天天飛漲。原來該地戲場的制度。戲座有人包售。層層轉賣。節節增高。和內地情形不同。院主見小梅叫座能力果然比衆不同。便和他商量。展長合同期限。無奈小梅歸心如箭。執意不從。院主再三懇商。始允續演一星期。直等二次期滿之後。小梅帶着王氏和一班配角人等。整裝北歸。過上海時。再不停留。直向北京進發。抵北京東車站時。早有一班捧角的啊。徒弟啊。朋友啊。早候在站上。歡迎小梅下車之後。自然一一略爲寒暄。當下回到小蘆草園。雖則風塵勞頓。不免倦乏。但芝芳是他第二生命。別來刻刻在懷。一經歸來。自然急想見面。就坐不暇。媛去探望。芝芳了這時候。芝芳懷孕日久。數月不見腹已便便。兩人相見之。下一種熱烈的愛情。充佈在腦筋裏面。盡量發洩出來。剎時之間。彼此露出不可思議的神情。久別重逢的風味。比較新婚自然更熱。伏天的日光。算是熱了他們的熱度。比較還高。臘月的爐火。真可炙手。他們兩情。



的翁合豈止炙手室內的溫度本極平常這時候便覺煖氣盈窗丹瓶裏供養的花本是冷峭無語不料這時也解識人意盈盈含笑那種溫馨融藹的風光在下這管禿筆實在描寫不起來這晚小梅自然在芝芳處過宿說不盡的想思絃不盡的離情唧唧嚶嚶話到深更芝芳固是睡魔退避三舍小梅也忘却倦乏溫柔鄉裏風味細嘗兒女胸懷如癡如醉直至鷄聲初啼方始沉沉睡去這一夜的郎情妾意真比初婚時候高出百倍並不是在下胡說實在是人情之常世間不少過來人大家想有同情呢閑文少絃且說北京地方捧角風氣比津滬各地還要利害對於坤角更是別有眼光男角重在技藝坤角則藝術之外還帶着容色祇要有三分面貌就使藝術平庸也可捧成紅角像福芝芳就是榜樣芝芳的容色確是秋水般秀梅花般清明月般皎碧玉般嬌若說起藝來唱工是有音無字道白是氣促聲弱扮相台容那一件有可取之處居然能得小梅青睞這就是坤角盜名的表證近兩三年來金月梅的女兒少梅因潘大少李軍門一班人物捧場在京裏坤劇界大紅特紅直繼劉喜奎鮮靈芝之席金伶不但藝無可取色亦未必高妙他到過上海看官們領教過的想也不少然而他在城南遊藝場獻藝時叫座能力居然震動一時都下當時有男女兩梅之稱何物少梅竟與大王分庭抗禮他的魔力也就可見了後來少梅與城南遊藝場滿約之後該場從天津地方聘來一位坤角名叫『琴雪芳』填補少梅的缺担任大軸子未曾來京之前卽在各報大登廣告各處大貼市招無非是大吹大擂的宣傳作用這也

不必細說看官。你道這位大名鼎鼎的琴雪芳是誰呢？說起來恐怕諸位都要駭異。去今五年以前上海大世界劇場有位唱頭戲的青衫，不是叫做馬金鳳麼？諸位到過大世界的想來誰也認得。馬金鳳直腰挺肚，令人望之作三日嘔。（在下形容過火，躑躅名伶，罪過，罪過，享名越大，責備越嚴一笑。）他在上海唱得老沒出息，便遷地爲良，一古腦兒跑到北京，怪着馬金鳳三字太不響亮，便改名叫琴雪芳。在三慶園戲館塔上班，可是人家並不契重他，仍是當他三四等角兒戲碼。老排在上半段，雖然有時也問或有人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去捧捧場，又做幾段菊訊投寄各家小報，無奈他還不走運，捧不上來，他便一怒而走。天津到津搭班之後，漸漸的有些聲色，這回遊藝場，因金少梅滿約，一時招不着人，京裏各戲園子的花衫眼前都是二等以下人物，大家常常看見也吹不出什麼來，就此想到改名的馬金鳳身上，因爲他雖在京唱過，但差不多已隔上兩年，從前在京時候，因無聲無臭，知道他蹩腳的很少，并此知道琴雪芳三字大名的也不多。看官們要知道名譽要鬧大起來，替熟人的鼓吹，反不及替生人揄揚，容易收效。大概熟人的底細，人人知道，便人人有一種成見，生人是海闊天空，儘管你去吹，哪譬如妓女們時常改換名字，也是利用這種心理同一作用啊。遊藝場這番既然把斗大的琴雪芳三字在各報張揚起來，自然引起人家的好奇心，大家要去領教，領教他那位姓彭的經理，恐怕捧不紅來，又異想天開，自己約上一班狐羣狗黨，天天去捧場送花籃，咧定包廂，咧件件不惜工本，那一般不知內容的人見

着台上。天天有人送彩包廂。也是不易。定到自然傳揚出去。琴兒聲名就一天的大。一天其始是自己人做捧場。後來真的『譽滿京華。客滿堂』了。先前下的本錢。到這時候早已收回。琴雪芳三字不但壓倒金少梅。居然在北京算首屈一指。恰值小梅南遊。所以琴兒更加惹人注意。這回小梅返京。在南邊時早已聞說梅派青衫琴雪芳唱做俱佳。工力悉敵。方才回京。便專誠在遊藝園包定一大廂。約姚玉芙程豔秋一班同志前往聽琴賞雪。這晚琴兒演天女散花。小梅對於這一齣本是拿手傑作。琴兒東施效顰。班門弄斧。在理小梅眼中看來。當沒有什麼意思。不料知音相遇。大爲讚賞。小梅對同座的仔細評量。那裏神似。那裏周到。那句唱得圓潤。那句說得精彩。當把全副精神注在舞臺之上。小梅平時對於同業少所許可。對於青衫尤持苛論。就是對福芝芳也不是欽慕他的藝術。這回忽然對琴兒青眼有加。同座的人莫不心異。聽完戲後各自散去。也無別話。可是琴兒認得小梅。今天因大巫在座。做得確格外認真。小梅讚他幾句。也不爲無因。那想這個風聲一經傳出。大家便信口雌黃起來。說小梅看中琴兒。存得隴望蜀之心。那晚在遊藝園雙方有眉笑目語。情事人言。嘖嘖以訛傳訛。後來被芝芳知道。酸素作用勃然而發。自念這塊禁燬除却他家裏那位醋罈子。我是不能不讓他三分。倘然再加上一位第三者。我非和他拚命不可。一晚小梅到芝芳那裏。正想和芝芳陶情取樂。只見芝芳面如鉄石。全不睬他。小梅莫名其妙。趕忙陪笑道。誰得罪了你。你不妨告訴我。我來替你。去報復。芝芳仍不作聲。小梅又道。你到底

幹麼難道六爺來過嗎說什麼話呢芝芳聽到這話忍不住吊下淚來不但不答更且伏案抽噎起來小梅認定是馬二開罪於他所以提到這話他便嗚咽不禁其實芝芳已噙淚好一回這時候實在忍不住罷了小梅弄得左不是右也不是同居這麼許久時候從沒見過芝芳如此悲傷自己雖沒有哭却比哭還難過又對芝芳道你究經爲什麼事鬧得如此淚人兒一般芝芳方才開其金口恨聲答道你不用管我你趕快去尋樂罷小梅道我是來和你取樂的你趕把眼淚擦乾了罷芝芳依然不答小梅已知道不是爲着馬二但又疑心到家裏那位醋罐子身上遂又說道反正我的心老在你身上總是父母害我自小訂上這頭婚配你包涵些罷芝芳道胡說八道你在那兒做夢嗎我問你大家告訴我你看上了琴丫頭衆口一辭獨瞞了我你究竟有這一回事嗎我問你我的事還在半天空中你不打算長久的辦法天天偷偷摸摸叫人家怪覺害臊因爲你待我好所以我忍氣吞聲無一怨語不想你到處招風見異思遷又想把我這苦命的人拋開……話猶未完小梅再忍不住止住他道你不用再說了我已明白其故原來全是你的誤會芝芳道你不用搶嘴讓我說完再談……把我這苦命人拋開所以儘管去和琴丫頭勾搭你道我是誤會別的話不講你聽他的戲讚他的好我不用問誰那家小報上沒有登出我已看見過難道都是造謠嗎以後堂會正多你和他既然大家有意思那裏沒有接近的機位我這苦命人倒了一百二十八個霉頭你到底準備怎樣安置我小梅道那裏話來那天我讚上幾句確

有。這。事。可。是。這。是。藝。術。上。的。眼。光。並。沒。有。審。美。的。意。味。在。內。比。如。他。是。男。角。兒。我。也。如。此。評。判。這。有。什。麼。關。係。呢。芝。芳。道。你。的。強。辨。飾。非。乃。是。意。中。之。事。我。也。沒。有。氣。力。和。你。鬪。口。你。愛。那。樣。就。照。你。樣。要。這。樣。就。照。這。樣。總。是。我。有。眼。無。珠。的。不。好。小。梅。道。真。是。冤。得。很。呢。我。可。對。天。賭。咒。的。或。者。有。人。疾。妬。咱。們。感。情。濃。厚。故。意。造。出。中。傷。的。話。勸。你。千。萬。別。做。傻。瓜。我。是。天。天。在。這。裏。打。算。安。頓。你。的。方。法。人。家。冤。我。罵。我。我。總。不。動。氣。你。要。是。也。不。諒。我。我。真。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了。說。罷。也。不。覺。淒。然。下。淚。正。是。

情。天。自。古。多。磨。折。好。夢。由。來。易。着。魔。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未完)

社會小說 針線娘 (續)

(卓呆)

二十三 王升

俊姑今天朝晨忽然從仲佳那裏初次聽得玲英是詠萍的未婚妻。於是心裏便想到一件事情。咧前天會見玲英時。伊對我非常冷淡。似乎心裏有了什麼東西。我當時不明白。這理由一定是伊近來漸漸看出了我的心事。來頓時很不快活。一見我的面。就對我發脾氣了。我一些也不曉得。情由照常的快快活活。趕去咧現在想想。豈不可恥。俊姑再想到自己所戀愛的人。不料是一個早有了未婚妻之人。那是真萬一的希望也沒有了。心中愈想愈悶。頭腦紊亂。異常什麼事也不做。黃昏時分。本來是休息的時候。俊姑坐在一間女僕們休息的地方。眼睛看着地上。正在呆想。陳媽與阿巧還在廚房沒有出來。春蘭陪着小姐們在裏頭。其時室內很靜。只聽得鐘上滴滴之聲。針將近八點了。俊姑想了好久。暗暗嘆道。叫我怎麼好呢。伊正無可奈何之際。忽然有人聲道。你一個人在此麼。原來走進來的是王升。俊姑也不對他瞧。依然低頭默想。王升走過去。坐在伊旁邊。說道。怎麼樣。你很寂寞麼。說時把頭湊將過去。俊姑方始回頭對他看時。只見他滿面酒容。口中噴出熱柿臭。來伊皺着眉頭。不去睬他。王升一雙眼睛成了細縫。笑嘻嘻的說。你在這裏想些什麼。不去睡麼。俊姑好容易開口道。還不睡咧。王升道。那麼你去弄一杯茶來給我喝。喝罷喉嚨乾極了。俊姑也不能拒絕他。只得立起來。去拏一把茶壺。一只茶杯。來倒茶給他。俊姑到底

心不在這種地方。倒茶時竟把茶壺蓋落到地上去了。王升卽道：你做什麼？你眼睛閉着麼？俊姑自己也好笑起來。暗想：我爲何心裏會亂得如此？打算要蹲下去拾起來時，王升已經伸手去拾了。說道：我來我來，你快倒茶給我吃罷。我乾死了。俊姑也笑道：怎麼今夜會突然這麼乾法呢？王升道：不瞞你說，今夜多喝了幾杯酒了。其時早把茶壺蓋拾起來蓋好。俊姑也將茶杯送在他面前。王升一飲而盡，說道：真如甘露一般。俊姑倒的茶更是來得比衆不同。俊姑道：別說這些話，你愛喝這裏還多咧。說着將茶壺放在他面前。打算走時，王升將伊一把拖住道：要你，你再倒一杯。俊姑說：茶壺在此地啊。王升道：就是茶也不能獨酌，一定要你陪的。說時握着伊的手，越發不對了。俊姑大驚，撇開了手，一聲也不响，急急逃到房中，將房門關了。

## 二十四 妓院中

俊姑見王升舉動不對，急急撇開了，逃到房中心裏，又氣又恨，不知不覺眼淚直流的出來。獨自在房內不敢做聲。王升到底也有些難爲，情很沒趣的笑了一聲，自己低聲唱着什麼，走出去了。這一夜俊姑想了朝晨的事，黃昏的事，夜裏總也睡不着。直到聽得了鷄聲，方始頭腦疲倦，就此入睡。後來忽然被一種極大的聲音驚醒了。床覺得精神很與平常不同，筋骨懶極，早被陳媽看出來了。問道：你什麼地方不舒服？你若有病，何不休息了一天呢？俊姑見陳媽很要好的說，其實到底沒有什麼大病，痛便搖搖頭道：不妨，沒有什麼。陳媽說：但是你的顏色很不平常，這也不

用勉強休息着養養的好。有什麼事我們可以代做的。說時又凝視着伊臉上說。你臉色實在不好看。啊。眼睛也腫着。被伊一說。俊姑頭便低下去。打算遮隱的已經現出來了。心中自然更難受。伊又是新來的人。總要巴給些。答道。我實在沒有什麼。伊裝做毫無病痛。照常的勞動了。陳媽也不便再說。後來事情就忙起來了。王升昨夜之事。似乎早已一些也不記得。看見了女僕們。又照常的與伊等閑談着。對於俊姑故意裝得外面很嚴正。冷淡。伊見此情形。心裏更不安了。這一天終日不快。夜裏還是懊惱得難以入夢。到了第二天的午後。王升到夫人那邊去。不知說了些什麼。約摸總有足足一點鐘。光景罷到他退了出來。歇得不多一刻。春蘭過來對俊姑道。夫人叫你進去。俊姑默忖。我有什麼事呢。只得走到夫人房內。夫人一見伊。就說。俊姑。你來了麼。我有話與你說。你過來些。夫人仍是那麼很沈靜的態度。俊姑戰戰兢兢走近幾步。說道。有什麼話。吩咐夫人。低聲道。並非別的話。要問你到底到此地來做什麼的。夫人這句話。像是很有意思。俊姑也難測度。只得答一聲。是。便說不下去。夫人又道。你到我這裏來做什麼事的。俊姑究竟不能迴避了。只好說是來做針綫的。夫人笑道。你倒還明白。不過你所做的事。竟大大的不對。俊姑很驚訝的抬頭看着夫人。臉上問道。怎麼不對呢。夫人冷笑道。你這種舉動。要在妓院中就行了。我們這裏不配。

二十五 誘惑



俊姑不知何事突然被夫人說了這句含有骨子的話頓時急得混身冷汗夫人又道我這麼一說你心裏有些想得起來麼俊姑答道不知夫人說的是何等事情我自從到了這裏來自己覺得沒有做過什麼壞事倘使有粗忽的地方請夫人儘管訓斥便了夫人笑道那麼你一點不記得麼俊姑點頭稱是夫人說如此我來說罷你有一天在二少爺的書室內把什麼東西授給他的俊姑道有一天在二少爺的書室內……明白了這是有位姓胡的也是桂香鎮人是二少爺的朋友他託我帶一封信來的夫人道什麼託帶的信麼那麼還有前天你與二少爺在花園內亭中談些什麼俊姑答道是這是……伊剛要說下去這本來是不便說的話怎麼說呢因此一時說不出來夫人笑道那麼談些何等的話俊姑無可如何答道那一天也是談的那姓胡的俊姑說時臉上火也似的燃燒着夫人對伊雙目注視手在桌子上一拍道俊姑你好大胆二少爺被你誘惑了夫人大怒起來俊姑嚇極了這種嫌疑怎麼可以不辨呢急道夫人請查一個明白我雖出身卑賤說要誘惑二少爺這種事情我万万沒有說罷掛下淚來夫人更冷冷的道那時到底你二人談些什麼話俊姑道這是方纔說過了那姓胡的話夫人道你單說姓胡的話我聽不懂若是平常的話也不用把手裏所做的事停止了湊上去細談呢你且把說話的內容說出來俊姑道這是……夫人道這是不能說出來的麼你不說也好總之平日你常在仲佳室內出入的麼俊姑道夫人我第一天來的時候就聽陳媽對我說的伊說電鈴一响無論什

麼人都要答應了進去的。白天你針綫忙。自然我們去做。晚上我們忙。你也應當幫着做做的。夫人道。陳媽或者如此說法。我並不要叫你侍奉二少爺。你是來做針線的。至多小姐們差差你。少爺的事用不着你費心。俊姑道。既是如此。那麼以後無論如何。或是只管呼喊。我總不走近便了。說罷已哭得滿面的眼淚了。夫人此時方始聲音和氣些。說道。你何用哭呢。本來沒有證據的。事情我也不能十分的來責你。總之大家都是年輕人。萬一有了什麼事。便是我的治家不嚴了。無論爲着二少爺爲着你都不好。所以要關照關照你。但是。你也不用悲傷。只消此後留心千萬。別做那疏忽的事。我所要叫你來。無非就是對你說這幾句話。你也別哭去罷。夫人雖這麼說。俊姑哭得一時動也不動。後來夫人再三說了。伊恐怕不要再傷了夫人感情。好容易退將出來。衣襟上已經很濕了。也沒有氣力回到自己房中。就走入一間休息室內。伏在桌上大哭。

## 二十六 雪珍

伊又是憤恨。又是悲痛。哭一個不止。忽然走來一個人。乃是今年纔十二歲的二小姐雪珍。雪珍過來。在俊姑肩上拍拍道。俊姑。你做什麼。俊姑也不答。再搖搖伊身體。又道。到底做什麼。俊姑。雪珍很担心的問着。伊方始把重重的頭抬起來。答道。沒有什麼事。雪珍便問。那麼你爲何哭泣。俊姑不答了。雪珍再說。你有什麼病痛麼。或是與什麼人爭鬧了。說時。向四邊看看。臉上好像在那裏尋覓對手。俊姑方始止住了急流的眼淚。定一定神。看看雪珍臉上。答道。我因爲做錯了事。接

了一頓斥責。雪珍道：「什麼人！王升來罵你麼？」雪珍一提王升，俊姑不知怎樣咬着嘴唇，默無一語。一回兒纔說：「不是的，是夫人。」雪珍訝道：「母親麼？」又對裏頭望望，低聲說：「母親爲什麼事要怪你？那麼我來向你謝罪，你別哭罷。」雪珍這小孩子，天真爛漫，一味要安慰俊姑。俊姑又歔歔着說：「多謝，但是……」又哭起來了。雪珍很擔心，又說：「王升是我最恨的人，我也不來替他說什麼話。既是母親由我來謝罪好了，請你別見怪。快止了哭，把原由說給我聽罷。」說時，將頭湊上去。俊姑顫頭的說：「好了，不用說什麼了。我是只有這一天再留在此地了。俊姑很堅決的一說，雪珍吃驚說道：「這是什麼話？那麼你不願意再留在我家裏麼？」俊姑點頭稱是。雪珍急急問伊什麼緣故。但是聲音太响了。裏頭夫人已經聽得。在那裏呼喚雪珍。雪珍答應了一聲，還立在俊姑旁邊，不肯離開。裏頭夫人又連叫幾聽。雪珍聽着，像母親有什麼事，此刻不得已，只好進去。這裏留着俊姑一人，暫時不動。一回兒伊也心裏清楚些了，立起來走到自己房中去。房中正是陳媽與春蘭在那裏閑談。見俊姑面色很不平常，自然一齊對伊看着，也不說什麼話。那多嘴的陳媽，不過對春蘭看看。俊姑走到自己牀前，也只得坐着呆想。

青樹街上，白天行人很熱鬧，夜裏便大不相同。走路人極少，連燈火也不多。暗沉沉很爲淒涼。其時暗中有一個人正在那邊徐徐走着。黑夜雖看不出是何人，身材不很高，走路又很遲，大概不是男子。

(未完)

小說

# 斜楊烟柳錄

(續第六回)

(佛影)

## 第六回 些子狐疑人誰放誕 一番狸擾棋到輪降

這時廚房裏已把點心搬了進來。大家坐下。映霞瞧那點心。一樣八寶飯。一樣油酥卷兒。一樣冬菇炒麵。一樣菜心饅頭。兩甜兩鹹。多是素的。五姨母舉起箸來向映霞道。霞官。這是素點心。隨便用些。今天咱家全是吃素。晚上知賓酒也是素。要到明天晚上謝知賓酒。才開葷。霞官可以多住幾天。看過道場。去這兩天。委屈你吃素。不知可吃得來。映霞忙道。吃得來的。我在家也愛吃素菜呢。說着。丫鬟們斟上茶來。大家隨意吃了一回。吃罷。五姨母先出去了。蕙風隨拿出一條白孝布。給廷璧束在額上。映霞向蕙風道。姊姊那阿娟可在外面。蕙風道。我也叫他吃點心去了。妹妹要甚麼。可以告訴我。映霞道。我要問他我的衣服放在那裏。蕙風道。呀。妹妹的東西都在我房裏。妹妹今晚就和我一房睡。這會子可要進去瞧瞧。映霞道。好。說着便向廷璧道。哥哥。我到裏面去一次。你在這裏等我一等罷。廷璧道。妹妹儘管進去。我也要去看看。蕙明哥哥哩。少停還是我來找妹妹罷了。映霞點頭。自和蕙風進去了。廷璧也出來。一逕走到賬房裏。一找不見蕙明。問人才知道他在西廳上。當下便回身走到西廳。只見蕙明果在那裏立着。瞧一簇人縫那輓額輓對上的金字。廷璧走上去。蕙明見了先喊道。蕙弟。你來。你這可來得巧咧。廷璧道。明哥我也正要找你。有話要和你講。蕙明搖手道。慢着。你先帮我一下忙。把這幾付對上的字。替我排一排。我方弄了。

半天只排成了一付還不知對不對咧。你先看罷說着指着壁上掛的一付綾對。致廷壁看廷壁看時只見那對上排的金字是『範懿欽久揚芳管彤』。『音徽仰空冷香幃繡』。廷壁瞧着只搖頭。蕙明道怎麼樣。廷壁道恐怕不對罷。大凡對子上聯的末一字總是仄聲。下聯的末一字總是平聲。沒有個顛倒的。况且這幾句句子論意思也費解。蕙明道誰懂得甚麼。平生側生我是照着他匣子裏原來的次序排下去的。難道也不對麼。廷壁瞧了一會忽地拍掌笑道。是了是了。明哥你恰把那次序弄顛倒了。這付對的上聯正是一彤管揚芳久欽懿範。下聯是一繡幃香冷空仰徽音。你把他一字字的倒了過來。文理便不通了。蕙明也笑道。怪道我讀下去也覺得不大順嘴呢。說着忙叫當差的摘下來拆掉針線。重行綴過。接着又笑向廷壁道。好兄弟你來了。可好哩。還有幾付一總費你心都代勞了罷。廷壁點頭答應。蕙明大喜忙自揩乾了額上汗。在身邊掏出一只鍍金的香烟嘴兒。裝上一支香煙。旁邊一小廝給他點了火。吸起來。蕙明一面吸煙。一面說道。我真不懂人家辦喪事爲甚麼總要擺這些臭排場。別人家送禮物甚麼東西不好送。却也要送這些沒用的廢物。滿屋子裏掛的束一仗。西一條的。難道那死的人就覺得舒服了麼。蕙明說着。旁邊那縫對子的裁縫聽了插嘴道。照小爺說起來。人家送的香燭元寶不更沒用了麼。蕙明道。怎麼不是一個人死了。魂魄一散。就沒有。那裏有甚麼鬼。便算有鬼也。不見得可以拿紙錠灰當銀子用。不信。但看外國人家。任憑怎樣有錢的人。死了也沒見燒過一。

隻紙錠點過一支香燭。難道外國的鬼都是窮鬼麼？幾句話說的衆人都笑起來。不一時把廷璧那幾付對上的字都排好了。這才向蕙明道：「明哥，你過了這一次的喪事，可就要出門了。」蕙明道也：「沒一定。大概要過中秋罷。好在我們大學裏的假期長，至早也要到陽歷九月初才開學。開了學還得過兩星期才正式上課。遲些到校是不妨的。」廷璧道：「明哥，如果一時不出門時，我父親說要請明哥教我們弟兄倆幾時的英文，不知明哥可肯？」蕙明道：「這有甚麼不肯？但你們要念英文爲甚麼不進學校呢？」廷璧道：「就是因爲要去考學校，所以才想抱佛腳。哩，接着把他父親向他說要命他去攷南京農業學校，自己不懂英文，恐怕攷不取的話，詳細說了一遍。」蕙明想了一想道：「既如此，也容易。過掉明後兩天，等我家事情完畢了，你們就住到我家來，等我教你我的英文程度雖不高，要拿去攷一個實業學校也儘夠的了。只是日子太少，恐怕你學不了罷。」廷璧道：「那也祇好念一天算一天。可是我們住在這裏，確是不妥。」蕙明道：「自家弟兄，那也算不了甚麼。你在家難道不知自己家裏一個樣麼？」廷璧道：「雖然如此，我們母親不放心的，還是每天叫高司務搖了來的好。」蕙明道：「那也可以。你這會子可和我到賬房裏去坐坐。」廷璧心裏却記着映霞，便道：「賬房裏不去了。我還得後往西面去哩。」當下兩人分手。廷璧仍穿過東廳往後院走來。原來蕙風的寢室在後院的樓上。鄉間地方人家起屋，總不要起樓房。一層因爲鄉間地皮價賤，二層房子越曲折深邃，越算體面。所以蕙風家的房子也全是平房。現在蕙風住的那間樓，本來是一只旱船。

後面靠河左面就靠那紅香小園。一共是三間屋子。前後都有玻璃窗紗。廂子夏天乘涼最好。蕙風蕙言姊妹倆愛他幽爽。就住在上面。廷璧是到過的。走上樓梯。只聽房裏靜悄悄的。不覺疑惑。道：「他們不要出去了麼？」正想着。忽聽裏面拍的一響。過了一會。又是拍的一響。接着便聽見映霞的聲音。笑道：「阿呀不好了。這個車給你吃了去了。這一盤又要輸了。」廷璧忙在簾縫裏張時。只見萍青正和映霞對面坐着。下象棋。棋盤放着半個西瓜。蕙風却站立旁邊。瞧着廷璧。忍不住掀起簾子。闖進去。道：「你們倒好寫意呵。三人都吃了一嚇。抬起頭來。蕙風見是廷璧。便道：「璧弟你好。好兒進來罷了。爲甚麼要嚇人。」廷璧道：「外邊熱鬧得不得了。你們倒還有工夫躲在這兒頑。這東西映霞聽了。忙問外邊怎樣熱鬧。」蕙風道：「妹妹你信他。這會子那有甚麼熱鬧。你們還下你們的棋。讓我瞧着也學學。」映霞搖着扇道：「這棋我是實在不會。這一盤又是輸定了。」廷璧聽了。忙走過來。道：「妹妹莫慌。我幫你說着。便挨在映霞身邊。瞧盤裏的棋。映霞心裏暗喜。要起來。讓他却被他按住了手。不教起來。只得歪身讓出半個橙子給他坐了。萍青見廷璧來了。也笑道：「你來的正好。你再不來。你那妹妹可要輸急了。」廷璧道：「萍姊。你別說嘴。我來了。你可要報仇了。」萍青道：「罷呀。你來。我也不怕你有本事。把這局殘棋贏了去。我就佩服你。」廷璧道：「賭些甚麼。」萍青一眼望見桌上的西瓜。便道：「就賭這半個西瓜。誰贏了誰吃西瓜。」廷璧道：「輸了呢。」萍青道：「輸了。喝一碗冷水。」廷璧道：「很好。就是這個辦法。」蕙風姊妹做公正人。誰輸了誰不准賴。蕙風未及說話。映霞忙道：「這盤棋。」

是我着殘了的一個車已給你吃了。那能算數。萍青道：「妹妹，這個你不必管。你璧哥著輸了他自己喝冷水，不要你代喝的。況且他自己情願了，要你担心做甚麼？說着一疊連聲喊叫：『冷水，蕙風果然去外間舀了一杯進來，放在桌上。映霞還待說話，廷璧把他的手捏了一把，就不說了。當下兩人就把這局殘棋下將起來。蕙風映霞都凝神靜氣的瞧着，映霞心裏更替廷璧捏一把汗，恐怕他輸了。喝冷水惟有萍青因連贏了，映霞兩盤狼是得意不見這一盤眼前的形勢也是自己占勝着，所以心裏絲毫不懼放心大胆的著去。誰知著不了幾手，自己兩個車也給廷璧吃了去了。看看盤裏只贖了一只砲，一只卒，兩個士，一個將，那只砲被廷璧的兩個馬盤住了，正逃不開。這才有些着急起來，又著了一會，索性連這只砲和那只卒也吃掉了，單贖了一將二士困守危城，呼援無路。這時可樂煞了個映霞，急煞了個萍青。正在危急萬分的時候，忽然間聽得撲搭一聲從窗口裏跳進一隻黑斑大白狸貓來，把衆人都嚇了一跳。那貓逃在桌上，立定了把頭搖了兩搖，尾巴一豎，咪呀咪呀的叫了兩聲，便想跳下桌去。萍青一見計上心來，忙伸手去在那貓的尾巴上只一扯，那貓一嚇，直跳起來，就在那棋盤裏跑過，把那盤棋就攪亂了。萍青立刻站起來，說道：『亂了，亂了，這可不算數了。』廷璧道：『你輸了，那有不算數的道理。』萍青道：『棋給貓踢亂了，我還沒輸咧。』廷璧道：『你的棋只贖了兩個士，一個將，車馬都吃光了，那還不輸。況且那貓不是你拖他尾巴，也不會跑到棋盤裏去。足見你是情虛了，怕喝冷水，所以使的促。』萍青沒的分辯，只得



笑道：「那麼就算我輸這冷水，可豁免了罷。」廷璧道：「那可不能。這是你自己立的約。三面言定，我輸了你，也不許我賴的。這會子，你要賴我，也不和你說話。只問公正人說着，便把眼瞞着。蕙風、蕙風，笑着向萍青道：「怎麼樣？還是喝了罷。免得他們說我這公正人，不公。正萍青瞧着那杯冷水，着急道：「姊姊，這冷水你叫我怎樣喝得下去？你勸勸他，只說他以後輸了我，也不要他喝。」廷璧道：「阿呀，你還要說這話，這可非要你喝不可。說着，便舉起那杯水來道：「你再不喝，我們要捉住了。灌了嚇得萍青掩緊了嘴道：「好兄弟，我這可不敢了。你饒了我罷。」又央着映霞道：「好妹妹，你也勸一勸兒。這件事情，還是爲的你咧。你勸你哥哥，你哥哥總聽的饒了。我這杯水，我纔感激你的說着，臉上漲得通紅，幾乎要哭出來。映霞瞧了，不忍只得笑向廷璧道：「璧哥，就饒了他罷。」廷璧還待說話，忽聽樓下五姨母的聲音叫：「蕙風，蕙風，答應下樓。」萍青趁這當兒，也一溜烟逃下去了。正是

那有聰明操必勝  
從來跋扈也徒然

欲知後事，下回分解。

明紀 璫禍記

(著作者親世山樵)

第十三回 祭夫魂侯氏泣血 別弟情進忠洒淚

詞曰 鷓鴣天

桃柳芳時又見春堪憐。夫主作波臣。杜鵑枝上嚶嚶泣。千里何方尋野燐。情戀戀。淚頻頻。聯昆盟玉勝天倫。莫愁異日無期會。富貴無常難保身。

話說魏進忠等發誓同盟祭拜畢。燒化紙錢。將福物資熟。衆孩子飲了一日酒。散去。果然情投意合。終日遊蕩。看看歲殘。人家都收拾過年。光陰迅速。不覺又是早春天氣。但見

三陽轉運。萬物生輝。三陽轉運。滿天明媚。似開春萬物生輝。遍地芳菲。如布錦。梅殘數點。雪麥漲一川。雲漸開。冰凍山泉。淑盡放萌芽。徑路青。正是那太昊乘震。勾芒御辰。花香風氣暖。雲淡日光新。道旁楊柳舒青眼。膏雨滋生萬象春。

交了新春。那石林莊雖是個邨莊。到也風俗淳厚。人家賀節。皆尊長敬客。禮制自先王豈一娘在莊上。也是這家請。那家邀。到元宵還請不了。又住了個把月。只見和風日麗。草綠花香。人家男女。皆車馬紛紛。拜掃先塋。又早是清明節近。兔走鳥飛。人易老。客媽媽也備酒餚。請幾個親眷。並一娘同去遊春。衆女眷也輪流作東。又玩了幾日。一娘也思及醜醜死得可憐。浪蕩遊

魂不知飄泊何所莫言當時遭際即今之無人燒化紙錢也備了些紙帛羹飯叫了辰生就在溪邊樹下擺設了望空遙祭哭了一場正是

壘壘荒墳陌路邊 從來客死更悽然

試登嫠婦山頭望 野祭招魂鬼不前

侯氏飄蕩半生突遭顛沛丈夫慘死填溝遊魂飄泊不亦悲夫此舉正不可少聊擬拙草一首以憫之

半世飄流事渺茫可憐隨處是家鄉長亭酒淚離情種窮谷驚惶遇暴強十載臥薪涵養志一朝坐草苦衷腸常悲夫作遊魂鬼泣聲聲學孟姜

一娘哭了半日哭死悲生真情難衆婦女勸住回來見這春光明媚觸景生情想起雲卿臨別之言餘情不斷又要入京去尋此時侯氏無家可歸可憐飄流孤雁勢感時窮喚了進忠來與他說知進忠道這樣好安穩日子不過真有此間樂不却要去投人倘或不在那時怎處十餘載時勢變遷况江湖飄流處之人安可一定在京此慮亦是一娘道在此住着也非常法久住也討人厭他雖不趕你你自己住得也沒趣不如走了一遭過些時再來人情也新鮮些此論亦進忠見他必定要去料難拗他答應了出來對劉李二人說道明日要與賢弟們分別了不知何時再會永貞道哥哥要去我們也同你去劉瑤道你去不得的你公公如何肯放你去只是望哥哥早些回來我們到店裏去吃一杯紋紋別話不說他三人去吃酒且說一娘來對客媽媽說了要

上京客老道。既是大嫂。堅執要去。也不好再留。萍水相逢如此莫逆亦至矣盡矣只是務望還來走走。所謂  
 些媽媽便置酒與一娘送行。一娘吃過酒謝了。同房收拾行李。陳氏晚間又備酒在房內饒  
 行。舉杯向一娘道。難得大娘下顧。一向怠慢。幸喜情投意合。滿想常在敝舍久住。時時相聚  
 不料又要遠行。只是我有句話久要向大娘談。又恐不便。一娘道。一向承大娘恩情。感激不  
 盡。今一旦別去。更覺沒情。奈因舍親久別。急欲一見。有甚話。但請吩咐。無不從命。陳氏道。你  
 我相處半年多。一旦分離。恐日後相逢。或孩子們他日相見。情意疎了。意欲與大娘拜為姊  
 妹。將月兒許定辰生。認講也罷了何必許婚况兒女婚姻大事翁姑在堂丈不知意下如何。  
 一娘道。多承大娘美意。恐是我仰攀不起。此言却是心底蘊恐不層匹其伯仲姊妹已不敢  
 當。况姊兒下配犬子。情况兒更怎麼當得起。陳氏道。甚麼話。我們也不過莊戶人家。遂令丫  
 頭擺下香案。同拜天地。却是一娘長些為姊。二人又對拜過了。復拜了祠堂。又向客老夫婦  
 也拜過。客老夫婦順情不較莫又叫過辰生並印月來各拜了。姨娘丈母小夫妻又交拜過  
 從來真女既已父母主婚。受聘必從。一而終雖遠離而誓不。陳氏吩咐印月道以後哥哥相  
 另適丈夫。既盟結髮。義不停妻。再娶觀此等舉動。真如兒戲。陳氏吩咐印月道。以後哥哥相  
 見。不可生疎。須要嫡親看待。日後荊州醜事實由今日之言父母出言不可不慎然若非二  
 非開筆讀。說畢復坐下飲酒。正是  
 者自知。

莫把他。人強作親。

強來到底不為真。

誰知今日稱夫婦。

反作西廂待月人。

飲至更深方散。五鼓起來吃了飯。客老送了五十兩盤費。並衣服行李。陳氏又送了二十兩。並衣服首飾等物。一娘謝了收起。叫進忠備馬。客老道。一匹馬騎兩個人到路上也無人尋。草料不如留在這裏。遲日再來取罷。若非此句讀者幾以客老有意謀其良馬也。且僱兩個驢子去。一娘拜謝了。衆女眷到廳上等驢夫到了。將行李搭上客老道。腳錢一兩六錢。我已付清。與他言明了。送到北京前門上卸的。恐他們路上需索。可以不要理他。萍水相逢。待人如是。一到亦至矣。盡矣。一娘們謝了。衆人大哭一場。印月也扯住姨娘。大哭不放。丫頭們強抱了去。一娘同進忠上了牲口。淒淒惶惶而去。此處雖戀人情。總不比此時日色才出走了。有二三里路。進忠道。兩個兄弟說來。送我怎麼還不見來。驢夫道。想是在大路上哩。又走了里許。只聽有人在後面喊道。哥哥緩行。進忠勒住牲口。回頭看時。只見劉李二人也騎着馬來了。後面挑了兩担。三人並轡而行。永貞道。來得恁早。我們半夜裏宰了羊。煮熟了才來。且到前面柳陰下去挑担的。先走。衆人來到樹下。芳草坡前鋪氈坐下。戎昱送客詩。有楊柳請一娘上坐。衆人圍坐。擺下餚饌。永貞斟酒。奉一娘道。孩兒們一向未曾孝敬得母親。足稱親熱。今日遠行。聊備一杯水酒。略申孝敬。

之意請母親滿飲此杯望前途保重一娘接酒稱謝飲畢劉瑀也敬了一杯二人又進了進忠衆人狼吞虎嚥吃了一會日色將中驢夫來催道晚了走罷要攪路哩一娘等起身三人扶一娘上了牲口劉瑀道我們再送母親哥哥一程進忠道兄弟們回去罷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只見兄弟們前程萬里須各努力保重要緊做阿哥應分永貞道哥哥到京有便務望寄封書子來若尋到親戚望早早回來小弟們有便也自來京看你三人相對大哭好難分手有詩道

駐馬高林日欲西

嗟君此別意悽悽

東風吹壯行人色

萬里雄心一劍提

進忠別了二人隨了一娘上路正是暮春天氣一路上山明水秀草色花香飛塵撲面說不盡饑冷渴飲夜宿曉行非止一日到了京師在前門上尋了客店安下行李打發牲口去了母子二人進了內城此魏進忠第一次進京觀看果然是玉京天府鞏固金城比別處大不相同只見

虎踞龍盤帝市朝

鳳樓麟閣彩光搖

御溝流水如環帶

福地依山插錦標

白玉亭臺翻鸞鷲

黃金宮殿起青綃

西山翠色生朝彩

北闕恩光接絳霄

三市金緡齊淒集

五陵裘馬任逍遙

高臺駿骨金千兩

易水高歌奏九韶

都會九州傳禹貢 朝宗萬國祝松喬 漢劉文字金聲重 燕趙佳人玉色嬌  
 曉日旌旂明輦路 春風鼙鼓徧溪橋 重關擁護金湯固 海晏河清物富饒

赤縣神京金湯鞏固果與他處不同

一娘到了前門見碁盤街上衣冠濟楚人物喧囂諸般貨物擺得十分鬧熱比別處氣象大不相同看了一會走到西江水巷口各店都挨擠不開見做衣鋪內一個老者獨坐櫃外進忠上前拱手問道借問爺子弟們意欲找個下處在那裏老者道一直往西去到大街往北轉西邊有兩條小衢衢喚做新簾子再往裏面叫舊簾子都是子弟們寓所足見高年誠實細細指示不似今人答問路者只把頭一歪了事進忠謝了同一娘往舊簾子衢衢口走進去只見兩邊門內都坐着些小官見景懷情一個打扮得粉粧玉琢如女子一般總在那裏或談笑或歌唱一街皆是又到新簾子衢衢來也是如此進忠揀個年長的問道這可是戲班子下處麼那人道不是這都是小唱弦索若要大班到椿樹衢衢去偏有轉折進忠道有多遠從何處去那人道有五里遠哩往西去不遠既云遠又說不遠與先問之老者不同就是大街可叫驢子去那掌鞭兒認得進忠拱拱手別了出巷子來引着一娘上大街見牌樓下有一簇驢子進忠道趕兩頭驢來那小廝牽過驢問那裏去的進忠道椿樹衢衢母子二人上了牲口一刻就到了掌鞭兒道是了下來罷

進忠道送我到班裏去。驢夫道進衙就是了。二人下來給了錢。一娘站在巷口。進忠走進巷來。見沿門都有紅紙帖子貼着。上寫某班某班進忠出來問一娘甚麼班名。一娘道是小蘇班。駒隙光陰韶華易過。魏二人闊別已久。斯時雲卿年逾而立矣。耳進忠復問那人又道。蘇班猶憶昔年如童子。仍稱小蘇班者。乃婦人癡愚心愛情切之故耳。進忠復問那人又道。你看門上帖子便知你不識字麼。進忠却不甚識字。目不識丁。愧殺復來對娘說了一娘只得進巷來沿門看去。並無其名。直到盡頭有一家寫着是王衙蘇州小班一娘道是了。王衙小蘇班正騎着或者是他借王府的名色也未可知。自己站在對牆叫進忠去問進忠到門前並不見個人站了一會也沒人出來只得走進去看見門都鎖着沒人在家。進忠便往外走撞見一人進來唱道做甚麼撞日朝哩。後有涿州老道士叱伊做賊。此處先有班內人喝他撞日朝嗚呼。時運未至。偏有許多連遭受辱。進忠往外就跑。那人趕了出來。意將若何。一娘上前道了個萬福道借問老爹這班可是小蘇班麼。那人道正是。偏說正是小蘇班情極。一娘道班裏可有個姓魏的。那人想了一會道有個哩。偏說有人發令姓魏人。一娘道他是我的親眷相煩老爹進去喚他出來。那人道不在家到內相家做戲去了。明日來罷。又一折。一娘謝別走上大街叫驢子回下處來。一路上心中暗喜道也不枉受了許多苦楚。今日才有好處。耳聞不如眼見。且慢喜着回到寓處。心中有事那裏睡得着正事。

良夜迢迢玉漏低

幾回歌枕聽寒鷄



舉頭見月侵窗紙 疑是日光曙色兮

一娘巴不得天明正是點頭換出扶桑日呵氣吹殘北斗星天色才明就起來梳洗吃過飯

日已出了心中想道我若自去尋他恐班裏人看見不雅是欲避嫌疑要不去又恐辰生不停當

是恐欠踟躕了一會還是叫辰生去罷遂叫辰生來吩咐道你到昨日那班裏去問聲可有

個魏雲鄉他是蘇州人是我姨弟此時醜驢死久姓氏相同辰生又不知其情不妨竟稱丈

卿以秋扇之捐不肯承認豈非更你尋到他說我特來投他必要同他來說畢進忠往外就

跑一娘叫轉來道你可記得麼進忠道記得的就去了一娘又喚回來道你莫忘了說一遍

我聽進忠道這幾句話有甚難記一娘把了些錢與他叫驢子買點心吃進忠接了才走出

門一娘又叫回來今人婦女送客或遣人赴事未有不三進忠急得暴跳道又叫我做甚麼

你要去自去我不會說把錢向地一掠此是婦人之常態子往畫出劣一娘央了他一會才

拾起錢來要走一娘推住他道我把件東西與你帶去向手上解下一個小小金牌子來即

雲卿所贈之物代他扣在指頭上道這是我姨娘與我的在兒子面前你帶去見了他把他

看他就知道我在這裏了進忠拏了飛也似的去了正是千里尋親猶冀重逢夙好一朝不

遇可憐復起悲愁要知魏雲卿是否在京且聽下回分解

明代 瑞禍記

(著作者親世山樵)

第十四回 侯一娘尋親落魄 王夫人念故周貧

詩曰

自別知心常懷繫 蹇命坎坷十餘歲

道途跋涉抵京師 不遇情人徒流涕

母分貴賤一目看 滿腹慈衷隆濟世

隨身福德有誰侵 樂善好施昌門第

話說侯一娘將金牌子交與進忠去了。自己獨坐在寓處等信。好不心焦。離星散雨落月停雲懷念參商令人

感。心中忖度道。此刻好到了。過一刻道。此刻好說話了。一條心總想着他。直等到傍午也不見回來。想道。大約是留他吃酒飯哩。癡心安想可憐又等了半日。漸漸天晚也不見回來。西廂曲云望得人眼

欲穿想得人心。又想道。我昨日耽擱了許多工夫。回來也只在午後。他是熟路。怎麼此刻還不見來。定是在路上貪頑了。自己坐在店門前。等到日落才遠遠望見。辰生獨自回來。驚不定疑

一問。一娘迎到簷前問道。你怎麼去了這一日才來。急可曾尋到他。急急怎麼不同他來。急急

進忠喘了一會氣。才說道。鬼也沒得一個。是言那。一娘道。怎麼說。情願如畫進忠道。我到他們前見

門關着。我不好敲。直等到日中。才有人開門。我正要問他。他又出去了。又等了半日。才回來。

又要問他。他又同人說着話進去了。此人我誰只得坐在門欄上。半日才見。昨日那人出來問。

我可曾見他。我說沒有見。那人道。等我叫他出來。那人進去。叫出個鬢頭小孩子來。才好十

七八歲。正合雲卿昔年相會時年態問道。那個尋我。我說尋魏雲卿的。那孩子道。沒有。竟關

上門去了。那人後又出來問道。可是他。我說不是。魏雲卿。那人道。這一帶班裏總沒有。有個魏

雲卿。想是在別的班裏。我說不認得。那人道。我同你走走。去將一條巷子都走遍了。也沒得

那人道。五十班。蘇浙腔。都沒有想是去了。十數年人情世事不免生滄桑之變千里尋人前

門上還有幾班。你再去尋尋看。那人去了。我也來了一娘聽畢。正是眉間搭上三鎖。鎖心內

頻流萬斛愁。不覺眼中垂淚。杜少陵曰人生不頻流萬斛愁。不覺眼中垂淚。杜少陵曰人生不

為這冤家。似乎若無此人在心即老死於今日又成畫餅。連晚飯又不吃。就和衣睡了。

一夜憂苦。自不必說。次日起來。只得再叫辰生到孝順。衙衙去訪問。並無消息。住在店內。逢

着吳下人。便問也無一人知道。昔羊裘老人隱釣於富春光武滿天下遍訪尚數年而得

想道。他莫不是上了前程。在那個衙門裏。又央人到各衙門探訪。也無蹤跡。京師銓選官員

微職又何又住了些時。客店裏人雜。進出便搭上了一班閒漢。抓色子。鬪紙牌。一娘着了忙。

人知耶

把他手上金牌子解下來。幸虧留得此物為表記否則日後便整幾夜不歸一娘說說  
 他他便亂嚷亂跳一日回來反向娘要錢買酒吃一娘回他沒錢他竟將一娘的新花綿裙  
 子擎着就走又幾夜不歸。凡八子事父母不孝則他日事君必不忠故張居正奪情之事一  
 娘氣得要死正值京中米糧貴老之及客又無進款正是坐吃山空不上半年盤費都完了  
 思量要回客家去又怕人情世態當日苦留不住今日窮了又來恐其嫌惡人情反覆難  
 忠也戀着那班人頑要反說道當日誰叫你來的如今又戴着鬼臉子去求人母子們又吵  
 鬧了一場漸漸衣服當盡看看交冬天氣冷得早衣食無措一娘只得重整舊業買了個提  
 琴沿街賣唱。此時或客家人見之露出幾日竟不到三五文連房錢也不夠一則脚  
 小難行二則京城路上灰大一下去連鞋幫都陷下去了提起來時鞋又吊了。昔東郭先  
 長安旅困行於雪中敝履不完一日走不到十幾家故無多錢回到下處煩悶店家道走唱  
 有上無下足盡踐地路人笑之一日走不到十幾家故無多錢回到下處煩悶店家道走唱  
 最難覓錢如今御河橋下新開了個酒館十分齊整不如到那裏趕座兒還多得多些錢次早  
 一娘走進城來竟往御河橋來迎着北風好生寒冷不一時望見一所酒樓但見  
 湘簾映日小閣臨風一條青旗招搖幾處紗窗掩映門迎禁院時聞仙樂冷冷軒傍宮  
 牆每覺香花馥馥金水河牙橋錦纜時時知味停舟長安街公子王孫日日聞香下馬

只少神仙留玉珮果然卿相解金貂

一娘進店來先對店主道了個萬福道爺我是個南邊人略知清曲敢造寶店胡亂伏事貴客望爺擡舉哀聲求告店家見他生得標緻婦女生得嬌麗固是處處便宜但息媽貌美可以引動得人大半已便說道且請坐還沒有客來哩一娘坐下店家道大嫂寓在那裏一娘道前門陸家飯店裏店家道共有幾口所問甚驕好似賬一娘道只有一個小孩子店家道這也容易養活養活兩字說得可愧可憐亦可惡嗚呼玩籍窮途幸一娘道全仗爺擡舉作成店家道大嫂一路風吹想是冷了小二擎壺暖酒與大嫂盪寒此主人圖利之意見不收拾了四個碟兒小二擎上酒來店家走來陪他一娘奉過店家酒店家飲了一娘擎起提琴來唱了一套北曲容貌娟好早已瞻仰過矣技店家稱讚不已連晚堂的燒火的都擠來聽齊聲喝采店家喜他招攬得人來就管待了中飯到晚吃了晚飯又吃了壺熱酒才回寓所一連幾日一日也有二三錢三五錢不等甚是得濟一日回來進忠已四五日不歸到黃昏時吃大醉而同一娘也不理他到了次日天明才說他道你終日跟那起匪人做一處必做不出好事來這禁城內比不得石林莊若弄出事來你就是死了母訓愾侃因是天大不如跟我到館內代他走走堂每日好酒好食還可尋錢貼用以侯氏之身分以進忠

用進忠道沒得捨臉。樂布微時為酒家傭工相如業沽文君當爐器英雄說着跑出去了。  
 一娘氣了一會才到酒館中來唱了半日到東邊一個小閣裏來見有兩個人在那裏對飲。  
 上首是個清秀小官。又將意中人觸動對坐那個人頭戴密絨京帽身穿元色潞縐直身。非上等生  
 得肥偉長大見了一娘上一眼下一眼目不轉珠的看。此以面熟而看之並非動心者也那小官扯一娘坐  
 下吃了幾杯一娘起身走到對席上唱那人猶是看着他又唱過一遍錢都收了重到閣子  
 上見兩個人已去了一娘走出來見那二人還伏在櫃上與店家說話一娘站在旁邊伺候  
 只聽得店家道曉得領命。四字二人拱拱手去了竟沒有把錢與一娘。不與錢者以店家點  
 頭喚一娘到面前說道才兩位是吏科裏的掌家。以為非者晚間要留你談談一娘道使不得  
 我下處沒人。不言身分不甘只推以店家道如今科道衙門好不勢耀我却不敢違拗他當  
 不得他的計較。科道衙門如何把一娘硬留下到晚客都散了店家將小閣子收拾乾淨鋪  
 下床帳。既云談談何用笑等到黃昏時二人來到閣上坐下請一娘上來坐在橫頭擺上餚  
 饌店家道二位爺請些總是新鮮的一娘奉過一巡酒取提琴唱了一套北曲又請過色子  
 請那二人行令斟上酒一娘又唱了套南曲二人嘖嘖稱讚那人道從來南曲沒有唱得這  
 等妙的正是詞出佳人口。文由才記得小時在家裏的崑腔班戲子那唱旦的小官我欲問

是唱得絕好。至今有十四五年了。方見這位娘子可以相似。可謂夫如今京中雖有數崐班  
總是狗哼一般。一娘道。二位爺貴處那裏。聞言有因不那人道。山東一娘道。我也曾走過山  
東的。爺是那一府。那人道。臨清一娘道。我也曾在臨清住了兩年。那裏有位王尙書老爺。  
可知道麼。那人道。王太老爺去世了。你怎麼認得。由唱曲轉言戲子小官由小官轉問籍貫  
一娘道。我在山東走過好幾府。惟在臨清住得最久。每日在王府裏頑耍。王大爺十分和氣。  
不知可會中否。那人道。你莫不是侯一娘麼。轉可見早間日不一娘道。正是爺怎麼認得我的  
那人道。我說有幾分面熟哩。先見了。你想了半日。也想不起來。原來比當日胖了一娘道。老  
了。那人道。還不覺豐姿如舊。可謂徐娘雖如今大爺做到吏科給事中。所以得官容易。奶奶  
時常思念你。常差人四路尋你哩。我欲代問魏雲卿。你家老醜與辰生好麼。一娘將前事大  
概說了一遍。十餘年歷。寒夫。人。此。刻。在。於。何。處。你道尋你不見。原來遭了大變虧你受的一娘道。爺上姓  
那人道。我還認得你。你到不認得我了。我是貽安一娘道。爺發身了。故此不認得了。這位爺  
尊姓貽安。道你真老了。他是吳爺家的六郎一娘笑道。一別十多年。當初只好十多歲。店家  
道。正是他。鄉遇故知了。不意少刻。竟然久。各飲一杯。六郎道。我們就。行個。喜相逢的。令罷。六  
個色子。湊算少一點。吃一杯。行完了。又猜拳飲酒。正至三更。方散。貽安去了。六郎同一娘

宿了。處處寫盡逆增父母汚賤鳴呼作者猶不肯擱筆饒怨兩人都是久曠的。所謂久旱說不盡一夜歡娛天明貽安  
 進來說王府叫一娘等着少刻王府裏差長班來接一娘慌忙梳洗吃了飯同長班上馬到  
 王府門上回過裏面傳柳家人出來喚一娘進去官家婆引進後堂王奶奶尙未梳洗一娘  
 叩下頭去王奶奶一把扯起來道好人呀一去就不來了叫我何處不着人訪問你一向在  
 那裏辰生好麼一娘道多謝奶奶掛念遂將別後的事細說了一遍想在恩人前不敢  
 道原來受了許多磨難我說怎的不見你來丫頭拏茶與他吃奶奶才來梳洗一娘就坐在  
 旁邊只聽得房內孩子哭一娘道奶奶有幾位公子王奶奶道我生了兩個都讀書去了數  
 年世事今這是丫頭生的寬洪頭量頗有氣梳洗畢拏上茶來一娘吃了點心王奶奶見他身  
 昔之感這衣服單薄取了兩件新綿衣與他穿古人云費千金以結勢豪莫如傾囊粟以濟貧困唐  
 上以全其節後綱卒憲女知受網恩深哭之大慟如喪考妣又寶馮鈞輕財仗義好善濟貧天  
 賜福祿壽考五子列孫皆顯貴天報善人豈爽哉觀今之富貴者惜財如血目賂貧窮而睨  
 睨相視毫不動心或有一生慳吝計百苛求積財不耗一朝空手就木留與子孫揮少頃  
 霍被人談笑咋舌此等惡人我不知其何心王夫人慈祥福德安得不置身榮貴哉少頃  
 王老爺回來一娘出來迎接見王老爺比前胖了許多所謂心見了一娘道貴人難得見老  
 稱侯氏貴人則神明所示也今王公以貴見賤一向在那裏一娘叩了頭王老爺換了便服  
 反呼貴人者並非調侃乃狷介性情如是耳  
 道坐着一娘道老爺在上小的那敢告坐王老爺道你又講起禮來了一娘只得在下首告



坐王老爺道你沒有到泰安去想必見白公說候一向在那裏的王奶奶將他遇難之事說  
 了一遍代說王老爺道你家老貨死了可曾另尋個對兒以衣冠掃紳原不應出此等一娘  
 道沒有兩個強盜只好王老爺道你家辰生呢一娘道在前門陸家飯店裏王老爺吩咐長  
 班把他行李取來並喚他孩子來小廝答應去了王老爺道老一來得却好我目下正要出  
 差家眷回去正要人作伴你少不得也同到臨清去頑頑王奶奶道甚麼差使王老爺道因  
 關白平復了差我去安撫朝鮮先打發你們回去三人同吃了早飯王老爺出去拜客午後  
 才回來長班取了一娘行李同進忠來小廝領他入內一娘道來向老爺太太叩頭他時不  
 以子貴今日先見子以母賤所王奶奶道去時才幾個月如今這樣長大了強盜少効十餘取  
 酒飯給他吃三人坐下飲酒王老爺道你幾時到京的米價貴得狠哩一娘道來有八個月  
 了當初雲卿原約來京一會不意到此遍訪不遇耐口已久此時不故此擔攔至今王老爺  
 道他到京第二年就上了前程在京中住了七八年去年春間才選到廣東去了却好吳益  
 之是他的上司帶表吳益之入仕朝裏無人莫做前日有書子來說新喪了偶  
 切你如今也是寡居不如還與他做一對兒到很好今人有等不肯衣冠者輒作寡婦再醮  
 留種矣王君不過順水一娘道如今他有官有財那愁沒有嬌妻美妾還要我麼深恐有秋  
 推舟耳又當別有一論

卜十數年來不可不慮。故婉探一言以。王老爺道。他到是有情的。提起來。就眼淚汪汪。哩飲至更。深各自歸寢。次日。王老爺伺候領敕辭朝。送行請酒。逐日不閒進忠。仍舊戀着那班人。不肯。隨着娘住一娘。求王老爺懲辦他們。王老爺道。京中光棍最多。且不怕打。今日處了。明日又是如此。只有管你兒子。爲是王奶奶對王老爺道。老一隨我們回去。你把他兒子帶了去罷。王老爺道。那小厮眼晴生得兇暴。不是個安靜的。昔梅福知王莽必致篡漢。郭子儀識安祿山終當跋扈。常安民識蔡京之奸。晏敦復知秦檜之賊。王君慧眼頗有鑑人之能。帶去。恐他生事。我看別的衙門有用得着人的。荐他去做個長隨。有了管頭。那起光棍就不敢尋他了。次日對一娘說了。叫長班來吩咐道。這魏進忠的娘要隨太太們回。臨清他在此無依。你去看那個衙門用得着人。可作成他去做個長隨。長班回道。只有中書程爺對小的說過。要個長隨。請老爺發個帖子去。沒有不收的。從此枝節多矣。王老爺進來。對一娘說了。娘兒們商量。停當。王老爺發了帖子。長班領着進忠到程中書寓所。來正是未到。黃扉稱上相。先棲墨吏。作親隨。不知魏進忠隨程中書作長隨。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定夷先生偉鑒

敬啓者 尊著『芝蘭緣』去年僅刊一期今歲又僅蒙續撰兩期以致

閱者盼望極殷時來專函詢問已不下數十百起足徵 海內歡迎

先生著作其熱忱當可見一斑矣用特專佈奉達自七期起 敬祈

源源賜稿勿再開斷倘能至本年十二期結束尤爲感盼

再本報六七兩期不日即可出版惟八九十一十二期正在趕編之列

自後 尊稿能得併期賜寄俾免存版以待則更不勝盼禱至至前日所

拜 大稿已刊入第七期矣合併奉聞敬頌

撰安

小說新報社編輯部同人謹啓

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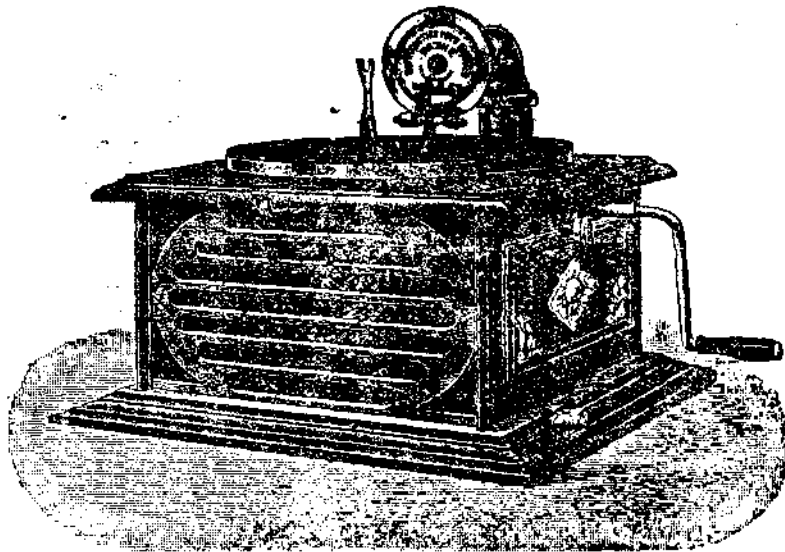
蒼

刀徵



百代公司新出唱片

函  
索  
即  
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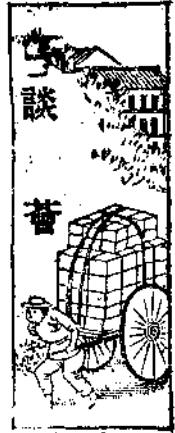
目  
錄  
樣  
本

王 張 譚 譚

浦 連 豔 文 培 小 英 富

托 七 兆 郎	劍 美 案	戲 遊 鳳 龍	紹 蟬	戰 武 關 蒲 坡 家	定 山 軍
------------	----------	------------	-----	----------------	----------

本外埠各經理處  
均有唱片出售



◎ 榘水盒讀史小評

(谷 叟)

殺。身。錯。者。袁。盎。也。後。則。同。傳。一。先。一。後。千。秋。共。讀。此。則。百。世。不。解。之。恨。也。岳。飛。之。冤。秦。檜。殺。之。也。後。則。一。坐。一。跪。千。秋。相。對。此。則。百。世。不。解。之。仇。也。姜。女。之。哭。蒙。恬。痛。其。夫。也。後。則。一。祠。共。享。千。秋。相。傍。此。亦。百。世。不。解。之。怨。也。

田。延。年。亦。非。端。士。但。霍。光。廢。昌。邑。立。宣。帝。延。年。彈。其。擅。廢。立。無。人。臣。禮。上。安。天。子。下。攝。大。臣。轟。轟。乎。電。掣。靈。擊。真。古。今。霹。靂。手。裴。謂。秦。彈。郭。子。儀。李。勉。奏。彈。大。將。軍。崇。嗣。彷彿。此。種。英。風。

漢。中。山。靖。王。景。帝。醉。卒。幸。唐。姬。而。生。也。靖。王。後。

談 著

生。子。百。二。十。人。為。古。今。多。男。之。冠。光。武。昭。烈。其。後。裔。也。五。代。錢。王。子。昱。生。子。百。數。人。明。嘉。靖。王。生。子。百。人。梁。鄱。陽。王。恢。生。男。女。共。百。人。男。封。侯。三。十。九。女。稱。主。三。十。八。三。公。多。得。造。物。生。生。之。氣。或。者。德。亦。足。以。培。育。故。能。至。此。獨。北。周。李。暹。哲。身。為。江。南。叛。臣。復。破。父。母。之。邦。乃。亦。生。男。六。十。九。人。緣。溪。十。餘。里。間。第。宅。相。次。子。孫。參。見。或。忘。年。命。按。簿。詢。之。而。後。悉。以。惡。人。而。子。孫。衆。多。如。此。豈。噫。狗。鬥。雞。之。多。育。產。供。人。刀。俎。之。用。固。不。同。於。麟。鳳。之。寥寥。耶。

賈。太。傅。王。佐。才。陸。宣。公。之。流。也。然。太。傅。只。欲。改。制。度。不。知。文。章。黃。老。之。學。凡。事。以。安。靜。退。步。為。主。改。制。之。事。只。可。行。於。武。帝。時。蓋。武。帝。敢。於。有。為。者。也。太。傅。若。欲。行。於。文。帝。時。大。臣。不。為。一。體。而。且。忌。之。凡。事。掣。肘。亦。王。荆。公。結。局。耳。董。仲。舒。

正與文帝相合惜乎。又生於武帝時。兩人所以皆感不遇。

昭君入胡。是千古傷心事。其出塞詩曰。秋木淒淒。其葉萎黃。父兮母兮。道里悠長。明說父母。其難言者甚多。何等悽惻。想其初遇。單于之夕。代他難說。難想。石季倫詩為他一一言之。反覺膚淺。何也。怨苦之可以言。傳者非真怨苦也。後人有作反昭君怨者曰。不成為漢后。便出作閼氏。亦足當人主。還能殺畫師。琵琶歌。義帳。酥酪。醉金卮。強似長門裏。秋風老黛眉。反作絕無怨苦。乃真怨苦者也。

鬼侯獻女於紂。女不喜淫。紂醜鬼侯。說者謂鬼侯無故導君以淫。有致醜之道。不足哀也。明太祖時有獻詩。文女子者。詔斬其女於市。王禳以女昭君麗姿。異人人求者。皆不與。而獻之元帝。

帝不之幸。以賜單于。夫民間一女子。于歸宜室。亦云佳矣。何必希寵帝室。則讓之下。愚不肖極矣。桓帝欲以公主妻楊喬。喬死不從。詔晉主欲以公主妻荀羨。羨遠遁而避之。夫帝女下嫁。此何如盛事。自常情視之。亦希世奇遇也。區區窮措大。尚且不欲。奈何以繼體之淑質。供昏暴牀第之歡。鬼侯取殺身之禍。王禳致竄女之悲。自作之孽也。徐中山夫人不欲其女作繼室。其女妙錦亦薄皇后而不為。真曠懷高識哉。

### 今雨錄

(尖鳳)

#### 紅葉道人

(續第六期)

余旅滬六載。每歲必遊西湖二三次。未曾題詩以醉湖山。雖係性情慵惰。實由每一構思。覺有道人此歌。橫亙於胸。所謂燕許在前。無胆下筆也。至於歌者王克琴。雖僅擅長於秦腔之風。情

小劇然論其才色及遭際足以顛倒衆生蜚聲菊部惜爲一般無行文人所假借作爲彼輩互相標榜之鵠伶也而妓視之傳呼侑酒習爲故常以爲譽王實乃玷王得道人此作克琴傳矣傳之能永且久矣或有譏道人亦既遁入緇流卽應掃除綺障醉心歌舞不慮墮其清操耶不知此不足以抨擊道人也道人讀等身書抱匡時偉略因不得志於時之故聊爲避地避人計披髮入山以學道自晦亦猶魏玄成之生逢隋季涸跡於煉汞種桃之侶以待機緣若以墮清操責道人適貽道人狂笑耳戊午新秋余重晤道人於海上道人着新式衣履雅度翩然意態恬適笑向余曰不能永作太上忘情之人頃已重入世網子意云何余曰萬方多難深源不出其如蒼生何余極憲子之東山再起也時海內

聯省自治之說甚囂塵上道人草時事平議二萬言警告全國略謂十年之內欲求治安非遷都廢省採用聯邦制不行當時操汝南月旦者稱道人有改亭雪苑之風鳳皇熊某曾作大政方鍼炫世觀平議詔爲救濟中國之良策黎元洪亦震其才假託鄉誼按月郵百金爲道人壽閱數月以無故受贈爲恥却之黎大慚阻道人詩中有一生少受淺人恩蓋有所指也道人素窘衣服常置長生庫中憂戚不露於顏色遇人有急難恆盡力周濟之湘南世族勞生能詩工畫且善彈琴爲道人之契友一日勞生介紹其友胡某與道人訂交胡某能作小說尤長於編排時事新劇運蹇常賦拮据有妾小字從一杭州產乃遜清之宗室而駐防於浙者民國紀元隸浙籍年甫十七貌絕麗而有淑德胡某以平



日受道人接濟之數過鉅無力奉償託勞生先容擬以從一贈道人道人力拒之且語胡某曰友朋以有濟無事之極平常者何遽以人充酬品况汝之妾名從一若一旦歸余是從二也不詳孰甚胡某叩謝再三而去道人之崇尙風義有如此者道人浪跡津沽芝罘間拯貧濟乏類似待遇胡某之事頗多不勝殫述道人施不望報與曹阿瞞相反生平具有甯使天下人負我不可以我負天下人之宏量就余所知負道三者以蒲陽馬生為最馬生落魄於杭衣食住三者悉無所資丐於市無一理其呼籲者道人入市行沽與馬生遇憐之攜往酒樓對飲時雪花如掌朔風砭骨市上人亦甚稀一道士一乞丐痛飲於紅泥爐畔大嚼縱談哭笑之聲雜作見者詫為異人既而道人知馬生之詩及書法皆

有奇趣愛憐並深其別也典衣鬻物以壯其行色賦嗟哉馬生行長歌以送之蓋以吳六奇視馬生也馬生亦感激涕零誓生死不相背棄詎驪歌唱後好音長乖有謂馬生由他途干進刻正擁旄於白山黑水間早置武林貧道於腦後矣噫道微世衰負恩寒盟如馬生者滔滔皆是也道人其奈馬生何辛酉夏道人忽放權於洞庭湖見者疑道人將退隱於衡嶽矣援鄂自治軍起於長沙道人實參戎幕機要文書旋創民德報於漢皋自充主撰道人固非自甘沉淪與世相忘者頃來海上旅囊蕭然惟詩文殘稿數卷而已余索其最近著作道人檢雙石行示余詩云好鳥無定棲皓月有圓缺物非金石姿何以避免淪滅興公好遠游尋山灑狂墨纔脫幾兩屐餉我青田石篆自扶桑翁鐫以蒼藤格兩兩

伴仇池含弘光日月藏奉五年前輕舸旋楚北  
 重來五年後發篋見光澤珠還不足貴珍重寒  
 山拾不磷勵此心壽與乾坤埒並序云五年前  
 余友尖鳳餉余雙石其質瑩潔可愛返楚後時  
 慮此物失所頃來海上燕尋舊壘故物尙存書  
 策中封識完好不禁欣然賦此以爲紀念按此  
 石余係得諸同鄉鄒孝廉而轉贈道人者石質  
 固佳難得道人珍惜若此洵石之大幸歟道人  
 年甫五旬精力不甚健旺歧黃家言而不注意  
 於養生之術蓋生丁喪亂有才悶而未宣萬感  
 攢心不屑以運命之修短介懷也然濟物之熱  
 忱則異常興奮嘗語人曰吾國偉大事業多由  
 軍閥及政蠹相倚伏因儒者分學業事功爲兩  
 途彼輩得以乘機竊發盜國殘民吾人倘能即  
 知卽行揉成一片做去天下事尙可爲也聞者

不以爲迂怪則以狂狷視之嗟呼悠悠天地懷  
 瑾握瑜者何處覓賞音哉按道人原名鴻煜以  
 音相叶故號紅葉道人近則更名楞取堅固大  
 定之義擬終生以此自惕云

見聞偶憶

(律 西)

(完)

●棺中鬼

同事高君言前僦居西門外時比鄰有郭姓者  
 所居臨街一日有舉殯者經過郭婦憑欄觀之  
 見所昇像亭知死者乃一翩翩少年不覺微啣  
 觀舉而入則此少年已在其旁呼他人至俱無  
 所見自此行坐必偕眠食與共談笑溫婉似曾  
 相識者晚間夫歸與婦同床輒覺有物壓體黑  
 氏蒙茸驚懼昏迷必易他牀乃已婦懼避往母  
 家偶一涉想少年已應念而至每攜果餌來餉  
 婦他人食之亦與市間所購無異一日婦偶思

食同芳居廣東饅頭。少年遽持一盤來。朱印宛然。熱氣猶蓬勃也。夫恨之。往詢樞主。知爲甬人陳姓。乃助以資。令速歸葬。盤樞之日。經過門前。婦果見少年。躑躅隨行。以袖掩面。作拭淚狀。自是不復再來。婦亦至今無恙。按鬼無形質。何能致真物。或狐魅之屬。因婦有邪思。故幻化以戲之歟。誌之以供靈魂學家之參考焉。

●雙料

行文時。往往有描摹一物。至累牘連篇。猶恐閱者不能瞭然者。如用一故事。只須數字。已面面俱到矣。余嘗謂談話時亦然。一日席間。友人偶談及某書家擇筆之精嚴。謂其所用之筆。皆令名工。定製取兩筆之材。剖而析之。擇其佳穎。併縛一處。仍如一筆。大小用時。筆頭豐滿。自然宛轉如意。且能耐久。余笑曰。是卽市間所謂雙

料耳。何須詞費耶。友亦頓悟。不覺拊掌大笑。

●購畫失官

前清同光間。長白某公。素喜古玩。而性極怪吝。官東河總督時。有持仇十洲唐宮乞巧圖求售者。某視之。衣褶分明。設色古豔。確爲眞品。愛玩數日。不忍釋手。惟索價千金。不肯少減。某公只肯出八百金。不成而去。有杭人許寶峴者。時官中河同知。與某公有同嗜。聞其事。卽出千金。購去。某公以事忙。已置之矣。事越數月。忽復憶及。欲令持來覆視。售者乃具道之。某公大怒曰。吾統轄全河。尙不敢如此揮霍。彼一同知。乃欲與吾鬥富耶。苟非平日尅扣工料。款從何來。僚屬聞其語。陰以告。許勸令獻畫。以求媚。詎許亦強項。大有吾官可去。此畫不可得之意。某公聞之。益怒。竟於年終考覈。劾去之。

### 命犯孤鸞

張琢如平湖世家子也。年十七已在中校畢業。母劉氏欲與論婚。琢如乃自陳在校時曾與梁異貞女士發生戀愛。雖無婚姻之約。然知己難得。今生誓非梁不娶也。母曰。汝父早故。吾撫汝成立。非易。原冀早得賢婦。代吾操持家計。自宜審慎從事。梁女果賢。吾復何求。若其不賢。亦不能徇汝意也。乃遍託戚友代爲物色。始知梁亦大家閨秀。既美且才。劉氏大喜。徒以素惑於迷信之說。必欲得女之八字。卜其命運之臧否。乃敢決定。劉氏有姪名世安。聞其事。豔女之色。欲自爲謀。乃設法賄日者。言女命犯孤鸞。年未二十。卽應孀守。又無子嗣。將來且須身入空門。云云。劉氏聞之大駭。深幸尙未聘定。卽告其子另覓佳耦。琢如素性至孝。不敢違母意。日惟飲

泣而已。母誤會其意。急爲訂婚他族。迎娶過門。琢如終以良緣未遂。年餘竟抑鬱得疾而死。幸所娶婦已產一男。母得稍慰。世安娶梁女後。劉氏始悟其奸於其成婚之日。往坐堂中。謾罵。竟日。賓客闕散。世安初亦不料事之決裂至此。聞琢如死。驚怖欲絕。至是良心上恆覺不安。幻象所造。似見鬼來索命。不一年亦死。梁女年僅十九。以無子女。故後竟祝髮爲尼。一如所言云。

### 踏搖娘

語云。巧婦難爲無米炊。乃竟有有米尙不能爲炊者。余家近僱一傭婦。爲蘇之同里人。年近四旬。視其狀似頗強悍。有力。任以事。多辭以未習。並煮飯亦以不能辭。或有在旁笑之者。曰。然則汝能吃飯耶。曰。是豈有不能者。問然則汝家中所吃之飯。何人所煮。耶。曰。吾夫爲之耳。問其所

著之履何人所製曰吾姑製之耳聞者皆譁笑婦曰此亦有故因吾母家夫家皆業航船往來兩埠均有限定時刻終年搖櫓曾無暇時吾生長舟中自十二三歲時即為吾父助力嫁後又為吾夫助力全家恃此為糊口之計夏日則汗流浹背冬日則寒風砭肌晝夜執此刻無甯晷雖至兩臂痠楚欲絕不敢少休乃屬最清閒之事惟吾夫始克享此優遇借煮飯休息片時耳若吾輩安敢望此至於製履更為清閑吾安敢取巧奪於吾姑之手以冒此不孝之名耶問然則汝今何故改業曰近來汽機輪船往來如織人皆貪其迅速舍此就彼吾家數世之業一旦遽失不能不四出謀活雖欲為昔日之勞苦且不可得矣言時揮淚不止余因嘆天下事苟非身歷其境正未可一概而論也

### 蒔花館叢鈔

(亦陶)

#### ●孔曉庭傳

沈樓銷夏雜錄載吾鄉有窮士孔曉庭者與余交數月而死未死時見余每道貧苦不知其少時何如而就此數月中所聞所見蓋已極人生之苦而未嘗享一日之樂者也故哀之而為之傳曰曉庭名繼立宣聖裔孫入色庠為諸生家一妻一子賃破屋居之泥地卑溼雨來浸床足輒半尺鞋或覺水去壁角土鏗無煙火兒索飯時聞哭聲而曉庭忍淚屏氣嚙齒穿齦以寫其怨恨往往得傑句泣鬼神詩由是遂工近人無與敵者然性孤傲又憤世嫉俗不能容一人人疏之棄之擲揄之未肯一援手者而曉庭乃益窮矣與余之相識也在丁丑三月曉庭方以失館故作窮詩覓人和而人無知之者曉庭憾曰

天下人盡盲矣。子尙能識此中一二字乎。余讀而賞之。曉庭喜曰。子真天才也。不謂讀書未半。本而偏能解此。蓋譏余年少未學也。遂邀余過其居。觀全集。妻告米罄。抱小兒絮床背。曉庭又憾曰。休再說詩矣。字既不可。責余將磔此身。以食之。余不敢作一語。默而退。俄又逢于市上。則提柴四五斤。右手一籃米。升餘。鹽菜五六莖。見余怒曰。咄。子何往也。隨余去。又復隨之。至則坐歎曰。去年窮。尙有館在。得以具饘粥。今年窮。則眞索我于枯魚之肆矣。因言頃以布衾質錢買米。然明日又奈何。感慨歎泣。數行下。尋又怒曰。士人不能爲國家立功名。取金印如斗大。至于妻子不能養。時乏食。僵臥斗室間。又何生爲。因忿發。致病嘔血。每升餘。又以求食。故不得眠。坐仍惘惘。街市間垂頭喪氣。無復有向時豪態。

嗣後每見之。則病益甚。貧亦益甚。或自館中書問其鄰舍。則亦言病益甚。貧益甚。有非楮墨所能摹繪者。蓋自三月以來。實無一飽食安眠之日也。是年冬至後三日。說曉庭晨起嘔血。晚嗽粥半碗。提甕汲井水滿器。眠復嘔血。牀前地皆紅。至天明遂卒。年三十七。詩稿多散佚。沈樓論曰。昔世勤遣將。每論相。謂貌寢福薄。不能成功也。嗚呼。貌寢者果無福哉。曉庭貌寢。突目。齶口見者無不笑。而詩才幽奧。驚人句。越孟郊。窺李賀。豪氣勃勃。然時罵人人。欲殺之。其漢之趙元叔。禰正平。而卒以貧死。貌之不可以已如是。夫然挾其傲骨。以與命爭。卽至三旬九食而屹不少挫。與隕穫于貧者有殊焉。惜詩稿不傳。致三十年苦志。如輕雲飄風之漸滅也。可不哀哉。

蒔花館主接曉庭先生居邑城。余舞象時。尚及見之。人呼爲孔歪嘴。家貧至鬻書易升斗粟。余同硯友卞君案頭置有書籍。卷面皆先生親筆題署。並鈐圖章。窮可知矣。惜未見先生之詩。亦一憾事也。

●記黠

有母。貓曰黠。畜之。三月日飼三魚。甚肥澤。黠有光。靈則即。陽而處。或戲蝶於落英。淺草之間。夜則登榻。與人偕臥。意甚得也。無何產四子。鞠育。願復。瘁苦一如乎人。己偏臥。四子者攢吮其乳。又惟恐人之弄之。守弗去。雖呼之食。終亦不願。稍長。導之行。時或得鼠。口唾以至。聲呢呢若招子。四子聞母聲。奔集。則委而授之。競裂其體。醫暗處潛食之。母不得一足趾焉。常食。俟子食既。而後就盞。則已無能爲飽矣。四子者力日強。

數侮其母。羣居之際。投之骨。子必先得。母或從旁覷而歟之。輒賀賀作怒聲。母居不能安。稍他適。迨返。怒亦如之。後去畧久。少瘠矣。色艷。然歸。卽不相識。張耳聳脊。競奔噬焉。母不得已。茶然垂尾而逃。後遂不知所往。君子曰。嗟乎。生之而受其虐。不足惜矣。至有生而虐所由生。何其忍且果也。然安知夫爲其子所虐者。其爲子之時。不嘗以是虐其母乎。一旦而爲母。不卽見虐於其子乎。夫黠獸焉耳。世且有。不獸其名。而獸其行者。於黠乎。何尤哉。

●塵談

蒔花館主接右爲從叔石眉公所撰。公別署天自山人。邑廩生。精等韻翻切之學。工詩詞。及醫。兼擅畫梅。著作甚富。惜散佚耳。  
(曼陀羅室主人)

●左恪靖

左恪靖侯（宗棠）恃才傲物好事攬權初在駱文忠幕人但知有左師爺不知有駱中丞也每聞設香案轅門升砲則羣噪曰左師爺拜奏本也嘗爲曾文正所劾旨下褫職時方盛暑恪靖手蒲葵扇裸體讀書聞旨褫職忽大慟文正隱窗外窺之嘆曰悔心萌狂士猶可就範也設無此哭非人情之常則文正蓄意殺之矣恪靖與文正數牴牾嘗痛詆文正用人不善亢厲使人難堪文正覆之云昔富將軍咨唐義渠中丞云貴部院實屬調度乖方之至貴部堂博學多師不僅取則古人亦且效法時賢其於富將軍可謂深造有得後先輝映實深佩服相應咨覆云云讀此札令人失笑恪靖好盛氣凌人得覆冷刻絕倫乃大怒從此遂無一字見及與人書函好畧一亮字蓋自比武侯遂有葛亮之所以爲

諸之謂文正雖先進去函亦但以兄弟相稱不稍謙下至文正薨乃自書一聯晚之云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而自稱晚生焉

### ●脂粉地獄

陶菴夢憶記二十四橋風月云名妓匿不見人非嚮導不得入歪妓女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薰燒倚徙盤礴於茶館酒肆之前謂之站關茶館酒肆紗燈百盞諸妓掩映閃滅於其間燈前月下人無正色游子過客往來如梭摩睛相過有當意者逼前牽之而去沈沈二漏燈燭將燼茶館黑魃無人聲所贖諸妓猶待過客或發聲唱小調或謔浪嬉笑故作熱鬧以亂時候然笑言啞啞聲中漸帶淒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見老鴛受餓受笞俱不可知矣所



記揚州歪妓。動人酸楚。今海上之青蓮閣昇平樓。依稀如是。往歲好奇借鍾山樵登青蓮閣。據一榻侍者。進茗恐殘不潔。置之而已。但取報紙。狀若瀏覽。實則目光已射出報端。竊審過往諸色人等。非是者流。驚必羣趨。而至以為登徒子。訪豔來也。客多僂薄兒。謔浪諧笑。足踏手舞。而野妓來往如穿梭。隙可乘。則止步調笑。怪狀百出。顧雖故作歡容。而面有菜色。知其飢寒所逼。遂出下策。老鴛從而虐遇之。則雖墮落猶不獲飽暖也。身不自主。沈淪可悲。人言此是鴛鴦侶。我作哀鴻一例。看乃牽山樵袖。踉蹌撿面下樓。時方隆冬。朔風緊張。車過泥城橋畔。見道旁鶯鶯燕燕者。單寒翠袖。瑟縮檐下。嬌聲召客。聲出斷續。嚴風抑其吭也。山樵言。雖夜過午。猶見此輩躑躅。黑暗中久久延佇。勿去。雖無過者。猶

作萬一之希冀。是亦野妓之一種也。嗚呼。佛說地獄得母。此其一歟。

心漢閣筆記

(續六期) (眠雲)

虎穴

軼凡診視既畢。還至小閣中。元滌問病能速愈否。軼凡曰。病頗深。須服百劑。半年後可復元矣。我今為擬數方。按次服之。每方可服十劑。如不合度。我可再來。蓋此時軼凡急求脫身。故為是言。元滌合掌謝曰。敬諾。但須多屈先生。幾日。觀其進數劑後。病狀如何。屆時請先生擬定數方。則較有把握矣。軼凡知已入樊籠。一時不能脫去。只得應允。元滌與辭出小閣而去。是晚使人齎千金至。曰。俟奏全功。再當厚酬。軼凡卻不受。使者曰。此不能退回者。方丈有命。小僧等不敢逆也。先生自量之。亦宜順受。為得軼凡會其意。

順心益憂。戚自是方丈絕迹不來。卽軼凡請見亦不至。軼凡又介使者以前約爲請。謂今病情已深悉。進藥亦漸得手。已定數方。請方丈來。面陳數語。將告歸。乞送出山。使者明日來。述方丈意。謂決請先生留山中。半年俟奏全功。然後方丈親送至府。爲先生上扁酬雅意。并謂此後無庸再瀆。迅速治病。早愈。一日卽早出山。一日也。凡診視時。必有人監督之。小閣外常守以二人。亦似監視之者。名固云伺候。呼喚也。軼凡心中益焦急。

一月外。小閣守候二人。軼凡漸與親。軼凡憂悶。飲食減。所餘酒肉。恆分給之。又以所酬之金。各賜予百兩。則卻不受。固與之。乃受。曰。我二人感先生厚待。當實告方丈。將終年幽拘。先生於此。并囑我輩。先生出散步。皆當隨往。且無許過遠。

卽美人病愈。先生恐亦難遂出山之願也。軼凡佯笑曰。我深知方丈信義。美人病果愈者。我必歸也。且我居此供奉甚周。地方又清淨。可以避賢。我又性愛山林。得久居於此。方丈之惠也。兩人視軼凡而笑曰。世謂人性各不同。今聞先生言誠。誠不同也。於是軼凡益以好言結二人。使不疑。因謂性喜獨自一人游山。爾等不必從。且方丈賜我巨金。在此行見美人病將愈。聞尙有數千金酬我。我若逃。是自棄此財。不已。慎乎。且此處萬山中。卽逃亦不識路徑。非如飛鳥。安得高翔而脫網羅者。爾等自游息。無庸隨我也。二人諾之。

軼凡驟脫監視。四出覓路。徑竟無可通者。於是攀藤附葛。若猿。然一日逾一峻嶺。望見隱隱十餘里外。有茅屋數間。遂下嶺。盡力狂奔而前。

未及約三里。豁澗阻之。折竹測淺。深則丈餘。未及其底。不能徒涉。繞溪行。曲折又十餘里。頻頻回望。幸不見有追蹤而來者。日已暮。心益惶急。既而得一小橋。則溪之最狹處。過橋斜望。茅屋猶能彷彿。其處蓋月已吐。光繼晷也。既抵籬門。呼門。犬出吠客。須臾一嫗年五十許。出啓籬門。招客入。問所從來。以實告。嫗曰。幸甚。幸甚。寺僧與去此五十里。某山之盜通。其盜魁則方丈。結義昆弟。耶君若不逃出。終身被幽矣。環山居民咸痛惡之。然不敢洩。恐遭屠滅也。軼凡見嫗善氣。熏人頗敬之。嫗云。今夕可留宿草舍。明日我可指點迷途。俾耶君安然出險也。惟家已糴盡。此去有遠鄰。在五里外。老身當去借一升米。爲耶君作晚餐也。軼凡腹甚飢。因謝之。謂後當重酬。嫗笑曰。耶君欲學淮陰少年耶。遂提竹筴出。

籬門而去。將去時。呼女名曰碧兒。可先烹茶待客。余夜行不能迅速。來當在二鼓時分。無使耶君既飢而復渴也。女曰諾。軼凡坐草堂東廂。少頃。碧兒擎一碗綠茶。至芬郁直撲鼻觀。軼凡起立謝女。女以碗置桌上。而出。至西廂。理女工。燭光下。視之。貌端婉。秀潔。孳蘿越豔。殆可比擬。因凝目注視。女已微覺。略一回首。雙淚迸流。軼凡驚詫。徑過廂中。問女。耶何悲。乃流落。嬌淚簌簌。若斷線珠。耶女仍泣曰。爲耶君悲耳。死在臨頭。猶爾癡情。向儂注目。不轉以是感觸。不覺流淚耳。軼凡大驚曰。方脫虎口。感賢母高義。止宿留餐。何謂死在臨頭。女歎曰。愚哉。猶未悟。實告君。此非我母。幼爲所撫耳。母今向山中報信。計夜半後。必來捉君還山。試思甯有可生之理。可速逃。我母入山向東去。此去

自北轉西不過二十里有一鎮鎮有逆旅可寄宿此市集繁盛處彼輩鬼域足迹不常到可無慮也軼凡深慮之因曰我逃而追捕者無所獲必疑卿放余行則卿必獲罪是卿生余而余死卿也此殆我命中惡魔當死不願無故累卿女躊躇曰郎君不可執迷僕未必死郎君其速去軼凡曰母既非卿親母且通盜僧卿必不義之何弗與我借逃且我路生不能疾行或仍被追尋而得卿與我同行不啻駕輕就熟得脫無疑矣女凝思曰僕有一策與郎君偕行即火此慮彼來不知我等在內與否必不遠追此去到鎮隔一山雖有火光鎮上必無所見亦無其他慮也惟男女同行不能於半夜後宿逆旅被人疑即繞鎮向西行俟東方白再作道理從之遂雙雙向西行多露之嫌不復能顧矣

練  
書

天既明已去鎮十有五里喜懼交迫即亦忘飢仍前行見一樵叟問前途何地曰三十五里外某縣之首鎮祝家集是軼凡恍惚舊時同學友某爲祝家集人急赴之某果在家遂與碧兒同入詳述前事某歎曰不意虎穴山有此虎穴我友真萬死一生矣因又曰非女郎則安能脫險女郎君之大恩人也隨喚妻出接待碧兒碧兒惠州人與軼凡同鄉後某友即自任介紹人爲作合焉軼凡旋與友同至某當道處舉發虎穴盜僧之窟即破獲定罪軼凡夫婦患難作合相得自不待言軼凡嘗笑謂碧兒夫人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余亦足自豪矣湘友季君述於余因縷記之

### 昔非軒隨筆

(逸民)

### 寶華山游記

一五

寶華山爲江南名山之一。位揚子江下游之南岸。離句容縣城約六十里。距丹徒縣城亦相若。而屬於句容管轄耳。山勢雄厚。古蹟繁多。風景樸茂。氣候溫和。天然靜修。養志之所也。（按齊梁間高僧寶誌始入山結茅苦修。因而成道。故相傳寶誌爲該山開創之祖。而後人遂以寶華名之）

戊午歲。余（著者自稱）需次古潤。職居閒散。恆喜作郊外遊。藉資消遣。惟以隻影單形。殊覺寂寞。每日徒步游。僅獲及于金焦諫壁間。而不能涉及穹遠地爲憾。是年上巳辰。天氣清明。溫寒適度。午餐罷。正危坐蕭齋。遐想春游樂趣。聞適廣陵王君小麓。程君瑞書。李君少侯。邊子瑞。清渡江來。寒暄際。余偶述。值此清和乍屆。大好良辰。遺興暢懷。莫逾於尋山問水之快樂者。竊

念老農漁隱。終其身。獲與山水爲隣者。殆前生修得來也。余每羨若輩。清福不置耳。諸君聞余言。羣現欣喜狀。於是起而逗余曰。值茲寶華山南北香客。謁萃時。我輩曷不犧牲一二日之光陰。以飽生平眼福。且慰先生渴望乎。余乃東道主。未便挫客興。遂答曰。良朋雅集。最爲快事。况諸君欲作山水游。更慰僕向平所願。茲將這件游山建議案。卽作三讀。通過可乎。衆皆燦然諾。乃互訂翌晨爲起程期。是夕。程邊二君下榻余寓。王李二君。則偕宿逆旅。諒有他種勾當耳。翌晨七時半。王李二君排闥入。余方盥漱。遂問曰。二君何若是之早耶。曷不畏寒氣。侵犯乎。二君聞余言。忽作赧然色。余故作不覺狀。急拾他語。岔解之。盥漱已。遂偕赴中華園進早茶。（鎮俗早點名曰早茶）茶罷。仍回寓。各携手篋一

各乘人力車。越金磯嶺而達火車站。月台乘客已鶴立如雲。未幾常州頭班車奔騰至。余等急購票上車。不一時抵龍潭站。下客甚多。殆亦赴寶華進香耳。下車後。徒步至龍潭市。渡河。達蟠龍山。循山麓進。抵定水菴。菴前車夫與卒如蟻集。王李二君云。余等殊覺腰腿酸弱。非代步不能行。余睨而挪笑曰。何二君同病相憐耶。程邊二君鼓掌笑。遂願車二輛（俗名牛頭車）分乘之。進行十餘里。過清康熙帝游幸駐蹕處。亭台圯廢。滿目荒涼。斷壁殘垣。不忍卒觀。折而南。循坡直趨楊柳泉。此處爲入寶華之咽喉。曲折漸見。峯巒峙立。寒峭逼人。沿途楓槐榆櫟。白楊黃檀之屬。縱橫叢密。便覺綠蔭森森矣。沿途更有銅錢樹。四照花。黃蘭。石竹。萎蕤。大戟等。百樣雜陳。不可名狀。余等卽舍車而步。隨地休息。

至黃葉灣。傍有亭曰黃葉亭。係爲游人休息而設者。再上曰白雲亭。過瓊翠樓。蓮華城。玉鑿亭。戒公池。諸勝跡。俱有高宗遺墨。惜未携紙墨。不能一一摹揚耳。上山時。其巍然蟠居山巔者。卽寶華山之慧居寺焉。俯視蟠龍如同小阜。余等相偕入寺。卽由知客了凡僧招待。陪引並餉茶。點異鄉異味。殊覺可口。惜未能審何物所製耳。了凡導余等登巔一望。則知此山可東瞰鐵甕。西控石頭。南負句容。北枕長江。羣峯環拱。形勢天成。誠勝地焉。該山自寶誌潛修。後代有名僧株守。迨至明季。李太后崇信佛教。遍朝名山。因寶華爲寶誌僧成道所。遂就舊址。大興土木。平治山徑。于是寶華山遂著名于世。僧衆亦樂于來歸。廟貌宏大。氣象萬千。並勅賜寺名曰護國聖化昌隆寺。工既成。四方男女來山進香者。日

益盛。清康熙帝巡幸江南。聞名山勝跡。寶華不亞金焦。于是駐蹕旬餘。又賜改寺名曰慧居。寺焉。迨至乾隆南巡。先後凡六次。每次必幸。駕盤桓。並屢撥內帑。修理寺舍。增建齋堂。諸名勝所在地。又親自題名。迄今一百餘年。其一種莊嚴氣象。尙有足觀者焉。

余等上山時。遙望山巔。並不知有巨大古寺在其中。迨拾級登始。獲見慧居寺之廟貌。耳所居形勢。優勝奚如。入山門。頓覺香火繚繞。佛號頻聞。循甬道而登。大雄寶殿。則見佛像尊嚴。金光四射。佛身高約丈餘。萬千男女老幼。充塞殿庭。俱喁喁宣佛號。殿之正樑。寫有（乾隆四十五年八月。江南江甯府知府周某某監造）等字。殿後尙存銅質瓦椽。（相傳明李太后重建大殿。瓦柱均以銅質範型云）惜屢經兵燹。糟蹋

耳。全寺約佔地百畝許。建屋計四百餘間。十方來寺掛單。達千餘人。各山下院。則各置住持一人。統歸方丈節制。寺中殿庭樓閣。齋舍廚房。及一切雜役等。咸有衆僧專司其職。例由富家僧分派之。僧衆食齋時。魚柝三擊。立即畢集。魚貫而行。秩序井然。足見該寺戒律之嚴肅。規模之整齊。誠不愧爲江南大叢林焉。曷勝嘉尙。余等志在漫遊。復邀了凡出寺。向左行。達龍山。龍山最高處。曰歡喜嶺。嶺前卽黃葉灣。在焉。寺右曰天平山。山背曰拜經臺。登臺一望。則太華山。適當其峯。極目而眺。則峯岵巍峙。古樹參天。寺之兩旁。修竹萬竿。綠蔭幽邃。東南則衆山峻峭。宛若星棋。雲氣混沌。望之瀾漫。西北則較東南諸山稍低。惟怪石叢錯。山徑巉崎。步行至此。似有蜀道難行之感。俄而晚霞絢爛。樵牧謳歸。余等

亦相率返寺進晚餐後互談二時許遂各安

次晨起余等力挽了凡僧謁方丈方丈自號曰雲峯老人須臾方丈持筇登福壽堂年七十三鬚鬢鶴髮道貌安然談次議論風生吐詞雋雅曠事中所懸之書畫俱是名人墨寶遂知雲峯亦風雅士而隱于僧者耳福壽堂額爲湘鄉會文正公書聯爲彭剛直公隨園老人曲園老人高心夔吳平齋諸公書大屏十六幅字爲勒少仲端楷畫爲大滌子竹石古色古香精美無匹令人徘徊羨慕而不忍遽離也雲峯善山水工石鼓頗得商周骨體而秦漢尤爲神妙余等請其出示自作書畫視其所作頗有高逸倜儻之概內有仿馬遠枯筆法者三件尤爲平生得意之作余見而涎之乃向雲峯索紙筆書贈一聯

以爲餌遂獲報小畫一幀乃仿山谷深山讀書圖余卽什襲於懷同人似有妬余之獨得者午柳聲起乃告別而進午餼饋畢又蒙了凡導觀藏經閣閣爲康熙帝所勅建閣之中央尙供有萬歲牌規模備極宏壯雕髹巧奪天工實遠勝于蘇州戒幢南京毘盧常之天甯矣折東游羅漢殿金色燦爛光耀羞日又至斗姥閣樓屋五楹布置整潔左首爲富家僧臥室右爲衆沙彌讀經所下閣至文昌閣爲書記僧繕寫榜疏處中有本蓮僧書法絕似靈飛經秀氣可餐余殊欽佩未幾晚鐘又擊余等卽偕了凡僧歸抱翠山房晚餐是晚乃移居拱北樓下榻（此樓係爲特別香客所設者）隨卽安臥次晨早餐罷復相偕出寺登天平山折南越小華山而達偏頭山復從東西陪山之中間蜿蜒



而抵鹿山。山岵有鹿山寺。規模尙宏敞。余等遂入寺休息。知客僧某。知余等爲游玩來。遂竭誠歡迎。延入客室。餉以茶果。並邀午飯。余等力辭。乃酬香金二枚。告別而出。復前行。經胃山東麓。達東西鴉山。由間道尙左繞道行。復抵龍山。向西行。約一炊許。卽抵寺之東脚門矣。遂入內進午餐。餐畢。適有浙西大幫香客。老幼男女約三百數十人。手提竹筐。項掛布袋。魚貫而行。脚夫喧嚷。老婦喃喃。殊覺煩厭。知客遙見香客來。遂卽趨前接引。東馳西突。忙碌非凡。既抵寺。立將往房先行安排。俾資休息。稍頃。餉茶點。客殊歡悅。團坐齋堂。狂吞大嚼。狀態殊可掬也。余等復離寺。再趨天平山。登拜經臺。爲山之最高峯。峯上忽有平坦巨石一方。就石建臺。形勢甚壯。相傳謂梁武帝會晤寶誌談道處。登臺遠

矚。則見長江中有如螺形者。二浮漚水面。卽金焦二山也。棲霞鍾阜。僅能隱約。眼簾臺西有龍池。水殊清冽。池中有如壁虎形之魚。族黑背紅腹。游泳如自俗尊。爲龍。故曰龍池。鄉人每遇旱魃之年。必向龍池迎龍。設壇禱告。謂可甘霖立沛。據土人云。設無雨。可求。則該龍至半山時。卽行遁去。雖儲于磁瓶。而封其口。亦不能阻其遁。斯亦奇矣。但究否有無其事。亦祇姑言姑聽而已。下臺半里許。有誌公洞。洞周皆石。相傳爲寶誌僧修道處。洞中供寶誌像。派有老僧司香火。職甚忙碌。土人云。此洞香火爲全山僧職中之最優美者。香客布施。年可獲八百餘金。三年爲一任。但非年老有功之僧。不能獲此優缺。焉洞內周如黑漆。殆久被香火薰灼可知矣。又據土人云。此洞可通杭州靈隱寺。誌公當時必由此。

洞。往。來。者。前。因。好。事。者。欲。探。其。究。竟。每。有。去。而。不。返。者。乾。隆。初。年。卽。將。洞。底。疊。石。封。禁。耳。按。此。說。類。乎。神。怪。談。姑。聽。而。已。洞。前。有。深。窪。一。方。水。清。如。鏡。澈。底。見。物。折。北。行。則。寂。靜。幽。邃。不。聞。人。聲。偶。一。呼。喚。響。應。山。谷。再。前。行。迷。失。道。忽。遇。鄉。人。擔。物。來。寺。者。詢。其。程。答。云。此。去。東。陽。僅。六。里。若。由。間。道。而。赴。慧。居。寺。則。有。十。五。里。耳。余。等。乃。央。鄉。人。爲。前。導。隨。其。轉。輾。約。行。二。時。許。時。已。烏。鴉。鳴。歸。鐘。聲。遙。起。而。余。等。與。土。人。亦。拾。級。而。返。慧。居。休。息。矣。旣。抵。寺。晚。課。聲。喧。大。殿。香。客。麇。集。而。觀。余。等。因。連。日。跋。涉。殊。覺。疲。乏。亟。返。拱。北。樓。休。息。晚。飯。罷。略。爲。散。步。卽。就。寢。未。幾。余。已。酣。睡。迨。醒。已。午。夜。但。見。殘。燈。如。豆。萬。籟。無。聲。俄。而。靜。聆。衆。僧。宣。罷。半。夜。課。復。就。寢。正。酣。夢。間。而。早。課。魚。杵。之。聲。又。起。矣。余。遂。披。衣。而。起。略。進。茶。點。卽。

步。出。天。井。吸。空。氣。是。時。身。體。舒。適。市。井。不。可。遇。得。也。未。幾。衆。亦。起。相。入。傍。廡。進。早。餐。余。等。復。勝。了。凡。導。游。其。他。勝。景。了。凡。欣。然。諾。除。昨。日。參。觀。外。今。所。可。記。者。卽。銅。殿。之。左。曰。文。殊。無。梁。殿。右。曰。普。賢。無。梁。殿。亭。前。露。台。一。方。可。容。數。百。人。周。以。白。石。爲。欄。光。滑。可。鑿。色。如。白。玉。衆。香。客。據。欄。而。坐。媿。媿。談。寶。誌。軼。事。云。寶。誌。係。成。地。仙。現。值。清。風。明。月。時。他。尙。破。衲。芒。鞋。徘徊。山。之。左。近。或。膝。坐。拜。經。台。上。鄉。人。有。佛。緣。者。恆。得。時。時。見。之。且。最。喜。與。小。兒。嬉。戲。每。乘。捉。迷。藏。之。機。隙。他。卽。隱。身。去。迨。小。兒。不。見。其。人。每。至。號。哭。父。母。知。其。事。乃。知。寶。誌。顯。靈。遂。戒。兒。女。勿。哭。並。望。空。禱。拜。當。可。降。福。云。云。余。等。僅。亦。諾。諾。而。已。了。凡。又。導。余。等。出。右。側。門。門。外。縱。橫。阡。陌。瓜。菜。雜。陳。地。約。百。餘。畝。司。耕。耨。者。俱。爲。掛。單。僧。任。之。畚。挑。刈。灌。

終日營營。余等雖經其側。衆仍耕種如故。絕不他顧。余見其勤懇。乃爾。遂詢了凡曰。每僧日給幾何工費耶。了凡曰。若輩都係來寺掛單者。祇須供給三餐一宿耳。向例凡掛單僧。必須服務三年。然後升派殿庭執役。皆由當家按冊輪派。而不能推諉者。俟服務年滿。方可登樓讀經。或禮懺事。惟服務年內。不得有纖細過失。及怠墮等情。否則驅逐出寺矣。若主管殿洞香火者。非有數十年資格。而有功于本寺者。不能獲充斯任也。余聞了凡一席話。不禁慨及皇皇國法。而不能及僧律之威嚴萬一耳。又出圃至山後。試溫泉。至則衆僧方濯足。其間見余等。咸有一種歡迎態。余等乃各贈小銀元每人一枚。又至濟公洞。香火殊盛。佛像奇兀。而其色已如漆黑矣。余等亦致敬焉。日將午。余等乃偕了凡返寺。

進午餐。素味殊可口。迨尤齒頰留芳耳。是日余等游興已闌。且假期適滿。餐罷後。咸擬作歸計。幸隨身並無累墜物。乃給付膳資二十四金。(每人每日計二元)另贈香敬二十金。香司犒賞四金。了凡謝而受。復承雲峯方丈贈余等。本山茶葉各一提。聞香客云。方丈賜茶。非貴賓不能倖得也。二時許。了凡伴送余等下山。仍經東西鴉山。達一粟菴。越鷹山之陽。而達龍潭市。渡河抵龍潭站。自山至站。與上山之程較近。十分之三耳。稍頃。南京車已到站。余等購票登車。了凡乃舍十作別。殷殷再盼。余等二次游。余等各道謝唯諾。而遂與山靈告別矣。

### ◎超然室隨筆

(雲 俠)

### ●陳時夏

吾鄉陳時夏。孔武有力。當洪羊之亂。聞金陵已

陷歸謂其妻曰。卿爲吾妻否。耶妻曰。汝何說。非汝妻。是誰妻。歟。又與其女曰。汝爲吾之愛女乎。女亦諾曰。兒固爲吾父之女也。陳曰。然則汝兩人果爲吾妻女矣。且聽吾命。能乎。均應曰。惟命是聽。陳大欣慰。遂赴市購一巨棺。歸可容納二人。卽屬妻女偕臥其中。妻泣曰。君安忍驟令吾母女死於非命耶。陳曰。忍死須臾。以全節孝。復何憾哉。苟髮逆至。汝母女零丁脆弱。家無餘貲。以謀餘生。其將待亂軍之奸污而後死耶。盍三思之。陳妻聞言。大慟。抱女而投於陳懷。哭曰。妾女願死矣。但尙可與君姑謀須臾之歡聚。未晚也。便市鷄肉沽美酒。三人團坐共飲。至漏盡。母女既歡且醉。俱聽陳所爲。陳乃揮淚納妻女於棺。而加蓋焉。翌日啓視。均已悶絕。乃爲埋葬於郭外。未幾。洪軍虜集。所經城市爲墟。陳以隻身

迎敵。轉輾至蘇州。不稍却。後被敵誘縛而殺於圍圍城下。時有鄉人某知其死。乃私將尸身葬於叢草中。而標誌之。迨事平後。復爲醮資運棺還於鄉。與其妻女合葬於郭外。至今人猶稱之曰。陳義士之塚云。

趙然主人曰。洪羊事平後。賞功酬庸。指不勝屈。何於時夏雨露未施。而使千秋遺恨哉。余聞於鄉老云。當時獲邀朝廷旌表。非有顯者援請不爲功。若時夏者。宜其埋恨無聞焉。嗚呼。哀矣。

### ●白太官

常州白太官。技擊譽於時。而深自韜晦。宛若弗能者。然未嘗以術炫於人人。多知之。詎知某日。赴澄江。逢陸路。行中途。遇一僧。禿髮童顏。緊隨其後。初以爲同路者。弗覺其異也。將抵澄。僧忽趨問曰。子非常郡人乎。常有白太官。非君耶。太

官自認不諱。僧笑曰：相違既久，今狹路相逢，猶憶某鎮事否？即奮臂直搏太官，急避已不及。既兩人格鬥，及夕，白勢且不支，危急間，忽遠，遠似有一人至，視之，則白素結納之某也。某亦善拳術，並以神彈名，見白被逼甚，亟飛一彈，僧猝不及備，略一規避，白乘間中，其要害，僧死，白亦岌岌矣。事後，白深訝某避遁之巧，某曰：君烏知此僧屢訪君，非一日矣。遇諸途，欲相告，君既行，正欲告君戒備，奈君已行竊，料今日必有危險，而決其挾有嫌隙而來耳。故追蹤君後，敢効一臂助，而君未自覺耳。白深感謝，自後，愈不敢自顯身手矣。

●葉某

陽湖葉某對友輒自詡生平無二色，即有西子毛嬙當其前，亦不為少動。有友殊狡黠，一日置

酒，挾妓，固邀葉至，百般戲謔，並授意於妓，迫酒闌，歡散時，將妓私匿於葉書齋。至夜，午妓突自屏後出，逕登葉榻，時葉玉山已頽，春意撩神，遂不克自持，正酣適間，其妻忽持槌壞門入，對妓欲擊，葉窘甚，俯首乞恕，妻執指曰：我原道你一人，在書齋宿，決你沒有若是之安分，今竟不出我所料，於是大肆咆哮，聲達戶外，友叩門乘間入，笑謂妓曰：渠是不犯二色者，汝何媚術之誤投耶？遂攜妓去。葉自後與友遇，輒為赧顏，後知友故意簸弄，且又通知其妻出罵，以取快樂者，斯可謂善作惡劇矣。

●節婦語

楚有貧婦，夫病垂危，執婦手而泣曰：吾一身無惡孽，奈不壽死，且夕矣。死後，卿將若何？妻泣曰：必當守其夫，笑曰：果吾妻也。然則家徒四壁，無

米爲炊。汝何以生。婦曰。身雖餒。而志不辱。浣衣。縫紉。盡是貧婦人之生活。尙欲鮮衣美食。而更適他人。以沾辱吾身乎。若命果通儂。亦不至寡鵝命果惡。改醮亦安。克長久哉。改醮結果。業不鮮聞。儂雖下愚。當不至此耳。言已。夫死。願婦略。有姿色。里中少年。多有以利挑之者。觀其貧。或遺以金。或餽以食。婦均屏棄。或遣人返之。詎里人仍勸不已。婦竟絕粒。欲盡藉保其身。時有人使人饋十金。並告之曰。余與汝夫不相識。與汝亦未面緣。敬汝明夫婦義。而能矢守弗渝。不爲饑寒所驅。不被威武所屈。卽士夫亦有愧於此者矣。望勿固辭。婦乃拜而受。迨至葬夫事畢。竟仍自縊而死。嗚呼。烈矣。

●記陳紅姐

紅姐皖人家。素貧。工刺繡。復善小詞。刺繡之餘。

手不失卷。除操作外。每不越閨房一步。貞淑聞遐邇。執贄者。蹤相接。少許可。其母語諸人曰。是兒別具一青眼。非以金帛能動其心者。或有詢以將覓窮醋大乎。母曰。不知也。某日謁戚返。又有市儈來求婚。父將諾之。女聞之。忽怏怏不樂。寢饋不甯。母患之。白於父。父顰蹙曰。女子年及笄。必當爲之家。紅兒若大年紀。母不爲之謀。抑將俟其羞答答。而令自啓齒耶。紅母怒曰。汝但知杯中物。終日沉沉。夢死醉生。不爲女謀。而竟責難於余。亦可笑矣。正喧括。問適中表某來。笑曰。是爲妹事乎。余已熟籌之。愚以爲東床之選。或以貌勝。或以才勝。惟二者之間。勢難並得。如取貌。則有程生。取才。則有田生。表妹年富才華。正宜室家之好。盍自表決。俾好事早日克諧。了却父母向平之願。何必空拋歲月。徒自擾也。紅

姐自內聞之作懇擊之聲曰惠哥來乎闢別久矣今日何好風色耶寒暄畢惠仍申前說女戰然曰惠哥既言之盡不啻洞燭妹隱敢不承教二者不可得兼當決之於父母哥奚詢妹為者母曰詢我乎余以才色均不可恃也女兒適人當以面團團之富家翁是為無上之榮幸焉女晒曰母何所據而云然母曰田生不有才乎奈貧不能立錐程生不有貌乎而室內如懸磬荷身許之勢必咨嗟永夜衣食難周何若披文繡列鼎食享受一生快樂哉女噤然曰否果能豐於才而或畜於遇則必有特達之時美於色而寶於財亦有秀餐之雅至若面團團者則是守財虜耳一生銅臭氣直驅煞人兒實不能贊成也言已吃吃笑惠乃迎合紅意曰余知妹意所在矣乃將田程二生各書一名卡以鬪下焉始

得田生女詭為誤再卜之易程生紅乃喜躍而入室惠自念曰畢竟姐兒愛侑有同嗜焉嗣紅姐卒歸于程夫婦倡隨甚樂時程已投某幕從戎紅則主持家政暇仍以針繡補不足迨至齊眉偕老絕無詬誶之聲後程生仕罷歸來宦囊頗富夫婦二人教子讀書享受田園之樂時人羨之此事在同治初年而紅姐已能自相其攸而諧好合實開自由戀愛風氣之先云

●朱方旦

清朱方旦每以左道惑人其詩文則楚楚可觀舉止閑雅談論風生初不知其挾左道以惑人者人且視其為仙侶也故其時上自督撫下至士民悉禮敬之先大父宦中州時雖曾見之一日陪席撫筵見其據上賓席談論風生滔滔不絕大有傲慢諸侯之概而某撫優禮維謹娓娓

而聽。座客亦無有折其衝者。亦足見朱君之善于辭令矣。

### ●古硯

海鹽陳子嘉善詩詞。愛古物。於宅第後圃。闢地一畦。種植蔬菜。及至春花燦爛時。陳必眺覽徘徊。一日步至圃左。忽見一窟窿。探之深經尺。陳駭異。乃令工人發掘。其地約丈許。獲一古硯。蒼潤可愛。古意盎然。背鐫松濤二字。下款已剝落。不可辨。未知何時人物。姑誌之。以待後之博古者參考之一助云。

### ●繆冷然

清雍正間。奇俠輩出。當時有繆冷然者。稗史多不載其事。顧平時隨波逐流。亦與常人無異。惟遇危難時。或一施其技。常懷重金。赴山東作汗漫游。時伏莽未清。沿途襲劫。屢困商旅。繆策一

騎蹕。獨行忽叢林中。二健漢突出道旁。作擢取狀。繆揮鞭。竟不稍却。健漢殊鄙視之。自後力追。繆笑曰。直欲螳臂以當車耶。更一揮鞭。二健夫均顛撲丈外。不能起。觀此可知繆技固足觀矣。

### ●陳二

吾鄉鈕家村屠夫陳二。嘗自他村歸。過五更渡。夜已向午。復在酣醉中。喚舟久不至。即依柳樹稍憩。似矇矓間。聞渡濱數人聚語。中一人曰。明日有五人過渡。皆登鬼籍。屠便驚覺。四顧無蹤。及期再往。果先後五人來。於是仍坐柳樹下。以覘其異。舟既發。距岸約六七尺。有丐婦抱三四歲小兒。至堅請偕渡。衆拒之。因哀懇有要事。不可延。因許之。抵中流。暴風大作。舟欲覆者再。小兒嗚嗚泣。忽浪晏風平。誕登彼岸。屠乃以爲幻。



夢無徵既置之翌日復過此渡頭聞鬼語如前日我輩將無超拔矣皆咎丐婦不置其一曰婦何能為小兒可惡被彼所鎖敗乃公事耳屠贖願仍無人也便悻甚反奔歸徧語村人衆以為訝後聞道光紀元間官至極品而榮開八座于江漢間者即是過後之小兒云

●願生

蕭山願生偕友三人納涼橋上橋距城二三里是夜明月晶潔樹木蔭濃羣議無以遣寂垂釣為樂時已二鼓俄頃一女靚裝婷影自城中出平視姿色粲然三人乃相約為左右翼矚其行俟女既上橋左右乃圍合女急四顧倏趨一人以素巾撲其面曰汝不過青一衿便敢侮人耶其人略一避女已乘間杳衆始知非人向所往追跡之抵一小村落聞姑媳二人不睦媳方覓

縊也得願警告得免衆乃返仍漁於橋前女又至咎生不已曰干君底事須畀吾左證願不獲已乃自空指畫一願字於女掌中曰償汝意矣女欣然去厥後一年餘願產一女掌心宛然有一願字洗滌不能滅今其女尙存也

●畫工女

皖豪富余某好客所交皆一時佳士余新賦鼓盆鬱鬱不已有進以豔姬者輒屏卻距里數武有畫工女甚美解詩詞惟向平有願而中選難人余因痛妻切月必詣墓致祭奠歷經畫工女門外女自樓窗數見之覺其慘怛偶詢諸人藉得其實默念余耶誠深於情者既置之半載值清明女隨父謁母墓距余妻窀穸處僅隔丈許復覩余泣於墓旁女亦代為泫灑父願謂女曰此君誠鍾情者前日有友欲為吾兒作伐余

忘之。尙未復也。女秋波迴眸似甚企慕。比與父返。余已使使者待諸家。並致欣慕意。語畢復求女。撰一床聯。女濡毫得次句云。卿須憐我。我憐卿。復曰。持歸遺汝。主屬之余。覽聯爲之霽顏。屢屬句。鮮有切當者。久之一僧託鉢戶外。給以錢米。不受。余出詢之曰。貧僧無他求。欲檀越發一倉以濟窮黎耳。余笑曰。發倉余願則爲之。奚勞汝爲。余代謀耶。僧仍咻咻不已。無法遣之。是時余因聯語久不屬。乃曰。汝果能屬句而工切者。倉米固不惜也。蓋戲言耳。僧竟不辭。應聲曰。色卽是空。卽色如何。余歎曰。佳則佳矣。其如空色何。余乃悔前議。後女竟歸。余惜未半載而殁。僧若先示以讖語者。女閨中酬唱詩詞成帙。欲付歛。剛未果。故世人都未知其事也。余于曩年某舟次。得自李君長澗口述云。

### ●許太守

粵東許太守。幼時家甚貧。不供饘粥。母某太夫人少艾。守節遺腹。生太守。凡膏火衣食。咸仰母十指。有勸太夫人改醮者。太夫人惟啜泣矢志。不二曰。余一婦人。縱勿能死。以一塊肉。將延某氏血食。尙思再適。以圖歡乎。其志固如松竹之操。不爲霜雪所撼也。迨太守成年。歷三十餘年。如一日。後大守宦山左。作郡守。迎太夫人奉養於署。某日太夫人忽傳諭。命太守入笑謂之曰。余撫汝四十年。汝幸成名。余亦可見汝父于泉下矣。惟余隨汝至任。將三年。日來頗思歸。汝其陪余歸故里。許孝母甚。遂爲請假。送母歸。詎知抵家之日。母卽坐脫塵世。衆聞其事。咸謂母能知生死。乃其節孝所報云。

# 天台山農書直例

磨墨照例加一成

## 楹聯

三尺二元 四尺三元 五尺四元 六尺五元 七尺七元 八尺八元 一丈十元  
丈二正十二元 長聯加半 龍門倍 來文加半 長跋倍 三行雙倍

## 屏條

三尺一元 四尺二元 五尺三元 六尺四元 七尺六元 八尺七元 一丈九元  
均以每條計四行加半五行倍 枕屏同直

## 中堂

三尺三元 四尺四元 五尺五元 六尺六元 七尺八元 八尺九元 一丈十元  
三尺三行四尺四行餘類推 立軸同直

## 橫幅

半幅如屏條例 整幅如中堂例

## 卷册

每方尺三元 三尺外倍

## 扇葉

二元 式大者加半

## 名刺

一元 楷片倍 字過小不書

## 書眉

二元 不正當書不題

## 匾額

每字一尺二元 二尺五元 三尺十元 四尺二十元 五尺四十元 凡書黃紙者  
以尺寸計每字五寸一元

## 壽屏

每條五尺五元 六尺六元 七尺七元 八尺八元 餘類加

## 碑銘墓誌等件每百字五十元

## 練篆加倍行書減半蠟箋綾絹點品均倍磨墨一成

## 本埠收件處

各大雙扇莊 廣亞圖書局 生生美術公司  
新聞報館快活林 心心照相館 大世界報社  
國華書局 法界貝勒路二十七號天台山農書

藝苑

苑

彊

邨



# 哈蘭士醫生著名靈藥

## ○內服六零六

清血解毒首推此藥專治楊梅結毒風濕骨痛濕熱瘡癩癰疽潰爛瘰癧結核子宮腫痛小兒胎毒一切血毒不清等症服此藥無不獲效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 ○六零六藥膏

下疳橫痃梅毒潰爛痔瘡疥瘡濕瘡頑癬無名瘡毒諸般外症以此藥膏搽於患處有祛濕拔毒長肉生肌之效每盒洋一元樣盒貳角

## ○人中寶補藥

此藥補血生精君如患血氣不足腎水枯涸真陰虧虛火旺以致面黃肌瘦腰酸膝軟耳鳴眼花精冷精薄百般虛症男女老少服之其益非淺每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 ○止咳保肺漿

此藥清金養肺功效超羣專治傷風咳嗽時行咳嗽腎虧咳嗽老弱咳嗽以及頑痰氣喘咯血吐血肺癆肺萎等症服此藥極爲靈驗每小瓶洋一元大瓶洋一元七角半

## ○潤喉保肺飴

此飴消水化痰止咳甯嗽其功與保肺漿同質輕味美攜帶便利凡行旅經商常備常服可免途中勞頓感冒風寒喉乾口燥咳嗽痰喘等症每盒洋一元

本藥房自運泰西

各國原料藥材醫

用器械化學儀器

婦女化粧香品大

小鏡箱鏡頭手提

快鏡干片白金紙

香水香皂以及衛

生用品應有盡有

如蒙 各界賜顧

格外歡迎特聘西

醫博士黃冠英醫

生常住診治內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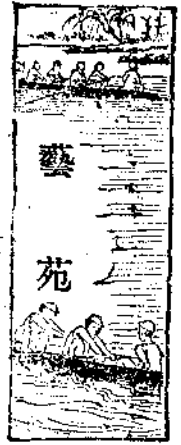
各症另設配藥部

專配西醫方劑莫

不推誠招待定價  
克已諸希 公鑒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太和藥房

各埠分及各藥房均有出售



詩評

◎秋蟬吟館詩評

(大可)

梁任公清代學術概論盛稱鄭珍黎簡金和之詩。鄭氏之詩。余嘗評之。(見今年小申報雙十增刊)惟黎金二集。迄末可得。今秋始從海藏樓假得金君秋蟬吟館詩鈔五大冊。卷中有譚仲脩馮夢華梁任公三先生撰序。陳石遺先生題跋。譚馮兩序。不盡論詩。梁氏之序。引唐之李杜。宋之蘇黃。歐西之莎士比亞。夏狄爾。以立言。陳氏之跋。亦援同時之鄭子尹。以為比。可謂推

挹備至者矣。然余讀之終不謂然。旅邸無俚。爰取全詩評之如次。

秋蟬吟館詩鈔為卷七。為集六。第一卷然灰集。自敘云。自戊戌至壬子。得詩二千首。有奇。癸丑陷賊。僅以身免。敝衣徒跣。不將一字。願以平生結習。或復記憶一二。輒錄出之。蓋金陵未陷時所作也。東允泰金君小傳曰。君以學行聞於時。尤長詩古文詞。操筆立成。不加點。好聲色。挾妓縱酒。一醉輒數斗。今讀其詩。矜才使氣。不可一世。固一不羈之少年也。其詩五七古。有生動飛揚者。亦有支離誕謾者。佳者如詠秦皇云。唐虞有五臣。出身皆草莽。上帝監其德。迭以天下獎。益為臬陶子。羸姓大功兩。姬籙既漸衰。秦受命如嚮。用兵數百年。勦力作君長。六壬已鯨吞。乃忽設奇想。欲盡愚黔首。默默聽刑賞。畢收前聖

書一炬入羅網。諸儒並阮之冤魄。訴泉壤。禹湯文武周。怒排惡氛上。翩然來帝旁。乞罪意鞅鞅。謂彼無道秦。流毒及吾黨。帝顧益曰。吁。禍實自汝。訪當時。烈山澤。火官汝。所掌子孫竊。餘炤敢作此罔。兩益拜手對曰。臣宗久被攘。今茲虐政者。遺體是奸蛆。春秋典。臣祀非類。臣不享。帝倘降之罰。請以龍族往。赫赫赤帝子。火雲起。芒碭此詩詭譎似小說。家言然亦韓蘇之流亞也。又詠四皓云。痴人乃說商山碑。謂是惠帝書。賜之至竟。四皓其人誰。曰無其人。亦武斷曰。有其人。胡事漢。大抵有其人。來者則非真。留侯偽飾。四老者教以言語。欺其君高祖。本無廢盈意。見此衣冠尤短氣。殿前指示戚夫人。聊塞夜來酒。邊淚如意。既不立。四老歸釣屠呂雉。感其恩。厚賜無時無否之殺之。以滅口。陳平陰禍亦有餘。此

詩亦似東坡詠三良之作。惟入後兩語太傷忠厚。東坡不爾也。此外贈楊鴻卿花朝孫竹康吳次山招飲等篇。堆砌太過。不免無雜圍城六詠筆鋒。雖利。理想太腐。近人胡先驥已備論之。見學衡第八期。茲不復論。五律時有宋人境界。如入暮云入暮寒。逾甚歸來掩敝廬。濃斟女復酒。細檢父談書。霜重渚鴻咽。風嚴城漏疏。一燈兄弟坐。炙硯小爐初。客信近狀云。來日方多事。窮途豈死時。平生不為舌。居世本如眉。未賣書千卷。常除酒一卮。態中有佳趣。報汝此新詩。談韻眉韻兩聯皆不惡。惟七律及五七絕意境不高。視黃仲則袁子才猶有愧色。不復錄矣。樂府有棄婦篇。苜蓿頭均佳。嫌長不錄。第二卷及第三卷椒雨集。自叙云。癸丑二月。賊陷金陵。中夏壬子。揜面辭家。頓首軍門。窮而走

北桑根舊戚。寄景七月。蓋金陵已陷後所作也。金君小傳云。癸丑江甯失守。陷於賊。衣短後衣。與賊兵時轟飲。醉則雜臥酒甕側。相爾汝。因此頗探悉賊情。久之遂與結納。謀內應。時而忠武駐兵城外。君子身叩營門。以情告。未諾。遂慨然請以身質。時君家猶在賊中也。既定期。官兵不至。再約又不至。賊遂知備。城閉。樹竹木爲柵。其黨斬關不能出。爭上城殺賊。賊大淫。殲焉。君以爲質得脫。君妻亦潛出城。往依外家於全椒。金君遭際亂離。而翻城之盟。尤冒巨險。宜其振奇磊落之氣。百無所洩。而壹以迸於詩也。此集以原盜一百六十七韻。及痛定篇十三首。六月初二日記事一百韻。軍前新樂府四首。能將盜賊之殘酷。志士之義勇。與官軍之驕佚。大聲疾呼。以告世人。惟才氣太露。筆鋒太利。痛快有餘。沉

著。不。足。以。視。少。陵。自。京。赴。奉。先。縣。詠。北。征。等。篇。終。覺。心。地。不。同。氣。象。迥。殊。也。金君自跋其詩。亦云。軍中諸作。語宗痛快。已失古人敦厚之風。猶非近賢排調之旨云云。然金君亦有自知之明也。茲錄其稍含蓄者兩首如下。五月七日。母命出城賊賦云。老母傳示紙三寸。欵側澹墨十數言。謂聞邇日賊促戰。千家萬家人出門。爾獨何爲戀虎口。六世名族惟爾存。生是婦人當死耳。此時言義休言恩。爾去將情告諸帥。況爾有口兵能論。背人讀罷火其紙。纔欲痛哭聲先吞。中夜起坐不能寐。十指盡禿餘皸痕。在家何曾得見母。母教誠是兒智昏。宿將南來過兩月。胡至今日軍猶屯。或者條侯太持重。不識此賊原遊魂。倘以裏言走相告。未必幕府如帝閭。藉手庶幾萬分一。還我甘旨雞與豚。甘作罪人背



母去甘金饋賊吾其奔又兵問云吾來前吾問  
 汝汝今從軍幾年所且不責汝無事年年用  
 國如山錢亦不責汝近年事事弓刀盡兒戲  
 只汝出門時汝家復有誰若父若母若汝妻若  
 兄若弟若汝兒骨肉哭路歧不能竟相隨旁觀  
 代銜悲祝汝歸無遲自從送汝後竟無見汝期  
 古人亦有言生死半信疑何知汝身在身在心  
 死久烟床鳩毒甘博局梟采負帳下畜村重路  
 上詭村婦村民米與衣結隊惡聲取縱免將軍  
 誅可告汝家否汝家儻聞知念汝罪難赦老者  
 愁可死少者悔可嫁壯者欲汝囚幼者亦汝罵  
 汝或猶有心不淚當汗下計汝惟一戰功罪在  
 反掌豈但慰汝家報國受上賞君不見中興第  
 一韓良臣本是軍門舞槊人又和周還之無題  
 四律云春陰黯黯閉門居禁火時光破胆餘敢

爲明殊多護惜乍問啼鳥亦生疏痴心尙想花  
 無恙薄命應知水不如背後相逢剛一笑大家  
 鷓髮上頭初曉風鈴索暗心驚金屋深深住不  
 成出海嶼魚從急性對人羞草只吞聲頭埋黃  
 土多難事得傍紅燈是更生如玉阿侯拋擲苦  
 胭脂山虎果無情村婢如今舊誓違琵琶別抱  
 不嫌非甘隨龐吠燒香去忍逐鷓啼響屣歸同  
 伴難禁尖口角新妝頰暹瘦腰圍紅綃未是真  
 承寵要著葵黃入道衣朱樓落盡萬花枝洗面  
 輕輕眼淚宜山欲望夫和土化鳥休思婦覓巢  
 痴竟沉苦海終非計便出愁城已不支學得南  
 朝無賴法破家時節苦吟詩此四詩能將圍城  
 景况不卽不離唱歎出之卽論詩境亦在冬郎  
 次回之間百鍊剛化爲繞指柔椒雨集中之別  
 調亦椒雨集中之絕調也在椒所作近體紆徐

不迫似勝從前。惟古體則發洩已盡。難乎爲繼。茲再錄近體數首於下。曉發云。單車碾殘月。村巷答鷄聲。花露逼人冷。葛衣如紙輕。江空催曙色。山瘦讓秋晴。親舍日趨遠。白雲何處生。寫在營諸詩示客云。筆端何事好。譏彈公是公。非欲掩難尙。忍百分爲國諱。敢誣一字與人看。歌行未必當呼史。笑罵由他自作官。論著潛夫詩。歇後我今胆大。暑從寬小飲。呈築居舅氏云。寒花拂檻酒盈卮。都是酸辛欲淚時。芒刺繞腸無著處。苦吟夜夜不成詩。(酒人船歌效長慶體亦佳)

畫 絮

○無盡藏齋談畫 (龍渠)

古人云畫山容易點苔難。足見點苔不易。亦可見點苔之不可忽也。苔點關全局氣韻。工妙則如美人簪花粗劣。則如佛頭堆糞。正須以全力爲之。豈可少存苟且。吾每見今人作畫。皴擦既畢。志懈意懶。操筆隨手亂點。祇圖速成。常如鳥獸之糞。堆積叢聚。徒見其觸目生厭耳。余作畫亦常有此習。點苔時不期意懈。草草爲之。輒如浮寄。恆以自戒。今識於此。願世之畫家一留意焉。

古人作山水常不點苔。因山石皴染都極精妙。正如天生麗質不假修飾。此法唐六如頗喜用之。古人點苔者如馬遠夏圭用焦墨點小橫圓點。加點石綠其上。明璫翠羽風致殊佳。但三五錯落點綴極少。位置亦極審當。凝神研求。竟無一點可以移置。殊有增之一點則太多。去之一

點則太少之慨則古人點苔之精詳神妙可概見矣。

董北苑苔點作渾圓形。焦墨直筆點擢。雖似浮託紙面而點盡入山膚石骨。不惟渾厚天成。且增蒼莽蔥蔚氣象。明沈石田最能學之。余常見石田翁以淡墨寫山石。而用焦墨巨點作苔。筆筆如生石上。其妙不可言喻。

北宗點苔極少。間或不用。南宗苔點較多。至王叔明。吳仲書。尤極點苔之妙。但二子作畫。其最聚精會神處。亦在點苔。故叔明渴苔。仲書撥苔。為百世師法。

文太史點苔自成一格。細筆勻點。聚如蟻陣。秀麗文雅。娟然生姿。亦不厭其繁密。其法文氏宗之。至文與也。點為尤盛。全畫竟以點成。錢叔美亦承其法。今之學者。號為文派。

要之苔點為潤飾全局之用。第一要聚精會神。第二須詳審位置。無論南宗之多。北宗之少。皆有不。易。之。理。苟能熟思詳按。自有應着苔點地位。瞭然紙上。但如神志倦懈之時。甯不着筆。為是。余最佩明唐志契論點苔云。點苔貴有生氣。夫生氣者。必點點從石縫中出。又云。古畫橫苔直點。不點苔者。往往有之。要未有一點不中窾者。若信手點擢。那能都中窾。要點點從石縫中出。欲其都中窾。要則又非冥思神會。難得其妙。故非聚精會神。不可率爾操觚也。不然神弛氣。曠安求生氣哉。

詞法

◎答夏生問詞法

(遺綺湘稿)

唐詩宋詞天下風靡。負販走卒皆能之。無宗派也。既就其多者爲家數。則有二派。曰蘇辛曰姜吳。其近似者各以是準之。蓋豪邁旖旎之殊耳。而詞之本用。不因此人心日靈。文思日巧。有不可爲詩賦者。則以詞寫之。故詞至卑而實至難。也能於其中。捭闔變化者。斯爲名手。其工之道不外多看。多做。與詩文一也。然詩文之用動天地。感鬼神。而詞則微感人心。曲通物性。大小頗異。玄妙難論。蓋詩詞皆樂章。詞之旨尤幽。曲易移情也。詩所能言者。詞皆能之。詩所不能言者。詞獨能之。皆所以宣志達情。使人自悟。至其佳處。自有專家。短令長調。各有曲折。作者自知。非可言也。詞家以周姜爲準。本朝尤多作手。余間以遊藝爲之。非專家也。所選分三編。不過二百首。大要盡美善矣。其要在胸無俗塵。意致高深。

前人亦儘有品卑而詞佳者。其所以能佳。必偶然合道。不似素行也。若刻意求工。是爲俳優。必無品矣。詞所以多言閨房者。患其陳腐。故以芬芳文之。亦猶六朝宮體。只是詩料。而論者乃以妖豔譏之。是不知文體也。嘗笑後人說詩無邪。誤以邪正解之。夫詩必正。又何待言。後人淫褻之言。豈可以對君父。教子孫乎。凡讀詞。必不可有邪見。由毛鄭說詩。刺淫奔。誤之見人淫。諱之不暇。邪淫之人。又何足刺。此由不知文致。不知事不足。與多語矣。然詞自足。蕩人由情之所感。因文而發。卽猶聲有雅鄭。不必有詞如琴。能使人靜。笛能使人怨。非以詞也。百獸率舞。只爲聲感。此樂之本原。無關文理。文人之詞。具於前說。超逸幽曲。不能言。傳人各有性情。自得其所。近而已。但取前人名家之作。反覆吟之。自有拍

湊會心之處。吟成自審。有不安者。斟酌易之。此則詞章之所同也。不言理。不論事。流留風月。俯仰身世。此詞之所獨也。無理而有韻。無事而有情。怡然自樂。快然自足。亦復上接千古。下籠百族。豈小道哉。但不可雕縷字句。強作搖曳。使致纖俗耳。宋人論詞。以用唐詩爲工。雅。此是一時賞會。無關雅俗。其有超妙自然者。如吹皺一池春水。待折玫瑰。飛下粉黃蝶。悶來彈鵲。又攪碎一簾衣影。皆偶然得景。配以妍詞。如嬌施豔妝。絕世風神。又有作意使工入深。出顯者。如春慵恰似春塘水。一片穀紋愁。溶溶曳曳。東風無力。欲皺還休。此則幾經錘鍊。幾費斟酌。而後得之。所謂明月照積雪。羌無故實。亦不可言傳也。

聯話

●陶篔聯話 (續) (慧斧)

宅西有餘地。闢爲花園。建一小精舍。其中顏曰陶篔。高邕之沈子培二老。均有題額。余自作一聯云。『拓隙地數弓。區爲菊徑。槿籬藥欄。竹塢邀吟朋。幾輩來此。評花品茗。賭酒敲詩。』時適有吉林之行。得晤湘人瞿根約先生。雅尙文翰。特出縑素爲余書之。

蘇小小墓有二。在錢塘者。人所知也。在嘉興者。不甚著。兩般秋雨盦隨筆。述其事甚詳。可釋竹垞爭墩之嫌。墓在嘉興縣治西南。府治東北。其地舊名賢娼巷。足爲墓在之一證。光緒間。里人鍾沈霖明。經曾刻石以誌其墓。字跡剝落。不可辨認。墓去余舍不二百步。民國七年。余以浚河施工之便。重爲立石誌墓。並告諸城區自治委員。補植桃柳其上。因撰聯以紀事云。『豔跡問

嘉禾。祇餘。流水。一灣。夕陽。半碣。香魂。埋坏。土。爲  
補。緋。桃。兩。樹。碧。柳。數。株。〔按舊秀水縣志有墓  
上。自。生。緋。桃。兩。樹。之。說〕初議醮資築亭。鑄聯  
柱。上。卒。以。費。鉅。未。果。

浙東黃巖。多盜健訟。號稱劇邑。余於民國二年  
奉檄宰黃。時改革伊始。民情浮動。縣官輒殺人  
以示威。否則伏莽旋踵起矣。余任事三月。內不  
自安。亟引疾求去。書再上。乃得請。父老餞余於  
公園。請留文字以永去思。乃援筆題聯云。『作  
賦。效。庾。郎。喜。亭。榭。回。環。岡。巒。起。伏。掛。冠。歸。陶。令。  
留。雲。天。泥。爪。翰。墨。因。緣。』上聯就公園風景著  
筆。下聯係余自抒歸况。比丁己以事再至。則己  
鐫版懸掛矣。

浦濱半淞園。咫尺滬杭南車站。壘土爲山。編茅  
作屋。誠洋場十里外一清涼世界也。戊午初夏。

園方落。成老友劉山農借余往。遊園主姚伯鴻  
君徵聯於山農。山農即介余撰句云。『疊起一  
房。山。大。好。園。林。最。難。得。茅。舍。沾。春。竹。簷。消。夏。翦  
取。半。江。水。別。開。境。界。喜。時。有。車。聲。碾。夢。帆。影。催  
詩。』此聯今懸江上草堂。回溯舊游。不禁鴻雪  
之感。

# 本局最新出版兩傑遺著合刊廣告

武進許指嚴江都李涵秋

## 兩傑遺著合刊

一許李兩先生道德文章早為海內崇仰  
 毋待本局贅言惟兩先生生平巨部著  
 作當以本局出版為多如著之嚴許指  
 餘墨。十葉野聞。南巡祕記正補編  
 等如李著好青年。魅鏡。活現形等  
 早經名馳海內有口皆碑今兩先生同  
 歸道山士林莫不哀悼日來函購兩先  
 生遺墨者踵相接奈本局存書大半售  
 罄愧無以應爰將兩先生遺著六種概  
 行重付棗梨訂為合刊願照原本發行  
 俾廣流傳惟特價以五百部為限

- (一)許著之 指嚴餘墨 兩厚冊原價一元二角  
 單購售洋六角
- (二)許著之 十葉野聞 兩厚冊原價一元  
 單購售洋五角
- (三)許著之南巡祕記 正各一冊原價一元三角  
 補單購六角五分
- (四)政商十大祕密 原價四角 單購售洋二角
- ▲以上四大遺著○原價共計三元九角  
 單購需洋一元八角 合刊特價祇售一元七角
- (一)李著之好青年 甲六冊原價二元八角  
 種單購祇售一元四角
- (二)李著之魅 鏡 五厚冊原價二元  
 單購售洋一元

▲按魅鏡奇形幻像不勝枚舉今特  
 加繪精美圖像二十幀以成完璧

(一)李著之 活現形 四厚冊原價二元  
 單購售洋一元

▲以上三大遺著原價共計六元八角○  
 單購需洋三元四角 合刊特價祇售二元六角

一郵費單購許著一種每洋一角合購四種祇需二  
 角單購李著一種每洋二角合購三種祇需二角

一購書請向郵局購用匯票掛號寄下倘  
 以郵票代洋九五貼水

一購者每次函購均請寫明住處姓名門  
 牌萬勿省筆致涉舛誤

一此次特價均由本局自行辦理外埠分  
 售處不在範圍之內

一購合刊一種得贈著者遺像一幀再贈  
 錦匣一隻頗覺雅觀

一李著好青年另有乙種袖珍本定價大  
 洋二元現在存書無多亦照對新辦理

上海四馬路 國華書局總發行所謹啓

樂

樂府

府



# 告廣書新版出局本

## 愛情小說 蜜月旅行記

晚近世風澆漓道德淪亡離志小說每見其艷香豔之名寫誨淫之實欲求其樂而不淫豔不傷雅寥若晨星是書雖亦描寫愛情之作然無一字一句涉及穢褻挽社會之頹風納戀愛於正軌其價值可知矣洋裝一册定價大洋四角

## 愛情小說 儷影

書敘一雙多情男女互相欽慕因生戀愛把晤話情匪伊朝夕惟中間經過許多曲折離奇奇書盡若干歡樂驚恐離云好事多磨然卒能成爲有情眷屬閨房樂事雅俗咸欽閱者開卷一讀即可知情愛之結晶俱從堅忍誠篤中得之凡屬佳人才子而應人手一編既獲情愛之正軌又增無量之幸福全書計二十四回每回皆有愛情圖畫插入誠愛情小說中別開生面之創式也洋裝三厚册合裝一錦盒定價大洋一元

## 樂府新聲出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禪 | ○天 | ○王 | ○癡 | ○韜 | ○廠 | ○武 | ○稜 | ○定 | ○秋 | ○水 | ○生 | ○今 | ○露 | ○園 | ○鳳 | ○翔 | ○等 |
| ○少 | ○山 | ○菊 | ○古 | ○解 | ○我 | ○不 | ○稜 | ○秋 | ○水 | ○生 | ○今 | ○露 | ○園 | ○鳳 | ○翔 | ○等 |    |
| ○林 | ○屋 | ○舍 | ○予 | ○天 | ○脈 | ○春 | ○野 | ○梨 | ○老 | ○民 | ○哀 | ○燕 | ○子 |    |    |    |    |
| ○祕 | ○本 | ○擊 | ○鼓 | ○戰 | ○超 | ○鐘 | ○玉 | ○悲 | ○風 | ○雨 | ○歸 | ○舟 | ○傲 | ○妻 | ○妓 | ○女 | ○證 |
| ○秋 | ○道 | ○夜 | ○馬 | ○清 | ○夢 | ○話 | ○曲 | ○聽 | ○解 | ○話 | ○歸 | ○舟 | ○傲 | ○妻 | ○妓 | ○女 | ○證 |
| ○容 | ○道 | ○夜 | ○馬 | ○清 | ○夢 | ○話 | ○曲 | ○聽 | ○解 | ○話 | ○歸 | ○舟 | ○傲 | ○妻 | ○妓 | ○女 | ○證 |
| ○談 | ○無 | ○垢 | ○室 | ○劇 | ○小 | ○館 | ○角 | ○兒 | ○劇 | ○一 | ○知 | ○半 | ○解 | ○話 | ○歸 | ○舟 | ○傲 |
| ○思 | ○凡 | ○紅 | ○棒 | ○流 | ○芬 | ○戲 | ○戲 | ○尋 | ○歌 | ○記 | ○半 | ○解 | ○話 | ○歸 | ○舟 | ○傲 | ○妻 |
| ○評 | ○揚 | ○紅 | ○棒 | ○流 | ○芬 | ○戲 | ○戲 | ○尋 | ○歌 | ○記 | ○半 | ○解 | ○話 | ○歸 | ○舟 | ○傲 | ○妻 |
| ○連 | ○良 | ○打 | ○泡 | ○戲 | ○况 | ○速 | ○版 | ○馬 | ○歌 | ○記 | ○半 | ○解 | ○話 | ○歸 | ○舟 | ○傲 | ○妻 |
| ○上 | ○各 | ○舞 | ○擊 | ○之 | ○狀 | ○錄 | ○拾 | ○戲 | ○並 | ○半 | ○解 | ○話 | ○歸 | ○舟 | ○傲 | ○妻 | ○馬 |
| ○戲 | ○同 | ○黎 | ○園 | ○紀 | ○眼 | ○分 | ○公 | ○戲 | ○八 | ○角 | ○快 | ○書 | ○弄 | ○考 | ○戲 | ○劇 | ○間 |
| ○曲 | ○與 | ○唱 | ○法 | ○某 | ○司 | ○片 | ○爲 | ○戲 | ○八 | ○角 | ○快 | ○書 | ○弄 | ○考 | ○戲 | ○劇 | ○間 |
| ○編 | ○曲 | ○與 | ○唱 | ○法 | ○某 | ○司 | ○片 | ○爲 | ○戲 | ○八 | ○角 | ○快 | ○書 | ○弄 | ○考 | ○戲 | ○劇 |
| ○觀 | ○文 | ○學 | ○家 | ○內 | ○容 | ○摘 | ○要 |    |    |    |    |    |    |    |    |    |    |
- 所有戲劇界  
○不易得的掌故  
○最公正的評論  
○本局克己此年  
○心術家讀之  
○藝術家讀之  
○評劇家讀之  
○觀劇者讀之  
○文學家讀之  
○內容摘要  
○可無限門徑  
○可無限資料  
○可無限技能  
○最優美的詩歌  
○不易求的名作  
○最優美的詩歌
- 國華書局發行

上海四馬路錦里西首



劇談

◎考京戲之由來

(慕雲)

今之談劇者動輒曰京調。京戲如舞台之延聘新角者亦必曰京津名角。如此相沿成習。而一班半瓶醋之顯曲家遂以爲北京爲戲曲之發源地矣。其實京師之有劇乃自清嘉慶始。當時京中有福，祿，壽，喜，四班同在宮內應差。聞此四班均係招自陝西（秦腔）湖北（皮簧）安徽（徽調）江蘇（崑腔）者。四班初入京時均由內廷供俸。從不許出演於宮外。

樂府

故京人亦不得聞其清謳也。後以福班中有名福官者。甚得寵。帝曾以俄國新進之狐裘二件。取一較佳者賜之。而以所餘之劣者賜大阿哥。（大阿哥卽道光帝。旗人稱太子曰大阿哥）此事後爲阿哥所知。欲以己者與福官。易福官。強不允。因觸阿哥怒。居常語宮人曰。後吾登極。必盡誅若輩。以洩今恨。未幾。語聞於帝。心頗慮之。惟自知所爲非當。故亦難於責人。某年。帝病垂危。遂招阿哥諭之曰。吾聞宮人言我歿後。汝將不利於福官。此事果有之者。汝亦當體念吾意。切不可過爲已甚。云云。阿哥聞言。諾之。迨彼卽位。福官大恐。頭頂狐裘。膝行帝前。帝怒曰。本當盡誅汝等。以洩夙恨。姑念先王遺命。特加寬恕。今後當悉逐汝輩出宮。勿得再居內廷也。自後宮中。遂無伶人之足跡矣。四班旣出。苦無棲

身地乃於城內僻處共組梨園館以求苟全一時然彼等人多費鉅力遂不支不得已乃私應堂會以求自給如是者殆數十年而都中人士遂得時見四班之妙舞於紅氍毹上矣咸同年間伶人復應詔入宮迨慈禧問政尤嗜劇如癖一時上行下效而戲劇一道風靡京畿矣當時諸班之最負時望者即徽鄂二派他如秦腔崑弋等則已早為京人所棄而遠遁津滬矣時徽班之領袖為汪桂芬鄂派則為譚美秀二人之技藝固各有專長無分優劣惟大頭之唱調高壯尤得承歡于慈禧故每演八義圖則汪取程嬰而譚配公孫杵臼演三國志則汪取魯肅而譚配孔明戰長沙則汪飾關羽而譚取黃忠諸如此類而譚氏之名終不得駕乎大頭之上也不幸桂芬未久逝世繼之者又無幹才於是譚

氏乃得一躍而起並晉位伶界大王同時鄂伶楊月樓陳石頭輩亦乘勢蹶起自此鄂班之聲勢遂滿佈京畿焉十餘年來習生者莫不效譚業且者亦無不宗陳於是京城之內殆為生旦之出產地矣今日滬上各舞台主之北上邀角者必首趨都門因之一班顧曲家之心理亦罔不以京角為上乘也上海一埠各劇俱備如閩劇粵劇揚州劇漢口劇潮州劇等總計不下十數惟諸劇之由來皆各發源於本土故其吐字亦純帶鄉音獨京戲一道既非京產而上口白又純操湖廣韻（丑及內監不在其列）今人反咄咄以京戲名之者余實有所不解也

劇話

# ●黃葉舞秋風館劇話

(馬鞍山樵)

溫涼蓋一劇。共分一捧雪。審頭刺湯。雪盃圓三齣。一捧雪。爲莫成之重頭戲。全齣重在念白。身段。以薊州堂上一場爲最難。莫懷古次之。然亦須唱念精工者。方能勝任。審頭刺湯。以陸炳爲重。湯勤次之。雪燕則又次之。雪杯圓則莫懷古。雪燕並重矣。全齣海上各舞台。恆鮮挂演。蓋此劇需材太多。非一二人所能對付。而湯勤一角。在一捧雪。尙無甚重要。若審頭刺湯。則非初得皮毛者所能敷衍。蓋審頭之丑。爲袍帶丑。兩手最難得式。稍一不慎。卽被識者譏笑。其念白與巾丑約有不同。須代崑腔韻味。余叔岩馬連良等在滬時。常挂審頭刺湯一劇。而一捧雪雪盃圓兩齣。從未見其連串代演。溫涼蓋全齣劇情。

爲湯勤不第時。在錢塘售賣字畫。途遇莫懷古。懷古大加贊賞。留養在府。嗣後入京供職。湯勤亦隨之進京。懷古將其荐于嚴嵩。鉅湯勤于錢塘起程時。窺見雪燕。垂涎其色。屢欲勾引。奈感未便。入嚴府後。言于嚴嵩曰。莫懷古有傳家寶。杯溫涼蓋。酒入杯中。溫度經久不變。嚴嵩羨之。令莫懷古以溫涼蓋進。懷古因其爲傳家寶物。不忍割棄。乃仿式製假蓋以進。嵩得蓋甚喜。湯勤力言其假。令嵩親率小衛圍搜莫府。遍搜不得。怏怏而返。時莫懷古夫婦見寶蓋不翼而飛。亦以蓋被人盜去。而莫成又不見蹤影。迨成返。莫責以背主潛逃。成交還溫涼蓋。蓋成見嚴嵩來府時。氣色不正。知爲溫涼蓋事。乃急入後堂。扭開箱鎖。懷蓋由犬洞逃出。窺嚴嵩去遠。方由後門潛回。賴莫成之力。寶蓋於是不爲嚴嵩

所得。懷古夫婦以嵩來。未曾搜得真杯。以爲一天風雨。從此可以了結。相視大笑。莫成詢嵩去時。曾作何語。懷古云。嵩言三日後無杯。定滅滿門。成勸其棄官逃去。暫避其鋒。懷古從之。于是夫婦主僕三人。齊向薊州而逃。嚴嵩得信。令張龍郭義執票追蹤捉拿。並命各地大小衙門。拿獲就地正法。解頭進京。詎料懷古夫婦。因行走不動。令莫成入薊州城報信。派輿來接。藏入松林歇息。被張龍郭義得見。因而拿獲。解進薊州。投入戚繼光衙門。戚爲莫懷古舊好。因王法森嚴。亦無法挽救。暫定翌晨五鼓斬首。解頭進京。已則出外私訪。得莫成于街巷更棚中。帶之回衙。二更時。將其主僕帶入後堂。籌商解救良策。莫成自願替主受刑。報答養育深恩。懷古夫婦亦無他法。只得從之。戚繼光卽將莫成釘鎖

入獄。天明法場執刑。解頭進京。懷古隱名潛返錢塘。嚴嵩得頭。亦無他說。而湯勤又言。此頭是假。嵩將雪燕戚繼光調進京來。命錦衣衛陸炳審問。湯勤前往監視。陸亦莫懷古契友。恨嚴嵩殘暴不仁。悲莫懷古無辜受戮。不忍將頭斷假。乃于堂上冷嘲熱諷。暗譏湯勤。正欲用刑。審問戚繼光。忽黑召到來。命在平則門外監斬三名犯官。十八名江洋大盜。湯勤得乘機背審雪燕。向其痛訴思慕之心。燕假允之。陸炳回詢湯背審情形。湯言人頭是真。戚繼光官復元職。張龍郭義銷票無事。陸炳欲將燕寄留衙內。湯勤立悔前言。又認人頭是假。陸知其意在納雪燕。乃判燕與湯勤爲室。令雪燕早晚殷勤伺候。于扇上寫一刺字。暗示早晚因勤刺喉之意。案乃落洞房時。燕用酒將湯勤灌醉。乘機刺之。大仇乃

報。迨後懷古雪燕同時至薊州。爲莫成上坟。夫婦乃得團聚。而已兩鬢頹白。不復舊日旖旎風光矣。

郭仲衡昔業醫。在京懸壺問世。酷好戲曲。入某票爲玩票。宗大頭。頗享盛名。近年棄醫落海。聲譽亦不惡。惟譚迷者。不甚表示歡迎。猶憶數年前。郭在京與友人高伯岩配戲之笑史。實堪發噱。姑錄之。以資談助。高伯岩爲杭之江大學畢業生。服務北京交通部。公暇從高慶奎研究戲曲。不數月即能紛墨登場。效優孟衣冠。時慶奎在京組織某社。令伯岩常川串演。以期精深。郭仲衡亦入該社帮忙。牌懸首名。一日。郭排羣英會。代借箭。伯岩配孔明。下後台之初。伯岩請郭對詞。郭以台上對爲答。伯岩以郭驕傲太甚。思有以懲之。迨羣英會演至借箭時。船上孔明魯

肅各有對唱西皮數段。孔明先唱。伯岩唱腔盡用汪派。郭見腔盡爲伯岩唱去。又無他腔更易。若用重腔。又恐識者恥笑。一時面紅赤耳。不知所措。只得各句平唱。敷衍而過。及孔明再唱第二段時。已改用千變萬化之譚調矣。台下觀客傳爲笑柄。伯岩可謂善謔矣。伶人唱戲。慎勿自驕。古人云。驕者必敗。誠至理也。

譚鑫培生前在京恆鮮挂演。偶一露佈。是日必售滿座。後至者咸向隅而返。一日。在慶樂園挂全本打棍出箱。及鑫培上場。後台諸人咸集于上下場門口。觀鑫培演戲。問樵夫。照例入場。俟樵夫呼喚再出。時門首爲衆人站滿。路爲之塞。鑫培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始得進場。然已力竭氣喘。迨樵夫再喚之出。鑫培簾內答云。我出來了。樵夫只得敷衍數句下場。此種舉動。幸出

自鑫培。若易他伶。台下觀客。不知有幾許倒采聲報之矣。

譚鑫培生前與紅豆館主善。朝夕過從。問鑫培研究戲曲。鑫培亦悉心指導。凡叫天之一舉一動。一字一調。無不虔心仿摹。鑫培作古後。能傳譚派于世者。惟紅豆一人耳。鑫培逝世之日。紅豆聞耗。慟哭至哀。喟然嘆曰。今而后。世無人知我矣。乃令廚司備鑫培生平最喜之菜一桌。自撰唱詞一段。親往靈前吊祭。行禮畢。用倒板叫頭。反二簧等板。唱之音韻。悱惻。唱畢。歸座飲酒。其勸敬一如鑫培在座。食畢。大哭而返。世之號稱譚迷者。實不如紅豆迷譚之深也。

余宿癖漢劇。其價值在漢皋一帶。與京劇並駕齊驅。無所軒輊。較之時下勝行之四明紹興揚州無錫申曲等戲。高出萬倍。改革後移寓來滬。

不觀漢戲者。有十二寒暑矣。當此閩粵各戲勝行之際。竟無人提倡此種戲劇。甚為不解。設有人焉。將漢戲邀來上海。號召魔力。自當不亞于閩粵各劇。余敢斷言也。至現某遊戲場之漢戲。不過該地花鼓戲之一種而已。不足謂為真正漢戲也。

彈詞

●論說書宜改良

(飯牛翁)

聲音之道。最足感人。評話彈詞。不出忠孝節義。奸盜邪淫。怪力亂神等故事。說大書。則口講指畫。描摩盡致。唱小書。則絃索丁東。詼諧絕倒。故無論男女老幼。樂於聽書者多。假如大書說岳傳。至秦檜夫妻。東窗設計。以金牌十二。矯詔班。

師風波亭三字獄成武穆父子授命合座聽書者莫不恨秦檜夫妻切齒痛岳飛父子垂淚也假如說三國志至劉立德草廬三顧新野博望燒屯周瑜赤壁借風借箭曹軍八十三萬贖二十七騎華容道關雲長把守義釋操賊又云諸葛亮明知阿瞞命不該絕故留此一個人情讓君侯去做聽書者至此莫不摩拳擦掌欲助孫劉一臂將國賊擒獲食肉寢皮爲天下吐氣忽見關羽橫刀勒馬長歎一聲曹操衆竄而去幾似蘇舜欽讀張良客博望一錐誤打副車惜乎擊之不中我具此心想人亦同心耳假如小書唱珍珠塔方卿見姑娘寫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不禁爲天涯淪落王孫洒一掬酸心血淚及至表姊贈塔雪途遇救獨占鰲頭榮歸拜母扮仙翁僞作癡癩一曲道情冷嘲熱諷使薄情忘恩

人聞之無地容身聽書者恨不能隨方卿助口痛罵徵此益見聲音之道入人之深予嘗謂評話彈詞在彼業中分大書小書耳而其藝能動人則一今茲社會澆薄可云極點苦諍不如諷諫若宣講團宣導團到處勸化逢人指教亦可算苦心孤詣無微不至特是諄諄者不敵藐藐收効極難不如另編一或說或唱一新舊故實足以激動天良者請光裕潤裕兩社中人於正書之外插入新書一段一於小落會後或用作開篇一我知其收效必較他法爲優所謂舌敵耳聾不見成功未得說唱之妙耶聞近日魏鈺卿自編彈詞索余修改一俟草草脫稿即欲在新世界遊戲場現身說法不可謂非今之有心人也



# 本局特別通告

## 小說新報特殊大贈品

◀元一券贈半年定預●元二券贈全年定預▶

啓者本報第五期爲加增 南海馮六先生新譯法國原文亞森羅蘋奇案小說『卅棺島』一巨部都十餘萬言自本期起按期刊登以饜 閱者先親爲快之意並達敝社竭誠擴充之忱至其布局之矯夭用筆若游龍乃是先生譯學深邃非時下譯者所可望其肩背有目共賞固毋庸敝社喋喋也惟本期爲因擴增巨部名著致愆出版日期諒 閱者亦必曲予原諒耳竊本報自第一期革新以來承 天台山農先生抱甯缺毋濫之旨爲發揚文化之方稿件必徵名著門類務求完備治新舊派別於一爐達改良革新之素願故自任事以來定閱者倍逾往歲而先生仍萃精蒼神進行逾力茲更普結海內文字因緣特許定閱本年十二册者仍售大洋四元一敬贈代金券二元一一定閱半年六册者仍售二元二角一敬贈代金券一元一凡特此券而求先生墨寶者即可抵充潤筆現金之用不折不扣惟本埠以一百份爲限外埠以三百份爲限逾限及零册無贈郵費每册五分日本加倍西洋雙倍外埠以郵局日戳爲憑郵票九五貼水特殊機緣幸勿錯過此布

再本報自本年一期起至三期止早經再版凡蒙預定者儘可任意指定自一期至十二期或七期至明年六期或九年一期至十二期皆作全年論照章贈品特此附告

小說新報社謹啓

肥兒

散

陶齋



# 本局最新出版美術名畫集

## （精）古畫大觀第一集

內容皆極名貴之作共計六十四大幅略舉如下（一）花卉有唐伯虎王烟客文徵明馬香江彭玉麟等之作（二）山水有倪雲林趙善長沈石田仇十洲吳梅村查二瞻項易庵吳墨井王蓬心王麓臺王石谷卡潤甫方環山方蘭坻等之作（三）墨寶有周忽鼎銘周散氏盤銘及朱尊森尤西堂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鏊李復堂張得天等之作以上諸人皆明清兩代大名鼎鼎之畫畫大家得其一種已足珍貴矧集數十子之傑作於一冊中乎本冊均照原影絲毫無差絕銅製版用最上之蠟光紙極佳之外國墨印成一大厚冊  
定價一元六角

## （精）古畫大觀第二集

內容選擇精潔與第一集可稱難併卷首冠以珂羅版畫其昌蒲雪圖真蹟尤為希世之寶其他諸如（一）人物花卉有石濤和尙徐文長費曉樓恆軒諸人之作（二）山水有祁子祥仇十洲王石谷王麓臺陸天游方蘭坻王廉洲諸人之作（三）墨寶有清高宗劉石庵李醉癡八大山人諸人之作均與原畫無毫厘之殊洵屬藝林珍品本局為保存國粹起見當三集四集源源出版也  
定價一元六角

## （精）古畫大觀第三集

內容較前兩集尤為精美洵為現今畫冊中不可多得之寶其最著如六舟古銅同器種及唐人王懷存宋人繪商山四皓趙子固仇十洲唐伯虎文徵明侯懋功黃鶴山樵又有清高宗御題畫冊允稱藝林之寶  
定價大洋一元六角

### 戲曲指南 歌場妙影 出版

銅版精印現代男女名伶著名鼓及曲大家小影六十餘幀男伶如梅蘭芳程鵬秋等坤大伶如王克琴金少梅等大鼓如黑姑娘劉翠仙晚香玉等精美異常且可藉觀名家「扮相」「姿勢」「臉譜」足為票友及藝術家參攷  
定價大洋一元



豔 詩

○小適窩腔錄

(佛影)

恂子詩抗手碧城仙館舊稱香匿聖手近乃與  
 醉侯同耽禪悅清唄金經潛修淨土瑤清豔思  
 懺除都盡此後綺語之戒當不復蹈矣偶檢敝  
 篋得其舊稿數首為錄存之空際天花本無生  
 滅相讀者但勿執着可爾佛影寄示所製遊支  
 武湖散曲賦此答之云徵歌選夢向湖堤無數  
 青山壓帽低七寶樓台春燕語六朝城郭暮鴉  
 啼紅牙按曲秦淮海錦瑟牽愁李玉溪可有雙

豔 藻

鬢能解事新聲傳唱水東西題醉侯所集諸女  
 士書畫尺頁云錦囊深護赤絲條璧月闌風墮  
 鳳毛珠閣飄燈摹粉本品盤挹露潤霜毫畫圖  
 分得銀篋黛釵鈿調成玉合膏芳杜香蘭都絕  
 世瀟湘殘夢憶離騷眉痕爭似墨痕新鏡裏平  
 分一角春小印記鈐楊妹子細書親仿衛夫人  
 不愁繭紙難勝腕為愛螺丸欲點唇誰續玉臺  
 書畫史寸縑尺素盡堪珍酒樓卽事云遊女如  
 雲盡翠鈿春江燈火自年年六街暮色迷車馬  
 隔座春風動管絃萼綠華來珠照夜海紅簾外  
 月飄煙主人情重猶遮客不惜黃鱸贖酒錢  
 又七古美人梳頭歌一簾置之玉溪生集中可  
 亂楮葉詩云蠟煙散入銅屏風畫眉人起羅幃  
 空鸞刀三尺剖明月鏡波濕影搖芙蓉迴身自  
 抱象梳立銀盆水注燕支澀一握吳綿軟似雲

一

鮫人潛匿紅蠶泣。玉纖跳脫聲。丁當紅絲手綰。  
螺鬟雙眼波。遙擲向何處。天孫一笑。傾銀潢。沈  
檀香重。蘭膏膩。妝罷還愁枕邊墮。癡心祇識博。  
君憐。何當解散。常垂地。告君一語。君莫忘。妾髮  
爭似妾情長。

豔詞

◎愁紅小錄

(逸梅)

春影有冬閨詞云。輭帽倭絨六道鑲。珍珠如豆。  
綴中央。生來秀鬢梅花色。不用芙蓉宮粉裝。淺  
綠衣裳閃白花。蓬雲新髻鬢堆鴉。金釵翠珥都  
無用。巧纈絲絲貼耳斜。又冬夜閨情云。霞裳難  
護女兒腰。阿閣籠薰酒易銷。眉譜爲誰調。翠黛  
心香空自爇。蘭茗蕭疏雨。過前庭樹。幽怨風迴。

隔院簫。鼠影窺。鏡人語靜。嚴城鼓角。可憐宵強。  
顏隨俗。御鉛華。長袖隨風。讓別家。蟾子空勞。緣  
翠帶。守宮親自喂。朱砂瑤台拜。月心同潔。寶積  
藏珠願。太奢姊妹年來都嫁去。阿儂猶抱冷琵琶。  
香夜闌。蠟炷已成灰。跨鳳乘鸞夢乍回。金綾衣。  
裳顏色改。玉兒年紀歲華催。新詞譜就琴三疊。  
清淚調成酒半杯。斜倚箏奴情脈脈。小窗春報  
一枝梅。清麗多感。尙可誦也。

梓潼縣旅店有蛾眉女史題壁詩云。妾貌若桃  
花。郎心如柳絮。桃花豔有時。柳絮飛何處。饒有  
古意。

汪鶴影蕩樂曲云。葉底鶯鶯眠。風吹蓮葉動。勸  
郎勿蕩樂。恐驚鴛鴦夢。搗衣曲云。搗衣妾力盡。  
檢衣妾心酸。寄去須明日。今宵天已寒。多情兒  
女。絕妙好辭。

紐蘭春寒云。鄰家姊妹體娉婷。明日芳郊約踏  
青。囑咐晨妝窗半掩。防他露氣透疏檣。寶鴨香  
溫子細看。欲舒翠袖祛衣單。痴情撲蝶。渾無力  
竟日多閒倚畫闌。

瘦紅春閨風雨夜。搗練子云。拋繡釵。掩銀屏。滿  
院風聲合雨聲。斜坐玉台燈影伴。不知愁緒爲  
誰生。無題。雙紅豆云。笑相迎。怒相迎。白眼看來  
忽轉青。芳心我不明。愛多情。恨多情。月下星前  
屢變盟。教郎空受驚。侍兒春睡憶王孫云。迷離  
春夢貯紅紗。小枕高擎擱鬢鴉。弱柳搖風日影  
斜。怕驚他。自向閒階掃落花。清芬襲人。  
臧勸成秣陵客次。偕某校書泛舟秦淮。卽以留  
別云。此日秦淮載酒過。酣歌不唱唱驪歌。梅花  
閣下愁懷滿。桃葉渡邊離恨多。明月將生儂去  
矣。暮雲欲上爾如何。從今湖海相思夜。空羨和

鸞共一窩（埤雅：鸞鳥雌曰和，雄曰鸞）

豔語

蘭閨韻語

（雲影樓主）

余曩閱山陰五眉叔笙月詞中。見載有金縷曲  
二闋。并係以序云。關秋芙瑛。泉塘蔣靄卿坦室  
也。工倚聲。嘗偕靄卿游湖山間。一船書畫。簾影  
衣香。如神仙中人。余嘗一再過之。靄卿以所著  
息影廬詩及秋芙夢影詞見貽。旣而羽警日逼。  
靄卿孤身羈越中。落魄憔悴。人亦無援之者。千  
里淪胥。音耗遂杳。亂後訪之。則夫婦俱死矣。兩  
集皆失之。聞其板亦付劫灰。偶於仲修齋頭。見  
夢影詞。輒假歸重讀一過。不禁慨然。爲題二解。  
按夢影詞流傳絕少。吉光羽片。同付劫灰。僅附

其名於笙月詞以傳才人多窮可勝浩歎今春  
 余忽於舊書攤中見有夢影詞刊本並羈卿秋  
 燈瑣憶急購之歸瑣憶作於羈卿悼亡之後中  
 多秋美逸事秋美從謁卿學琴時於蘇隄畔石  
 屋洞中鼓平沙落雁漢宮秋怨之曲又喜與羈  
 卿手談羈卿戲舉竹垞詞云篋錢聞草已都輸  
 問持底今宵償我秋美微愠而好弈如故書學  
 於魏滋白吳黟山畫學於楊渚白又善以金盃  
 擣戎葵蔡汁雜以雲母之粉用紙拖染其色蔚  
 綠雖澄心紙無以過之池上桃花為風所吹秋  
 美拾花瓣砌字作謁金門詞云春過半花命也  
 如春短一衣落紅吹漸滿風狂春不管春字未  
 成而東風驟來飄散滿地秋美悵然羈卿曰此  
 真箇風狂春不管矣相與一笑而罷又喜種芭  
 蕉秋來風雨著蕉葉聞之心與俱碎羈卿戲題

斷句於葉上云是誰多事種芭蕉早也瀟瀟晚  
 也瀟瀟秋芙蓉續云是君心緒太無聊種了芭蕉  
 又怨芭蕉瑣瑣寫來想見閨房風雅珠啼玉唾  
 皆當作叢鈴碎佩從天風吹下也夢影詞淵源  
 浙派刻意清新高陽台送沈湘佩入都云淚雨  
 飄愁酒潮流夢惜花人又長征見說蘭橈前頭  
 已泊郵亭垂楊原自傷心樹怎怪他踈地青青  
 向天涯一樣纏絲各自飄零開筵且莫頻催酒  
 便一杯飲了愁極還醒且住春帆聽儂細數郵  
 程壓船烟柳烏蓬重到江南應近清明怕江窗  
 風雨瀟瀟一路須聽居然郭十三齋夢樓中故  
 物蝶戀花云幾日池塘雲不住柳也濛濛想做  
 清明雨半榻茶烟和夢煮畫屏幾點江南樹欲  
 捲珠簾風不許如此黃昏休去移箏柱樓上晚  
 山青不去夕陽正在鴉歸處三閩大夫憂深念

亂其作於粵氣漸逼時乎最佳者莫如夕陽一首調寄高陽台詞云斷燕飄愁盤鴉聚暝一鞭殘夢歸鞍酒醒郵程嶺雲關樹漫漫渡江幾點歸帆影近荒林一帶楓斑最難堪第一峯前立鳥斜看而今休說鄉關路賸濛濛烟水瘦柳漁灣短帽西風古今無此荒寒蘆茄聲裏旌旗起問當年誰姓江山有悠悠幾處牛羊短笛吹還沈雄激楚中邊俱澈閩中若準張春水之例正可稱爲關夕陽也至答沈湘濤金縷曲買陂塘二首一片禪機陳王八斗才秋芙以一人兼之欲不早死得乎

豔 牘

東籬菊女士約北嶺梅女

士函

(鬢雲女士)

梅女士慧鑒忽忽小別已近一年十月爲陽小春又屈嶺上融和諒芳躅已翩然至矣妹天生弱質獨處籬邊芳鄰縱有陶李兩家春風善笑妖冶動人祇以未愜吾情彼此遽作尹邢之避面荷花三娘子玉立亭亭不愧淩波之雅號奈因不能避熱當暑競尙紅妝故亦爲妹所不取至瀟湘妃子虛心高節此豸媾媾宜此可訂手帕交矣但聞得夏秋之交凡心忽動竟嫁痴耶號爲夫人未免襜褕亦已忘却天寒袖薄日暮倚徙之清高矣故妹近亦薄其爲人惟我梅姊本處士之家風具壽陽之仙格冰心玉骨品致不凡適與妹性情相近矧東籬偃臥時見南山(陶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南北相通高門不遠自當請移玉址一相見也故特遺奚



奴。損。書。敦。促。偷。得。惠。然。肯。來。躡。躡。下。降。則。蕭。條。門。巷。搖。落。園。林。頓。然。生。色。妹。將。掃。吾。三。徑。用。佇。芳。蹤。屈。時。飲。淵。明。酒。誦。廣。平。賦。剪。燭。西。窗。歎。然。道。故。為。樂。當。無。盡。也。肅。此。順。頌。粧。安。

妹東籬菊檢祚

### 北嶺梅女上覆東籬菊女

#### 士函

(鬢雲女士)

菊女士英鑒。別離一載。清夢為勞。正擬損書。適小奚奴來。辱承寵召。快何如之。陶李兩人。本儂青春姊妹。祇以品性不同。儂則與雪爭春。彼好迎風逞媚。故騷人墨客。月旦所及。高下顯明。哲若東坡。且有天教桃李。作輿臺之句。儂因愧不敢當。且復羞與為伍。故甯辭百花之魁。來居北嶺。焉。荷。花。三。娘子。好。兢。紅。粧。誠。如。來。信。而。近。

又。聞。不。能。自。持。下。嫁。荷。花。大。少。大。少。浼。彼。妹。耶。抑。彼。妹。之。自。賤。儂。頗。洗。耳。不。願。與。聞。故。弗。甚。明。白。所。可。惜。者。歲。寒。手。帕。交。獨。數。儂。與。松。竹。今。除。松。氏。標。其。勁。節。自。葆。冰。雪。之。姿。外。瀟。湘。妃。子。亦。復。自。眨。如。斯。未。免。令。人。不。解。但。願。傳。聞。之。非。其。真。耳。吾。姊。晚。節。寒。英。孤。芳。自。賞。心。欽。已。久。曩。因。時。間。關。係。祇。得。聞。聲。相。思。今。既。彼。此。密。選。即。非。寵。召。亦。當。望。門。投。止。瞻。仰。清。標。矧。重。之。以。雅。命。耶。玉。顏。遙。全。想。望。殊。勞。今。當。略。事。修。飾。一。臨。存。也。先。行。佈。覆。順。頌。芳。安。妹。北。嶺。梅。檢。祚。

### 擬征婦寄征夫書

(鬢雲女士)

(上略)風高塞北。送征鴻矣。露冷江南。歸客燕矣。物猶如此。人其奈何。乃者燈花夜下。妾意徒勞。鵲喜朝占。郎歸仍滯。思君至此。恨不能心澈。鱗。犀。逐。秋。雲。以。來。塞。上。翼。添。彩。鳳。隨。明。月。而。到。

天邊也無如紅豆縱多儘教采擷明珠未返難  
 慰寂寥况加以新衣未成剪刀忙煞舊服初浣  
 砧杵勞多對此蒼茫能無於悒由是添人悵惘  
 聽絡緯而牽愁益我淒涼念刀環而入夢矣回  
 憶自君之出于今三年爾時別緒交縈離魂欲  
 絕承君多方體貼細意溫存謂此行略涉風塵  
 本無遠志暫離家室莫寄當歸君自當爲游子  
 之同妾不必作封侯之怨也不意驪駒既唱勞  
 燕驟分類蕩子之別十年怨征人之無隻字尸  
 糞有母屢登思子之臺飛蓬者誰幾化望夫之  
 石嬌態弱女却未解憶長安俊慧佳兒幸已知  
 呼阿父征夫聞此當亦黯然魂消矣果其因事  
 所羈自合貽書見告倘得歸鞍早整理當擁簪  
 以迎否則夜長丹鳳城南音斷白狼河北君其  
 忍耶否耶

(下略)

離 蕪

●擬征夫覆征婦書 (雙雲女士)

(上略)秋燈似豆旅恨方長秋簾如冰羈愁欲  
 碎以是一時積思成夢離魂重入陽關變幻成  
 真游子疑歸故里焉不意黑甜鄉迷離之際忽  
 焉綠衣使蹀躞而來展得蠻箋雖快觀簪花之  
 字而噲將顰淚竟難吟織錦之詞良以思歸心  
 酸勞人客久破鏡分釵之怨等于離鸞別鵠之  
 歌也夫遠別思歸人所不異索居野外我豈獨  
 甘矧獵獵邊風寒笳之聲互動蕭蕭班馬整鞍  
 之念屢縈軀爲我思有不願早入玉門重歸錦  
 里樂親戚之情話奉慈母之晨昏左對孺人右  
 顧稚子者乎無奈跡近依人事難由我是以作  
 登樓之王粲徒自傷懷類出塞之昭君空爲墜  
 淚耳惟冀天從人願事不我乖則雖萬里霜嚴  
 定指驛程而早發一帆風順或從海國以過歸

七

屈時換遊子身上之衣。征塵盡撲。慰細君閨中  
之夢。離恨潛消。兒童笑問客來。鬧成話柄。親戚  
驚聞。我至各訴離情。開瓊筵以坐。花正是菊花  
放後。飛羽觴而醉月。恰逢明月圓時。卿其思之  
此時此境其快樂爲何如也。 (下略)

## 編 輯 部 啓 事

啓者。敝報欲爲全國學界輸灌文化起見。特設  
學生欄。徵求作品。俾資觀摩。奈自一二三期所  
設之(老博士)(青年鑑)兩題。應者殊不  
踴躍。其中佳卷固屬有之。而逾越本題者。爲數  
亦夥。核與規定等第名額。相差甚遠。且佇待已  
久。渴望源源而來。詎知願與心違。致不克成此  
盛舉。懸期四月。萬難再延。致負按期賜稿諸君  
之望。惟以寥寥數筆。焉能照章揭曉。萬不獲已。  
暫將本欄即日取銷。所有承賜鴻文。而合本題  
範圍者。每卷敬贈第五期小說新報一冊。由郵  
寄奉。並擇尤刊登本報。以答雅懷。一經登出。  
當有薄酬寄奉也。其餘恕不作復。統乞  
原諒。

小說新報學生欄徵文部啓

此目

天台山麓

集

# 說小俠武版出新最局本

武俠叢刊之一 **武俠異聞**

本書專紀古今劍俠軼事凡二十餘萬言廊廟正一壘所論雅正劍俠者誌之尤詳撰者為文名家李定夷等二十餘人筆墨峭潔情節新奇生龍活虎躍紙上讀之真可揚眉吐氣劍挺身即不然取為茶餘酒後之消遣品駭聞奇事知所未知亦有百讀不厭之妙精印洋裝二冊上卷封面係豫讓刺趙圖下卷封面係荆軻入秦圖尤見本局提倡武藝之心經營之意上下二冊定價一元

武俠叢刊之二 **塵海英雄傳**

本書專記武俠以提倡尚武為宗旨撰述者皆海內名家毗陵李定夷先生為總纂如徐錫麟秋瑾蔡將軍尹將軍甘鳳池梁興甫海島大王草莽和尙劉淑英翠雲娘柳影憐等之軼事每令人一驚每篇有每篇之精彩讀之生氣勃勃足可為國民之模範本局為尊重名著起見裝製極佳上卷封面係張良擊賊圖下卷封面係伏劍圖此皆極有名之英雄故事也上下二冊定價一元

武俠叢刊之三 **方外奇談**

世間怪力亂神奇才異能之軼聞往往得之方外自明清之交及晚近數十年以來故老流傳江湖稱道者可驚可怖非獨資為談助亦藉以存野史如西域番僧苦行頭陀優婆夷女冠子術士劍俠賣解之流偶露頭角奇妙絕人此籍雙俠異聞塵海英雄傳而作廣徵名家讓書也鱗爪具有神威洵筆記中別開生面之奇書也精裝二冊定價一元

武俠叢刊之四 **女中豪傑**

本局自發行武俠叢刊以來每出一種無不為社會所歡迎如(武俠異聞)(塵海英雄傳)(方外奇談)等書不及數月均已再版三版於傳之速殊出意外惟是所載俠義事蹟類屬男子者為多茲特廣搜名著續編是書專載奇俠婦女以見巾幗賢豪原不讓鬚眉英雄紅線纏娘之流當世固不乏其人抑且崇尚貞潔重節義尤為力矯近今女界道德墜落之弊洵足為益世道之書編近今女界道德墜落之弊洵足為益世道之書編矣洋裝二冊定價一元



諧文

孔子之賭 (集四書) (賊菌)

子之燕居。皇皇如也。手足無所措。冉有曰。夫子何爲。夫子喟然歎曰。和也者。人之所同欲也。樂亦在其中矣。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賭賭諧音)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二三子賢者也。賢者而後樂。此來與衆樂。樂冉有曰。諾。吾將問之子路聞之喜。曰。固所願也。不敢請耳。顏淵後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人者。皆不欲也。或勉強而行之。盡心力而

爲之。慎思之。明辨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顏淵曰。有師命。不敢不勉。子曰。席不正不坐。今也反其道而行之。合乎流俗。其斯之謂與。入云。則入踐其位。點爾何如。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經界既正。坐云。則坐。手之舞之。子謂顏淵曰。由也。色勃如也。其言似不足者。予忖度之。不爲小矣。無以小害大。不可不慎也。顏淵曰。唯。發而皆中節。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童子五六人。聖之清者也。可以爲難矣。夫子莞爾而笑曰。今時則易然也。食之以時。禮儀三百。不得免焉。冉子與之粟。 (粟熟諧音) 五秉。 (秉餅諧音) 江北稱同子曰餅子。子路曰。以成冉有曰。求也斯昭昭之多。以身。 (身生諧音) 發財。委而去之。是不知也。以其時考之。同而不和。則可以伐之。彼哉。彼哉。動之斯和。不可及也。誠

(誠成諧音)者。天之道也。反身不誠。反害夫。子。莊。以。蒞。之。弗。思。甚。也。命。矣。夫。子。謂。顏。淵。曰。唯。我。與。爾。有。是。夫。(是四夫和皆諧音)顏淵曰。無。財。不。可。以。為。用。本。之。則。無。如。之。何。吾。已。矣。夫。子。路。不。悅。曰。事。有。終。始。誠。者。自。成。也。既。來。之。則。安。之。周。有。大。賚。待。其。人。而。後。行。(賚賴諧音)由。也。力。足。以。舉。百。鈞。桃。(桃逃諧音)之。天。天。不。能。出。門。戶。君。子。人。也。亦。若。是。無。羞。惡。之。心。非。人。也。請。終。之。我。非。愛。其。財。何。莫。由。斯。道。也。夫。子。喟。然。歎。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居。吾。語。汝。小。人。懷。惠。驕。泰。以。失。之。其。事。不。終。者。也。亦。不。可。行。也。問。馬。(馬碼諧音)曰。有。與。之。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夜。以。繼。日。雖。有。存。焉。者。寡。矣。

諧 語

●老蟹傳

(穎川秋水)

老蟹不知所自出。或曰。本蟹將之。女公子蟹將。曾統率蝦兵十萬。駕樓船出沒。驚濤駭浪。問橫。戈擁劍。恃勢橫行。海龍王懼其勢。因加伏波將軍號。以羈縻之。將軍既得志。遂醇酒婦人。以消磨其志氣。娶隔江商女為姬人。某年秋九月。生一女。女生而玉質金相。豔名藉藉。性豁達。年輕時。即好旁行求偶。(四字見張子並誚青衣賦)一得金錢。遂默認其人為畢吏都將軍醜之。怒曰。汝以乃父將軍。猶未貴。欲晉封元緒公耶。禁之不聽。出。然女恃有母寵。不之懼。故嘗瞞其父夜行焉。識者謂將軍平時粉白黛綠。列屋而居。蹂躪人家好女兒多矣。此其報也。無何。蟹將以不法。被醜女益無所顧忌。而年已冉冉老矣。雖自謂一顧傾城。再顧傾國。徐娘雖老。風韻駁。

存而愛憐之者絕少。獨無腸公子醉心焉。郭索往來。曾不知止。而女性正如薑桂老而益辛。又好嗜醋。怒則潑之。公子爲所箝制。故至死不敢有所舉動也。惟女老蟹之名及橫行之跡。至此益著。於是人皆兇懼。遂無探蟹窟捲蟹簾從之。以持熬把酒者。女不得已入跪於市乞金錢以度日焉。

太史公曰。諺有之。年老成精。言其老練而狡獪也。故老於世故者。輒遠而避之。乃無腸公子之與老蟹。則至死不悟。公子其初涉江湖者乎。亟傳之。非爲老蟹爲類似無腸公子者警也。

諧 檄

●戲擬淮東自治軍討五壩治河

道尹檄

(東園)

有五霸道尹高家偃者。壩以霸名。堰爲偃號。恃強。鱷踞。蓄念鯨吞。廓大地。盤雄圖。括地恃遠。天道罪案滔天。割據上游。亦復假仁假義。照臨下土。敢然作福。作威。旬始養奸。洵湧壯一時之勢。馮夷助虐。漂搖成千里之災。牛鬼蛇神。易改本來面目。蝦兵蟹將。得無別有肺腸。比愈禹之白圭。鄰都爲壑。痛沼吳之文種。神亦名濤。夏夏其難。既倒之狂瀾。莫挽滔滔。皆是突來之禍水。橫流玄黃。占龍戰之凶蒼。赤哀鴻。替之慘問。津無路。朝涉斯脛。欲渡無梁。鳩行滅頂。居下流而誰惡。動輒呼庚。登彼岸而可憐。食將易子。使民若驚。難謀片刻之餐。厥衆惟魚。不入豐年之夢。詎料汝道尹高某。猶復役獺。毆淵禽。銜石要津。納垢平地。生波有口。皆碑將軍。跋扈其心。似水。



部曲恣睢。羽翼已成。不恆驚嘲。鳩笑爪牙。是恃  
 無非獸豕。豕交一片。哭聲沙蟲。夜泣十分。戾氣  
 風鶴晨驚。此何恃也。此何時也。吟域顯分。澤禁  
 鳳禁蠻爭。觸鬪大禍。雞妖深坐。龍宮鯨鯢。同惡  
 端居蛟窟。狼狽為姦。紅粉藏嬌。蓮房露冷。黃金  
 納款。菊徑霜濃。既別派而分支。又此疆而彼界。  
 高尹意以彈丸。壤地恃五壩之建瓴。本司令則  
 襟帶江湖。式兩淮之負版。汝既居高位。當勉雄  
 飛。余雖在下。游甯安。雌伏奈何。偏處遂爾。侵凌  
 城垣之淹沒者。三版田廬之漂散者。萬家白叟  
 黃童。紛填溝壑。綠卿青士。競逐潮流。使君為造  
 世之英雄。廣武辟成名之豎子。汝道尹胡為啓  
 鸞戎首。拔劍同舟。包藏禍心。操戈同室。不但此  
 也。嗾令風伯揚塵。翦斷稻田之利。運動兩師。濟  
 惡析離。草野之居。擾害治安。主張開放。富歲變

為凶歲。坦途迫入畏途。公論難逃。汝誠罪首。逼  
 人太甚。我豈甘心。帝簡神農。孰敢違天。威咫尺  
 官班。后稷。慎母謂雷厲。尋常用耒耜。若戈矛披  
 簞衣。為甲冑。田器較強。軍器籌車。差勝兵車。下  
 哀的美敦書。汝速急流勇退。定宣洩疏通策。我  
 當保障。完全預射潮之鐵弩。三千請從此始。來  
 擣府之金牌。十二去誓不還樓船。飛到將軍。滅  
 么麼。而朝食。舟楫作由。傅相奪關隘。而宵征。席  
 聚米。而為山陣。演圖而背水。戒齋糧。而資敵。拚  
 滅竈。以添兵。撫鄭俠之流亡。皆成勁旅。集淮夷  
 之老弱。即屬義師。道尹幸勿再蠱民心。愚黔首  
 汝試思。一旦開通混沌。不宜鑿毀。究不若萬年  
 閉塞。編氓反得養蒙。今日者。汝之惡貫滿盈。土  
 崩瓦解。我之責權所在。潮捍隄成壘石。設防有  
 備。庶幾無患。捻灰止水。推亡所以。固存靜操。退

守之方動取進攻之勢波同瀾異不容伐異黨  
 同渭濁涇清永使揚清激濁秋毫無犯壺漿其  
 迎我海軍夏屋可依簋食其饗茲水部凡屬高  
 家堰之部落須知所全者重所棄者輕欲求肯  
 穀之安亟矯折莒之末果安瀾之普慶豈潑水  
 之難收應如何上下同流應如何邇遐安堵商  
 無變市農尙服疇去彙卵之危獲藏身之固豈  
 不善歟豈不善歟倘執迷不悟怙惡不悛大而  
 失居流而忘返旌旗所在玉石俱沉法有必行  
 悔亦無及坐味先幾之兆必貽後主之誅檄到  
 如律令

正喻夾寫雅切不浮寓散行於駢麗之中著  
 怒罵於嬉笑之外近來爲諧文而能駢體者  
 不可多得東老爲海內斗山信不虛也

嘉禾錢新甫駿祥拜讀

諸 黃

本局精印珂羅版書畫

侯懋公山水冊頁

明侯懋功最長於山水尺幅中有千里之  
 勢而又高渾雄秀實堪上繼宋元下開後  
 世爲當世罕有之寶茲本局向珍藏家陸  
 叔同先生商借真蹟用珂羅版製成十二  
 冊精裝一冊  
 定價大洋八角

戴本孝山水冊頁

戴先生本孝安徽休甯人別號鷹阿山樵  
 以繪事名海內其山水能以枯筆寫元人  
 法誠屬資乘中所罕見是兵爲太華全景  
 十二幀并自題畫跋十二幀筆法古勁尤  
 極名貴精裝一冊  
 定價大洋一元六角

上海國華書局發行

## 本局非常大廉價啟事

本局慨文化之日下、和出版物之不良、所以發起這回大誓願、悉將從前出版的各種良好書籍、舉行**非常大廉價**。一次、僅照原價取回一折或二三折的成本、務期本局的出版物、能敷達到窮鄉僻隅、人人可以化一角二角的代價、即能手持一卷、朝夕誦讀而後已、凡我各界同仁、幸勿以爲敝局故說誑言、圖銷貨色呢、緣本局此次之取值、還敷不到血本之半、好得存貨豐富、爲了社會文化的關係、略爲犧牲些血本、亦是應該的、偷蒙索取書目、請寄郵票一分、和詳細住址、就可寄上、良好機會、幸勿錯過、區區微忱、還希垂鑒、外埠分銷、不在此例、外埠郵費照碼加一、郵票九五貼水、期限本月廿一爲止、外埠酌展、至遠省分、在除夕前發信者、仍照廉價辦理。

上海四馬路 國華書局 總發行所啟

人進

士且

朱丙篆



# 特 別 優 待 之 通 告

## 古 畫 大 觀 第 四 集 出 版 告 白

本局發行之古畫大觀第一二三集古色古香又精又美早蒙

海內賞鑒家丹青家一律歡迎銷數已達數版茲本局又覓得希世珍品數十件亟製珂

羅名版編爲『古畫大觀第四集』以公同好本集內容仍分四種(一)法書

有東坡老人方孝孺海瑞等(二)山水 有倪雲林王石谷王廉州龔半千羅寬戴明說

沈南蘋顧鶴慶方士庶方方壺張夕庵方環山吳漁山王小某等(三)人物

有新羅山人沈石田沈內蘊趙雍蕭晨王錫嘯黃小松朱影等(四)花卉 有王摩詰懌

南田鄭板橋等諸名家希世傑作洵藝林之祕寶國家之精隨也精裝一冊定價大洋一

元六角特價七折實售一元一角二分外埠郵費每冊一角二分半再本局爲宣揚國粹

起見特將『古畫大觀全集』計四巨冊定一優待辦法如下

凡各界合購古畫大觀一二三四集全部者一律『折收對折』實收大洋『叁元二角』郵

費共收二角惟以『五百部』爲額逾額概售『七折』本外埠均以九月十五日截止良好

機會幸勿錯過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謹啓



雜史

犬史

(非非)

古人謂犬爲義獸。事或載之於史籍。而褒其義行者。夥矣。奈後人未能利其性。而導其靈。養成其爲人力之助。藉供社會之用。爲可惜耳。今歐西風行。蓄犬無論男女老幼。皆喜蓄犬爲務。其效用已由個人。而及於公衆。由公衆而漸及於軍警矣。蓋犬之性能。最富有靈敏性。及記憶力者。故軍警界。遂利用其天賦之性。而加以訓練。使服膺偵探之任。聞成蹟已斐然可觀矣。我國北京。雖設有警犬教練所。而效用尙未大著。卽個人之所蓄者。亦不知犬之性能。恆視爲無足輕重之玩物。若比比皆然。余每讀記犬之作。而忽有所感悟。茲特掇述中外犬聞數則。藉供閱者之消遣。倘能共起而研究之。斯亦廢物利用之道耳。

●護屍犬

清咸豐間。上海盜匪蜂起。居民離散。邑宰袁又村。明守土衛民之義。抱城亡人亡之志。故日夕惟以點兵籌餉爲事。相持者數月。奈因匪衆兵單。卒不能守。城破之日。袁公且戰且退。衛士翼護回署。匪亦追跡闖入。是時眷屬僚僕皆已逃遁。惟一犬看守內室。公乃整御冠裳。望闕而拜。繼乃高坐堂皇。罵賊不已。遂被於難。犬卽蹲伏屍側。晝夜不離。橫屍數日。始有士民醜資購棺爲公殮。棺仍停置堂上。犬亦固守不去。與食不食。見人卽噉。故屍棺得以保全。十餘日後。犬竟絕食而斃於棺下。事平後。公像附祀昭宗祠。座下塑有一犬。蹲坐於旁。同享千秋血食者。卽此義犬云。

## ●誅姦犬

南潯張某。教讀爲業。就館於後村。朝出晚歸。習爲常。館穀所入。僅堪溫飽。娶婦賢而美。終日爲人刺繡。獲酬甚豐。久而居積。聞於人。而張某不知也。當婦來歸時。將其幼蓄之小黑（犬名）偕之來。張某喜其馴。亦善視焉。一日。張因居停囑繕田契。並餉酒食。致遲歸。詎有太湖劇盜偵知。婦有居積。乘張不歸。遂隻身持刀入。將婦縛於庭。而絮塞其口。搜掠所有。纖細靡遺。婦亦無可如何者。正負囊欲行時。忽見婦貌殊美。乃爲解縛。欲淫穢之。婦撐拒。危急間。犬適自外歸。見盜猛撲其身。而噬之。盜未及防。駭而回視。犬又驟嚙其陰。而吐棄於地。盜痛甚。乃舍婦而鬥。犬不稍却。仍跳蹤咆哮。使盜不敢近。又不能遁。婦乃乘間奔告其夫。行半里許。途遇之。急馳歸。而盜因失血過度。已踣地不能行。犬仍狂吠不已。夫婦乃號召隣右。將盜擒獲。立送倅署訊辦。次日。盜因傷潰死。犬

爲奮鬥力竭。故數日後亦斃矣。張念賴犬救護。力獲全婦身。而保家產深德之。遂爲昇葬於祖墓旁隙地。並歲祀焉。

### ●擒盜犬

美商辯勃而君。於同治十三年。設雜貨行於滬。至光緒二十五年回國。經營商業垂二十餘年。獲利頗鉅。夫婦二人年逾五十。膝下猶虛。當其來華時。攜有獵犬一頭。名康而如小。牛夫婦俱鍾愛之。食則陪坐於地。出則偕坐於車。每晚必俟主人睡然後歸宿於指定所。而守夜焉。嗣辯君夫婦因遠客經商。久離祖國。忽動鄉思之念。乃將所有地皮財產。家用器具。悉數付諸拍賣。俾便攜金而行。辯君又念來華營業獲利如許。今乘回國機緣。大可廉貶拍賣。藉惠同人。而誌紀念。於是拍賣商趨之若鶩。立將辯君各項財物。不半日而拍領一空。惟有一犬。標價規元一萬兩。西人某首先願以五千兩承拍。繼又加至七千兩。辯君欲許之。詎該犬似有知覺者。然當西人加價時。犬忽向夫婦二人作戀戀不舍狀。並嚙主婦裙緣。夫人知其戀念故。主乃告西人曰。此犬不願易。主恕不付拍矣。衆視之。皆嘉歎其義。後西人願繳萬兩。夫人亦婉言却之。辯君諸事結束後。卽向匯豐兌換金磅。云可節省匯水數萬兩。詎知風聲所播。宵小生心。舟抵舊金山埠。忽有海盜數人。涎其多金。乘人不備時。突入艙內。綑縛夫婦二人。而劫奪其金。犬見狀。急馳奔大班室。脚嚙大班衣。猛曳向外行。大班知有異。立按警鈴。召集警役人等。隨犬而至。辯君艙斗見衆盜。正負纍纍欲行際。



而警役已至其前。乃將各盜悉數捕獲。並解脫夫婦二人。縛所有財物。毫無損失。事後船主嘉犬智。欲留養於船。商諸辯君夫婦。夫婦俱不允。抵埠後。脫虎脫總統聞其事。立召辯君攜犬至白宮。總統親爲撫摩。褒獎不置云。

### ●救火犬

英國倫敦某富豪之女公子。霜娜姑娘。自幼喜蓄犬。年十歲。已蓄犬十餘頭。終日撥弄。以爲樂。嗣年長。每因紅閨寂寞。苦無伴侶。且性甚恬靜。不喜與諸姊妹游。其父乃爲購自美國某鉅紳家。最著名良種小犬一頭。名「法倫」。償價一萬磅。攜歸與女。女大喜。卽就住屋旁地。特築精美小屋一所。養犬。其中建築費五萬餘磅。父不吝落成。後女亦僦居其中。分任其他各犬司閤役。法倫則隨侍女公子。終日不離寸步。而女公子亦竟日不出小屋矣。詎後不戒於火。小屋忽遭回祿。諸犬因未聞主人令。不致離守。致犬悉遭焚斃。法倫則嚙女衣向外奔。女脫險後。法倫仍馳奔火中。爲女卸搶衣物。凡二次。迨至第三次。忽被巨門倒壓。遂斃。命女公子見犬久不出。欲自往尋。爲父母親友力阻。乃罷。然女公子鬱鬱寡歡者一年。後歸某侯爵爲室。方釋前念。而又蓄犬如故矣。

●譚瀛

(逸梅)

瑞士鄉人敦厚樸素。有上古風。頗女事紡織。男子則刈艸伐木爲薪。植山薯。製乳餅。每日清晨。幼童率羣羊。上愛爾頗山坡。帽上簇淡紅色之玫瑰花。肩復繞以花圈。當羣羊食艸時。幼童憩泉畔。亂石口唱山歌。橫吹短笛。與風吹樹葉聲。小鳥啾啾聲相酬和。天籟人籟。竟融成一片。而莫辨矣。瑞典居歐洲西北。當夏令時。終夜有日光。雲片疊疊。紅黃相間。絢爛如綺縠。意大利維蘇威火山。麓路崎嶇。犖確。爲火山噴時。熔質凝結而成。羅馬古制。凡出征十次者。方可得官職。

英國之冠。古時以海狸皮製之。後海狸皮漸少。不敷所用。始於一千八百十年。以絲製冠。

歐葩往往別有幽致。然吾人詠之詩詞者。尠。茲見胡懺齋有詞數闋。海仙花。Hyodhthus-orient

略似水仙。花具五色。幽香清豔絕倫。洵名芳也。調寄天香云。淺絳迎風。嫣紅展靨。麝塵玉

杵誰擣。碧葉參差。弱枝顛鼻。玉露斷烟。迷曉。黃蜂紫燕。爭看煞。飛瓊嬌小。廿四番風。數遍占盡。一

春芳候。環珮珊珊月下。度花陰。暗香幽窈。一縷斷魂。幾許舊愁。縈繞。凌波步。曼奈遠隔蓬山。夢難

到。望極瀟湘。雲天浩渺。月夜金合歡。Acacio。盛開。調寄聲聲慢云。黃金炫彩。瓔珞垂珠。麝塵浮

動。春宵細葉籠烟。橫斜幾茁。倡條蠻熏。暗沾襟袖。度花陰。新月如鈎。閒佇立。聽響沈。萬籟更漏。迢

迢。人世滄桑。易換儘華年。慘綠輕付春潮。紅豆拋殘。寸心宛轉。紅蕉孤證。夜窗無語。想茂陵病骨

能銷情緒惡。便迷離夢也無聊。

●茶名考

(君才)

柏巖

福州名產(見茶譜)

鶴嶺

洪州名產(空前)

片甲

芽葉相抱如片甲產蜀州(見茶譜)

冰芽

隆冬甲拆

橫文

(茶譜)宜城縣有丁山其冬為朝日所燭號曰湯坡其茶最勝太守荐之京洛人士題曰山陽坡橫文茶

蟬翼

葉嫩薄如蟬翼產蜀州(見茶譜)

雀舌

芽嫩似雀舌產蜀州今市所售青茶之一猶襲此名

烏觜

採嫩芽所造形似烏觜遂得名產蜀州

麥夥

形似麥夥故名蓋取嫩芽所製產蜀州

鳳亭

浙西湖州鳳亭山所產(見茶經)

鳩坑

產陸州名甚著

雨前

較雨前所采者謂之雨前(學林新編)茶之佳者造在社前其次火前其次雨前

社前 春社以前所采名之

火前 采於寒食禁火之前

明前 卽清明節前所采

龍井 產於浙江龍井其名甚著

武夷 產於福建武夷山亦馳名

烏龍 紅茶之一產自武夷宋蔡君謨謂其味過於北苑龍團

龍團 紅茶出北苑鳳團之後所製

鳳團 宋丁謂爲福建轉運使始製鳳團進呈王室（見晝漫錄）

鳳餅 茶之上者（見大觀茶論）

松蘿 產於安徽歙縣（茶疏）云歙之松蘿吳之虎邱其香濃郁並可雁行

虎邱 江蘇吳縣虎邱山所產

石蕊 地衣類植物產於山石灰白古以代茗其產於山東之蒙山者亦謂之蒙頂茶但與四川名山縣之蒙頂異

蒙頂 四川名山縣四十五里有五峯最高者曰上清峯其巔一石大如數間屋有茶七株生石上無縫罅相傳爲甘露大師所手植產生甚少明師貢京師歲僅一錢有奇環石別有數十株曰陪茶則供諸藩府諸司而已（見隴蜀餘聞）

陪茶 詳蒙頂條

君眉 紅茶之一相傳產自君山非也采茶芽之細長似鳳眉者焙之專制時代大抵稱君眉似鳳因以為名云

酒令

●詩花館編唐詩酒籌

- (一) 九重春色醉仙桃
- (二) 龍馬精神海鶴姿
- (三) 金杯有喜輕一點
- (四) 閉戶著書多歲月
- (五) 粉屏蘭帕又重俣
- (六) 無限心中不平事
- (七) 逢人漸覺鄉音異
- (八) 一種鳥憐名字好
- (九) 人生莫遺頭如雪

- 遇壽三杯
- 老健者飲
- 有喜慶者飲
- 富著作者飲
- 叫雙局者飲
- 發牢騷者飲
- 同鄉者飲
- 名字有鳥旁者飲
- 髮白者飲

(亦陶)

舉袂伴羞忍笑時

(十)

局作懣者飲

荆樹有花兄弟樂

(一一)

兄弟各飲一杯

願倚耶肩永相着

(一二)

憑肩者飲

只得徐妃半面粧

(一三)

半面有瑕疵者飲

千首詩經萬戶侯

(一四)

有詩集者飲

諸峯羅列似兒孫

(一五)

子孫多者飲

傅粉何郎不解愁

(一六)

傅粉者飲

記得玉人初病起

(一七)

病初愈者飲

窮波猶認孝廉船

(一八)

曾領鄉薦者飲

願以深心留善政

(一九)

將赴官者飲

閒看人間得意人

(二十)

得意者飲

手把玉皇書一通

(二一)

好道者飲

夢爲蝴蝶也尋花

(二二)

好冶游者飲

如君進士出身稀

(二三)

曾捷南宮者飲

莫教不得意人聽

(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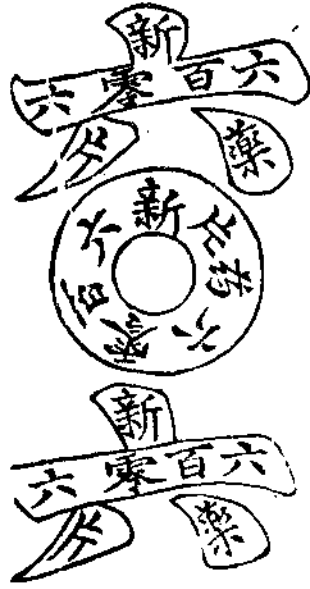
不得意者飲

名醫發明

療治梅毒的第一靈藥

毒輕一瓶包可全愈

每瓶大洋一元五角



上海愛多亞路七〇八號

總發行 伯庸大藥房

分發行 各埠各大藥房

伯庸醫院特設

世界最新發明電氣治病器

專治搽藥無效之一切皮膚病

美人太陽燈

院址上海愛多亞路

大世界西對面

電話中央一六二四

●譚瀛

(逸梅)

瑞士鄉人敦厚樸素。有上古風。頗女事紡織。男子則刈艸伐木爲薪。植山薯。製乳餅。每日清晨。幼童率羣羊。上愛爾頗山坡。帽上簇淡紅色之玫瑰花。肩復繞以花圈。當羣羊食艸時。幼童憩泉畔。亂石口唱山歌。橫吹短笛。與風吹樹葉聲。小鳥啾啾聲。相酬和。天籟人籟。竟融成一片。而莫辨矣。瑞典居歐洲西北。當夏令時。終夜有日光。雲片疊疊。紅黃相間。絢爛如綺縠。意大利維蘇威火山。麓路崎嶇。犖確。爲火山噴時。熔質凝結而成。羅馬古制。凡出征十次者。方可得官職。

英國之冠。古時以海狸皮製之。後海狸皮漸少。不敷所用。始於一千八百十年。以絲製冠。

歐葩往往別有幽致。然吾人詠之詩詞者。尠。茲見胡懺齋有詞數闋。海仙花。Hyodhthus-orient

*is. lili.* 略似水仙。花具五色。幽香清豔絕倫。洵名芳也。調寄天香云。淺絳迎風。嫣紅展靨。麝塵玉

杵誰擣。碧葉參差。弱枝顛鼻。玉露斷烟。迷曉。黃蜂紫燕。爭看煞。飛瓊嬌小。廿四番風。數遍占盡。一春芳候。環珮珊珊。月下度花陰。暗香幽窈。一縷斷魂。幾許舊愁。縈繞。凌波步。曼奈遠隔蓬山。夢難到。望極瀟湘。雲天浩渺。月夜金合歡。 Acacio 盛開。調寄聲聲慢云。黃金炫彩。瓔珞垂珠。麝塵浮動。春宵細葉。籠烟橫斜。幾茁倡。條蠻熏暗。沾襟袖。度花陰。新月如鈎。閒佇立。聽響沈。萬籟更漏。迢迢。遁人世。滄桑易換。儘華年。慘綠輕付。春潮紅豆。拋殘寸心。宛轉紅蕉。孤燈夜窗。無語想。茂陵病骨。



能銷情緒惡。便迷離夢也無聊。

●茶名考

柏巖 福州名產(見茶譜)

鶴嶺 洪州名產(空前)

片甲 芽葉相抱如片甲產蜀州(見茶譜)

冰芽 隆冬甲拆

橫文 (茶譜)宜城縣有丁山其冬為朝日所燭號日湯坡其茶最勝太守荐之京洛人士題曰了山陽坡橫文茶

蟬翼 葉嫩薄如蟬翼產蜀州(見茶譜)

雀舌 芽嫩似雀舌產蜀州今市所售青茶之一猶襲此名

烏觜 採嫩芽所造形似烏觜遂得名產蜀州

麥夥 形似麥夥故名蓋取嫩芽所製產蜀州

鳳亭 浙西湖州鳳亭山所產(見茶經)

鳩坑 產陸州名甚著

雨前 較雨前所采者謂之雨前(學林新編)茶之佳者造在社前其次火前其次雨前

社前 春社以前所采名之

火前 采於寒食禁火之前

明前 卽清明節前所采

龍井 產於浙江龍井其名甚著

武夷 產於福建武夷山亦馳名

烏龍 紅茶之一產自武夷宋蔡君謨謂其味過於北苑龍團

龍團 紅茶出北苑鳳團之後所製

鳳團 宋丁謂爲福建轉運使始製鳳團進呈王室（見晝漫錄）

鳳餅 茶之上者（見大觀茶論）

松蘿 產於安徽歙縣（茶疏）云歙之松蘿吳之虎邱其香濃郁並可雁行

虎邱 江蘇吳縣虎邱山所產

石蕊 地衣類植物產於山石灰白古以代茗其產於山東之蒙山者亦謂之蒙頂茶但與四川名山縣之蒙頂異

蒙頂 四川名山縣四十五里有五峯最高者曰上清峯其巔一石大如數間屋有茶七株生石上無縫罅相傳爲甘露大師所手植產生甚少明師貢京師歲僅一錢有奇環石別有數十株曰陪茶則供諸藩府諸司而已（見隴蜀餘聞）

陪茶 詳蒙頂條

君眉 紅茶之一相傳產自君山非也采茶芽之細長似鳳眉者焙之專制時代大抵稱君眉似鳳因以為名云

酒令

●詩花館編唐詩酒籌

- (一) 九重春色醉仙桃
- (二) 龍馬精神海鶴姿
- (三) 金杯有喜輕一點
- (四) 閉戶著書多歲月
- (五) 粉屏蘭帕又重俣
- (六) 無限心中不平事
- (七) 逢人漸覺鄉音異
- (八) 一種鳥憐名字好
- (九) 人生莫遺頭如雪

- 遇壽三杯
- 老健者飲
- 有喜慶者飲
- 富著作者飲
- 叫雙局者飲
- 發牢騷者飲
- 同鄉者飲
- 名字有鳥旁者飲
- 髮白者飲

(亦陶)

舉袂伴羞忍笑時  
 荆樹有花兄弟樂  
 願倚郎肩永相着  
 只得徐妃半面粧  
 千首詩經萬戶侯  
 諸峯羅列似兒孫  
 傅粉何郎不解愁  
 記得玉人初病起  
 窮波猶認孝廉船  
 願以深心留善政  
 閒看人間得意人  
 手把玉皇書一通  
 夢爲蝴蝶也尋花  
 如君進士出身稀  
 莫教不得意人聽

(十)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十)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局作懣者飲

兄弟各飲一杯

憑肩者飲

半面有瑕疵者飲

有詩集者飲

子孫多者飲

傅粉者飲

病初愈者飲

曾領鄉薦者飲

將赴官者飲

得意者飲

好道者飲

好冶游者飲

曾捷南宮者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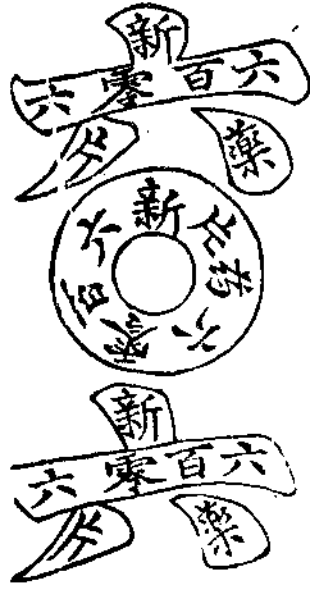
不得意者飲

名醫發明

療治梅毒的第一靈藥

毒輕一瓶包可全愈

每瓶大洋一元五角



上海愛多亞路七〇八號

總發行 伯庸大藥房

分發行 各埠各大藥房

伯庸醫院特設

世界最新發明電氣治病器

專治搽藥無效之一切皮膚病

美人王太陽燈

院址上海愛多亞路

大世界西對面

電話中央一六二四